

水冽松竹如雲先賢之清風遺韻如將挹而見焉豈
惟渴愛安靈永慰邦人之思崇德尚賢足示方來之
勸庭陰也知日月之行巖花也占天地之春一斗大
壘得賢之多尚如此我 國家所以涵養成就用敷
遺四方休者又何如哉常公屬震爲記後故不敢終
辭而竊附其欣幸之意如此公節敏曾孫遺愛方新
功名鼎盛所以增光前文人者未央也尚俟後之人
續書咸淳五年六月五日記

萬山樓記

愛山必山居乎晴嵐暖翠坐卧常對矣然層巒疊嶂

際天無極者或隔於近而反不見也愛山不山居乎
遙岑寸碧極目如畫矣然岩花澗草與時俱芳者或
阻於遠而貌不接也然則二者宜何如而可兼哉桐
川趙君平叔居郡西二十里之琴山山勢周摺如盤
谷一步一形一曲一奇君爲之出其心匠助成天巧
紆餘爲徑參錯爲亭崖石斷而泉溜清松竹茂而煙
雲鬱奇花異卉與山低昂清香翠陰隨地拍塞山居
之樂君旣歛之而猶以爲未愜也又復作危樓百尺
於翠微之上攔檻一成山外之山羣入或飛如龍或
踞如虎或連如城或斷如壁或獨立如天柱平者如

按坳者如鞍齊而長者如屏幃如千兵萬馬倒仗伏
謂如翠浪碧濤排空層起嶙峋萃崱宛轉相因無一
不爲此樓之有而今殿院章公爲大書其扁曰萬山
樓夫然後起居習服在山周覽縱觀亦在山近之既
得其趣味之真遠之復不失其意象之大愛山至此
始兼得其全焉抑君亦何爲愛之不已若是哉夫山
於天地間爲物最宥碩草木之所生禽獸之所蕃實
歲之所興古稱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而國家以
成是仁者所以樂山是因非局於游觀之娛而昧於
造化之仁者所能體認而興起也君於庚子歲首助賢

太守發廩賑飢繼是郡凡有事將利於民君必協助
唯謹恩信洽於閭里聲名動於縉紳而吾之子亦妙
年掇高科此其於仁幾於種而穫矣然則登斯樓也
林壑弥望生意澌澌雲出於山又從而雨澤之得無
當思仁增而益厚者乎必如是然後萬山與吾一心
矣咸淳五年五月日四明山黃震記

山陰縣重建主簿廳記

越爲浙以東最大郡山陰爲越之附城最近邑簿領爲
最卑官郡大則事繁邑近則事先及官卑則事於是乎
委況今之越漢之南陽乎事抑可知矣習菴先生之弟

之子陳君若余債也為簿此邑始頗難之余亦頗意其
弱不勝獨其兄今總餉准西戶部公曰可也是弟足與
為善往踰年士民果安之明年長吏果交薦之又明年
書來則請記官舍之成其說尤有足誦味者說謂簿儻
屋而居已四十年咸淳二年春蜀人迦君應起始訪舊
基營一堂二內前植之門後綴之庖福邑大夫王君宗
洙嘉其能有立助之錢七百緡又助之建廳事三楹煙
蕪久穢之區氣象方駸駸日以闢不幸皆未及落成迦
君以憂去若以藁爾者驟承之凜乎慮垂成之易壞前
人之志不克終而邑大夫之賜孤也攻苦輟休分毫以

葺乃戶乃牖乃塗既葺區區此心不過除風雨以比朝
夕保棟莩以授方來尔豈更夢及增飾哉邑于劉鵬
飛見若屋漸以就而民不知役似有以察其區區者治
材斷石俄葦以來如世俗施浮著氏之為已而闢風相
助者踵至若乃以之釐中唐以免泥濘新吏舍以爾文
書立神祠以妥靈佑而來助者猶未央也又以之作虛
堂聽事之東取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存心愛物之語
補曰存心以朝夕景仰其間丹雘一新花竹交映朝暉
夕霽相與發揮若雖不敏顧之猶欣然有契向非越之
人士風俗之厚其誰與成此愧若之本不足以致此於

人尔余讀之驚且喜曰然則孰謂郡大邑近者之卑官不可爲耶孰謂南陽帝鄉之不可問耶又孰謂世降俗漓人心之不可以且夕感耶然余每觀世之征需於民文移如金華楚紛塵猶或未之應君何以獨能不求而得也豈天下事果存乎其人而已耶豈人心不可強其應惟其不求此所以得耶豈豪舉大言之士未必有實而弱不勝衣者固自月計之有餘耶是則余之始意其弱者正其足與爲善之資戶部公謂其足與爲善者蓋其有得於家庭講習之素而君名堂以存心或者此其得人心之本也敬誦存心之義以相發可乎夫心之說

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專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即造化也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心之德爲仁仁之施爲愛以之親親而親以睦以之仁民而民以化以之愛物而物以育感無不應理有固然如君所得於越之人士亦明效之芽甲矣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外照其所以親親仁民愛物者是既失其本心之良固無足責奈何士大夫習弱見聞之久散動於空虛之大亦將遺落世事而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

物我參商作之不應刑罰滋章所謂老子之弊流爲
申韓者一人之身已蕪備如是而尤人之不一說交馳
幾微一髮近世慈湖先生楊元公教學者專指心
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
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
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
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
故慈湖爲郡教化興行習庵學於慈湖愛人利
物之政至今盪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
以言心者矣而君今日知所存心以得越之人士之

心亦豈無所自來哉故併發之願益懋之以昌君之
家學使後之來者皆知以心感心則越之人士豈特
報施於君者爲然君又豈特得於越之人士爲然咸
淳五年己巳歲五月日記

居易俟命之奧記

士有韋編夜燈吾伊自適視富貴爲儻來物者有征
帽黃埃驅馳不憚謂功名在萬里行者譬之求玉者
登山採珠者入淵所嚮各不同未聞其兼得江西宋
達甫年少氣銳方塊其翼鬣者遊天下一日邂逅余
金陵乃屬余記其居曰居易俟命之奧是結駟之子

貢自稱陋巷之顏淵也其情耶其名耶其倦遊而悔
取佩章之義自矯耶余既辨再三不獲則疏其義以
告曰易者日用常行安於我而本無事者也命者得
喪窮通制於天而不可必者也自昔士君子子第吾
職詩書吾業耕桑墾畝吾養外是庸何知故居易者
君子之事也俟命者非君子之心也自或者徼幸之
念生子思子始不得不爲俟命之說以形之俟之爲
言若曰聽其自然吾豈居是易將以後是命也哉
子思之學傳之孟子觀其發揮槩可互見如曰得之
有命也曰君子不謂命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而經

德非以干祿也然則君子知有居易而已命亦何以
俟爲此居易而後又君子成德之事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在我者沛其有餘在天者斯隨其所遇吾儕小
人學之未講所謂知或知爾則何以哉方其居易之
時正懼無以副天之命且雖其有命尚當審之苟不
以其道而得之寧辭富貴而就貧賤又非可槩曰俟
之而已也余方爲是凜凜遶南其然之否耶咸淳己
巳九月五日慈溪黃齋記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糶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福梁之富甲天下足厚

養吾元元爲異日恢中原基本 列聖相承加惠賜
卹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
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遠介徽巖萬山間猶獨苦
余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
廣 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
預余而時出以仰價不能也非然則餽道由浙江慮
泄外境例有禁雖請余不許也非然則經畫甫成去
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及其惠不獲也淳祐壬
子歲黎君宣昭爲宰嘗節懸用積楮幣五萬計白大
尹通治餽集倉縣西門曰平余闔邑方嘉穎君旣去

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碎記石滅其蹤余本無一
錢存嗚呼力之凋者蓄之裕矣采之過者謁之通矣
行之未幾尼之已至三歲輒易之官累無以勝世世
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時得與都
人士比耶必有視飢由已切切然爲無貧窮思者乃可
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日撥眉民食曰吾民獨泯
畿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 聖朝加惠畿內根本
之心爲心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按之以責
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
君更多其半以乞余大尹不可則轉余之鄰邑陸行

而擔負謀什一利者重立倉貯之春而夏市而鄉計
戶出粟價用復平民雖以為感君猶以為憐曰余之
鄰也孰若徑余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
方以為憂曰觀之黎君又孰知吾今日之事為必可
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
潛公說友曰某不敢以已去志百姓潛公感其言慨
許之通余如君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
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之視飢由
已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余
法非不平余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余余入

何俟於平井田漸壞民不免糴平糴自管夷吾始矣
然為強國計也未必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糴
者我朝也平糴以仁民冀復承平之舊者我朝西渡
也昌化去大咫尺獨若盛夏之有靡草然至黎君而
後能平其糴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牧者人人
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
無或壅而不通恢中原有日矣豈久於東南哉君吳
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熟典刑故其設施關
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
德軍兼管內勸農管田事黃震記

止庵記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初識校文官天台舒君漢章明爽好修之士也屬余作止庵記謂將朝夕助觀省余謝再三不獲則告之曰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退全一己之言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孔門之所謂止兼善天下之義也漢章方以孔門之學發身豈有取於老子者哉亦相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大學自為人君止於仁至與朋友交止於信雖所止之目凡五要不過舉其大以繫其餘實則一事一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

理之流行則亦無非至善之所在皆不容不察也夫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必有所不止也然後能得其所以止一或自止則志念頹惰工夫不續人者一雜天者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夫見其止也漢章試深思而實體之當有不容自止者毋但曰止而已云

紹興府添差通判聽龍山堂記

越自秦望山擁千岩萬壑之秀奔駛莫遏每偃輒發極而融結城雉萬堞中昂昂乎若踞世以其形似名曰龍山龍之首距水水之外再起小圓峰名火珠則

繡衣使使節駐之龍之尾天矯出水上林麓特秀則西園臺池之勝叢之龍之右脇南嚮爲府治而其左則負外臺之聽事亦南嚮挹之且因其稍遠而卻視也又反得盡見其全朝霏暮霧出沒萬變觀者眩轉狀疑飛動至或風起雲湧急雨隨至則變化奮迅勢幾逼軒窗故古人復作堂勝處而扁之曰龍山咸淳六年夏五子易地北來與余侯交龜洗爵其上時侯方葺治一新風景益勝然堂扁則侯已取別駕宜英儒之句改曰宜英矣予問故侯慷慨言曰子獨不聞五乳峯下卧龍石乎晦翁先生爲繪諸葛公像而記之

曰來者尚有以識予之意知晦翁之所以繪諸葛則知吾之所以名宜英子但爲我記之斯意也豈無來者識予奇其言因記之以俟人中龍侯名垓字元暢三衢人丞相忠肅公曾孫子則慈谿黃震東發

紹興府萬柳塘記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間者實超越之新林其地窅以曲長風巨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爲畿內輔藩今又爲帝鄉往來行都者總總無不由此途出其所以關係又豈偏州下

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虐爲甚岸址蕩無存者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土費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莽爲一壑潮汛翕忽土立輒湍去公親臨按視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爲外捍民噪畚鍤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橫亘彌望屹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醴酒相賀曰昔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忠亦

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旣而念不可忘日葺也復請之朝藉新林寨兵屬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昔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橫侵軼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瀆淫皆生聚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已我朝自駐蹕錢塘距水彌切樓臺百萬多疇昔海變桑田之地凡

司爲隄障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只尺實共
此江濤洶湧之險水性匪西即東利害每相關又宜
何如其爲隄障哉頃歲庚子潮齧錢塘輦石而後奏
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爲天道一小變今日
之東齧新林即前日之西齧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
所覃魚龍百恠已帖息必欲爲久安計尚惟後之人
因公之志續公之功輦石如錢塘爾公名良貴東嘉
人時以太府卿直華文閣出守董其役者參議官金
華壘公名柱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縣之有學於教養爲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
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
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本初生而培
其本關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哉朝深察其所以
然故凡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
凡有位於縣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滿如
晦翁之任同安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與起嘗謂今人
而遽不之若乎夫何風俗衰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
日繁乃或視學校爲具文否亦困俗虛而靡暇我
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

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爲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
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褻師道不嚴或猶病
爲縣者奉詔之未處長興號畿內最大邑亦一再更
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熾來始即葺柱堂
增飭爲廳解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
者無不爲之悚動灑泚此正於師道有闕而非徒爲
一己便安計也乃礪石壁間助爲居是官者刊列姓
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
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
讀者爲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

其善教養其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
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
尤不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
之使一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于成
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
來非一日而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 聖朝深究源
本創官設教使弦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
去行都只尺山水秀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
項背相望非學校之力而誰力是可不益於其教養
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

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
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者將於此乎取法咸
淳七年二月望日奉議郎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
謹記

紹興府重修圓通寺記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後世佛氏之祠徧天下古
者水旱禱於山川後世則捨而禱於佛氏之祠夫雲
出於山龍翔於淵歛散翁忽生意勃焉此百穀以之
生萬民以之育造化之最顯顯而人人之所共目故
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其禱之也則宜若佛氏自謂

出造化外其於造化果何關且曰兩曰霖果其職乎
否耶余爲此疑久矣及來紹興府見圓通寺祠觀音
稱禱雨暘應輒如響因嘗思而得其說蓋聞四明大
海中有山曰補陀世稱爲觀音之居凡焚香而往航
海而求者率見紫竹旃檀見淨瓶岩石見真珠瓔珞
往往與世之祠其像者巧相合是大海爲百川之宗
觀音爲大海神異之宗宜雨歟翻溟渤雨下土宜暘
歟捲浮雲歸太虛靈變應禱理勢則然誰謂雨暘非
山川之事而鬼神非造化之迹乎誰謂佛氏之有觀
音爲出造化外又誰謂觀音非有功於民而祠者乎

太師判宗福王嘉其然爲民請於朝得度僧牒一十道再修圓通寺有德之僧曰如聞師者主之於是寺之講堂若齋廬若廊廡若庫厨以至蓮之亭柳之堤一一增新光耀奪目恍若補陀山神現之境移置人間世繼自今越之民水旱必禱者其心愈有繫屬是皆 聖天子加惠 帝鄉之賜而 太師判宗福王申請之力也詎容不書若夫寺之創於吳越王錢氏增大於郡太守清獻趙公諸公貴人第第必葺則各有書記石在咸淳七年二月吉日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記

撫州崇仁縣黃洲橋記

水包絡天地間流行運轉無一息停財而成之則存乎人茫然而際天也或航之浩然而赴擊也或梁之隨其宜而各制其用資其利而不嬰其害茲人之所能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哉撫州之西南萬山峯嶺水如天落袞袞東奏餘百里穿度崇仁南北兩市間每風雨晦冥洪流驟漲輒咫尺如千里隔往往濟以舟而舟所以駕渺茫非所以凌湍急也維楫一失御人已葬魚腹中淳祐八年邑之寓公若人士共議船石梁越十五年至四明史君百之爲宰始汜于成

居無何燬于火邑人嗟痛不自勝咸淳庚午歲建安
趙君若湯以丞攝邑事屬好誼之士陳君純中合眾
力更新之爲費一萬一千緡有奇爲層級以升崇四
十尺爲屋其上四十楹南北爲之門而中爲之祠氣
勢突兀凌轢空碧金朱璀璨浮動溪山不惟貫徹南
北市謳歌雜深晝夜聲相聞湖廣數十郡道此以趨
行京者亦皆繩繩乎載驩聲以東無復需于沙矣邑
人復矜喜不自勝以識有黃洲高文崇仁出相之語
請大魁文公大書其扁曰黃洲橋而屬余爲之記余
謂橋爲濟人設也橋成而宰相出所濟又豈惟此橋

之功而已哉惟邑之人士益自勉咸淳七年九月十
三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節制軍馬黃震記

臨川圖畫記

衡嶽之秀疏而入湖南江西數十郡凡融結而停峙
者往往爲州其再發麻源勃鬱百里或起或伏然後
徐而盤據于臨川之上者是爲撫州獨立物表俯瞰
闡闡見林阜層突煙霧晝日橫陳於几席之下者
是爲撫州之州宅欄檻倚空一目無際見濃綠成堆
愈遠愈奇雖圖畫有不如者是爲州宅登覽之亭亭

不知始何時亦不知其初何名嘉定三年林公出再
建自謂從祕省出守因名瀛洲氣勢恢宏視昔尤勝
然祕省之佳稱施之偏州疑未安而瀛洲又列子寓
言耳烏有所謂瀛洲者哉咸淳七年秋余既葺之新
客請易名臨川圖畫庶於景物為稱余惟自衡嶽疏
瀕而為撫自撫州環擁而為宅自州宅卜取勝而為
此亭蓋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至此獨積之厚而發之
宏造化融液生意洋溢此正宅生千里者所當體認
而興起名瀛洲固非所安名圖畫又何足以盡姑惟
易之以狀髮髯云是歲辛未十月朔承議郎權發書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重建鼓角樓記

鼓聲壯角聲悲悲則感慨壯則激烈所以肅邦侯之
號今而作三軍之忠勇故凡郡治必崇鼓角于麗譙
撫州獨不于麗譙而別為樓于其左之高阜或曰昔
危侯治州宅誠謂水侵鼓角故徙此或曰阜之下有
奇石昔或穴之噫氣如湧名羊角山羊陽也鼓角聲
亦陽也故置此以予觀之他州惟麗譙為高此州則
惟此阜為高乘高申傲聲發天半誠莫此地為宜豈
必如或者之言哉然惟其左鄰郡將莫之登臺顧汗

踐履且就圯咸淳七年冬余始新其陳陋疏以櫛檻
山川城市盡在一目登覽者欣然謹謂此一州之勝
昔湮今顯宜於威崇乎有助余則念根本尚有在爾
夫肅號令作忠勇鼓角也寓之鼓角者政也政平賦
理軍民兼足士飽馬騰歡聲浮藹則鼓角欲亮皆政
之發否而徒恃鼓角為雄有是乎幸今 朝廷清明
根本所在士大夫正宜汲汲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
氣方清之初耳靈囂之逢逢聆梅引之嗚嗚清吾政
本所自出又在此心也哉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
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之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
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
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
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
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
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
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
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倍備逃者愈眾倍者愈苦久
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

而自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
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爲之請於
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
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爲之救弊使法本
於儒先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
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
便也又爲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
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
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
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

不得與廣德社倉狎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
切歸之民 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
更革以其牧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
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甚巨辦於
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
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
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徃徃而然殆不勝述及
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
法然亦聞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
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爲

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荅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及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

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邵武軍建寧縣綏城驛記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綏城驛新成走書屬余爲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願非克去已私者不能爲之爾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爲

心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特施於吾國者爲然雖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成周之有候人有野廬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仁而後世則不可以例論晉以隸人之垣羸諸侯而人譏之及高大諸侯之館則衆附之此其崇飾勢不得不爲漢以乘傳命令於天下唐以館驛使輸貢賦於中都此其程督亦勢不得不爲而又皆以國家之力而爲之雖未必果爲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而後能爲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脈絡相通臂指相使不事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旁午惟在

京置都亭驛置班荆館以待四夷來王之人州縣則一切惟其自置晏然與天下相安此非迫於勢之不得不爲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而縣令受煎熬之極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而况賓旅者此又窘於力之不暇爲也勢非不得不爲力又不暇有爲而猶汲汲爲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己之私以成其仁者能之乎蓋程侯之事是已侯稽舊驛之不存閔至者之無歸而新其驛九十楹計縣帑之垂罄覈浮鹽之有贏一毫不以自利而用以建驛者錢踰萬緡此三代設候人設野廬氏之盛心而我

朝分牧以仁民之心也侯之仁其民於是他可類推而他日贊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可預推矣豈特一驛之新云乎哉余故悅而為之書若夫存將名之舊扁曰縵城驛曰灘城第一東曰必葺西曰欲留又中為告新之亭而名其左為願豐右為所憩且為一堂二內以附其後名見思巨麗葦飛甲於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夢桂字月卿世居建安云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泉記

撫州新建增差教授廳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

教詩書禮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故師必明聖經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轉移風俗上為聖天子躋世太平之助自詞章之學興而士未必知經我神宗是以創經學士猶多以詞章發身而職教者又未必皆經經理考是以創增教增教云者必使一州各備一經師于以上續三代聖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乎哉方是時撫之郡博士業詞章於是增教用經為師必舍選名流則居之其事又豈不甚盛乎哉然事以創見為駭官以後至為客今且十禩無所乎寓

僦屋而居聯蹇編伍師道之尊何有而可以登觀聽
新士習耶上饒程君紹開來謂道必依形而立理必
與勢而行始慨然以創聽事爲己任前太守繆侯嘉
其志首助之余繼至聞其事又助之然坐郡凋愧未
能盡任其責君乃捐俸傾橐日積月累迨垂滿秩事
始獲就高其門閭揭之題扁宏敞明潔過者神竦猶
無不知增教之所由始而況士乎其必肅然仰洒然
異矣然則乘此作新之機可不益求經學之實者乎
夫所貴乎經學以其明義理也今之業經程文而已
耳所貴乎明理以其正躬行也今之言理尚口而已

耳或謂科舉累人弊遂至此余竊以爲不然自昔人
主不能自治其民必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共治自昔
人士亦無以自達於上必吐胸中之抱負始克上達
故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科舉豈累人之
具哉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
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
理人事之則而況大之爲科舉其或行矣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則雖仰天俯地尚不思覆載之恩瞻日顧
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科舉粵自世教不明
經術道微上之試於我者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

治亂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穿鑿自以其浮靡今日
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
施於民者自或流於人欲自或流於貪刻言行相違
窮達異趨國負士乎士負國乎法弊人乎人弊法乎
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離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
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之教人豈必他求亦
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君始薦于鄉即上

先皇帝書萬言 先皇帝為之嗟賞不已其在太學
以行誼稱權奸誤國退不就試今橫經于撫適歲饑
厄無預於政而散財賑民君固身踐其實矣身教者

從吾道何幸余故悅而為之記咸淳七年辛未歲七
月廿六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屯
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江堂賓得齋記

盱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其所居曰得齋已幾
年矣求大參包公安齋為得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
尚求余為記亦足見好學之不厭矣然余何人而敢
僭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
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
或相排軋仁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所得又豈晚

未敢輕贊一辭辭不獲命姑誦所聞蓋聞有得於天者有得諸已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賦豈有外於天者哉仁義禮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而人之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諸已者寡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造又曰以道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深其造既深猶以爲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爲得意者工深力到久乃自得而自以爲得者則理未必然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者誦詩讀書隆師尚友精思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

謂求則將有時而自得矣安有不求而可以言得者乎抑愚又聞之孔子之教人多以孝弟忠信而未嘗言及性與天道孟子生人欲橫流之時始出而言心與性周子生傳註訓詁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源皆發明其所自來使人歸宿於所實用人知此身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者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化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造化雖大而此身實與造化參則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慾不得而昏卑陋不得而溺凡吾孝弟忠信之行自然無玷無缺故凡孟子周子之說無非隨時救弊警醒人心以翊吾

孔子之教非固外立一說而求爲過高也譬之挽水於淵正將歸以濟烹飪之實非曰姑挹其清冷而已也譬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用非曰遙挹其風露而已也今世之士置孝弟忠信於不言而想造化陰陽之莫測躬行講說判爲二途苟如是而自以爲得焉殆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果實得乎否耶仁甫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得於此也必審故誦所聞以求教焉非敢言記

慈溪黃氏日抄卷八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八

記三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本朝尤號人物淵藪德業如晏元

獻文章如王荆公曾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

一門之盛其餘彬彬輩出幾不容偃指嘻果孰爲之

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爲大師友淵源之自

於是爲切士大夫爲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

是不容不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恩來守始

至祇謁先聖仰黌舍之巍如見衿佩之鏘如方爲



之欣然以慰既而考其實士之得食於學歲纔二十有七日爲之師者無所乎寓至僦屋委巷以居師弟子之面日踈而絃誦之聲以希又爲之慨然以思天佑斯文無往不復時則有若呂侯正父以名儒宿望來爲通守首籍其覈吏卒之蠹以全生負之養士既得日遊於學師豈容不日與之講於學亟訪聽廩廩舊地得之學官東北隅去演道堂不遠只尺於日入而講爲尤便蓋前人所以處置之意密矣於是郡博士鄭君初至官即厲其更之新始於十月辛卯成於十二月甲寅數十其楹一旦突兀教養兼備師弟子

得以自親君因請爲記余曰未也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於學矣苟尚惟飲食以爲養師今得日講於學矣苟尚惟文字以爲教視前日亦何能大相過且六經之訓具在諸儒之說愈詳夫人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良由利祿之途旣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旣非維學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不得而奪乎天生萬物何物非天人爲最靈寶與天一字宙吾廣大日月吾精明風雲吾變化飛潛

動植吾仁心流動陰陽代謝吾窮達有定士苟以此而爲心以此心而爲學則亦何卑陋之能溺而實德之不充耶君今棟宇一新幸在此州林巒奇絕處大江橫陳豈無感於天子所謂不合晝夜者萬象呈露豈無得於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宇宙之廣大在此日月之精明在此風雲之變化在此飛潛動植之自適陰陽代謝之無窮無一不充滿勃鬱於此此其氣象果何如自得當何如君其率先哉士其作興哉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脈其益昌天下國家其有賴而撫之爲州其亦永永有光榮哉君名濟字行可金

華人司其役者郡之秀士黃中禮咸淳八年壬申正月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爲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爲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求以濟民爲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厲余爲記且切切然欲爲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

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爲之言曰善
乎平之爲義乎是豈獨可爲君之鄉黨賀正可爲君
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爲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
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
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
人道之平衷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
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
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爲
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
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

悖之凶則其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
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
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爲益乘其
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爲損今君
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善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
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
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爲
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
不足而天下平成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

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飛校記

撫州靈谷山隱真觀記

天開地闢而川流山峙帝與王起而畫野分州各于高山以定祀典在四方則爲嶽在九州則爲鎮在諸侯之國則爲境內名山是爲風氣之聚是爲神明之居是爲興雲吐霧潤澤萬物民生利賴之所從出故聖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漢始以真仙稱實則不外吾聖人者矣若撫州之高山其惟靈谷乎靈谷在萬山絕頂隱真觀又在靈谷山絕頂此觀其又祀典之寓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勸民種麩麥嘗一到

其上道士丘守靜驚喜出迎謂自前太守張于湖後此山猿鶴已百十年間不聞車蓋聲此觀危插半空不堪飄搖摧圮幾盡守靜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適來豈有數耶願爲真仙記之也余謂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爲此州之鎮此觀寓此山之祀猶州之祀典也是宜書青真風露間飛毫縹緲下瞰人寰僅盈一握此絕境也亦宜書世之爲琳宮梵宇者依深山密林享安樂爾此獨人跡不到處使世慮毫髮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難能之事也亦宜牽連得書雖然未也頃余此來嗚呼難哉捫蘿踏磴分

寸躋攀悔而欲返者數矣俄而登峯造極豁如有得
便欲凌風神遊八極士之求道先難而後獲者獨不
類此哉守靜大笑曰敢不勉因請爲記守靜能詩
好修創此觀者在佑實其上世其詳見前記云咸淳
八年八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
提舉黃震記

撫州重建擬峴臺記

宇宙間竒觀其惟山水之會也哉亦惟水之來者遠
而山之截者驟斯爲竒也哉江漢東奏數千里以相
合漢之將合於江而未合尚數百里勢方奔駛漢擊

而峴山巋然厥其衝遂爲宇宙間一竒觀江漢之南
山川磅礴遠自閩嶺其來亦數千里乃有盱水北奏
撫州山城下將數百里以合於江林阜旁簇秀蔚無
際而戒堞亦巋然厥其衝又爲宇宙間一竒觀嘉祐
二年太守裴公因作臺其上名之曰擬峴既竒矣又
得南豐曹公爲之記魏辭勝樂相與發揮模寫形容
妙於圖畫其文流布四方人人爭誦如身遊此臺出
雲氣而臨風雨凡所謂水之浪波洶湧破山拔木山
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與夫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
蛇走荒蹊煙樹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可按記

坐挹愈奇矣然公惟頌詠此州之樂未嘗有羨於峴
山之事也政和元年太守狄公再葺此臺時則有若
溪堂謝公又爲之記始謂叔子之於峴也悼歲月之
易失憤功烈之未成登山臨水慷慨激昂而鄉泚輩
乃進溢美之辭不能贊叔子之決其言憤發抵掌功
名期與天壤相敞夫豈與曾公異旨哉嗚呼是當觀
其世也已夫自混沌既判造化融液鍾之則爲山川
之奇絕孕之則爲人物之瑰異登臨嘯詠天者妙合
其無一非自然而然峴山正不待叔子而後重此臺
亦何待擬峴山而後重典乎非正南北勢分羊陸區

區各私其主此豈盛世事而登山歎息可爲佳話耶
於皇我宋時至仁祖八荒一域所至皆春遊峴
山者自熙然於大江之北遊此臺者自熙然於大江
之西裴公之築曾公之記皆不過取形勢相類而言
初何羨於彼新法紛更紹述桃釁時至政和何如時
也譬之大木枝葉已有害不特本之撥矣謝公以邁
往之才處寂寞之濱旁觀默察豈無先見此記特有
所託而發固不暇言此州之樂亦豈真有羨於峴山
之事哉咸淳七年余承之此州顧此臺特卑陋不稱
其景物屋亦老且壓矣明年乃盡撤而更之高廣皆

視昔加倍欄檻一開萬景皆入有無遠弗屆之象焉
延方是時襄漢適以捷聞豈有開必先此殆有默爲
之兆者歟繼自今盡洗楚氛之惡重遊峴首之勝熙
然一家吾見復如嘉祐時磨崖頌功朝夕泚筆豈特
記此臺之重新而已乎是年九月朔朝奉郎知撫州
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堰合樓記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太極之妙流
行發越於天壤間有此停涵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
則有此人物松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而然森不容

遏迨我 本朝重在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之選
有開必先形爲詩謠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物
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謠曰文昌堰合狀元生曰
龜湖衝破狀元生龜湖在州之南城縣縣今別爲建
昌軍歲在丁未龜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徵廷試
果第一龜湖驗則文昌堰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楊家
聶家兩洲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直適年以來堰
忽驟合應如龜湖豈伊人力也哉時雨特興山川出
雲鴈塔先題斷於斯光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學之
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士氣以

預爲此州曲江宴集之所雖然造化幾年融結國家
幾年涵養祖父師友幾年積累教訓而後得以一介
士膺 聖天子親擢鴻臚首唱繞殿雷歡四方人士
想望風采下至兒童走卒亦無不駢肩累足瞻望咨
嗟金榜一開即指爲當世第一流人物於戲宜必有
以稱此矣王沂公何人哉予何人哉咸淳八年太歲
壬申十月丙戌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趙提幹寶善堂記

始余與趙君元父同官行都嘗屬余作梅溪記余固

嘉其生長富貴而條然有出塵之韻矣越五年余官
江西元父復自行都走書千里屬余記所謂寶善堂
者余又有以占其學之益進爲之敬歎不已不止如
前日所見而已也蓋嚮以梅溪自名猶不過悅於風
月之清今以寶善自名則必能造於義理之粹非篤
信好學日盛月新誰能至此余則謂元父此心實已
發於自名梅溪之初特因此心之發而又加勉焉則
元父之志向尤過人遠矣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
善必有利人性無有不善而夫子猶歎善人吾不得
而見者利奪之耳元父以王孫公子之貴處紛華盛

麗之地凡世俗之所謂寶然其前者何限而獨拳
拳以善爲寶豈非風月論文一塵不入素有以洗去
富貴之習而能爾哉然使終於風月之清而已則拈
花弄藥飲酒賦詩殆亦不過流連光景之樂視沈酣
富貴者雖有等差視潛心義理者尚猶有間也乃今
真見天下之至貴至寶者皆無以加於吾心之善而
寶之殆濂溪周子所謂塵視軒冕於視珠玉超然獨
立物表之意較之東平王爲善最樂又將兢兢保守
焉則元父進學之功爲何如哉詩曰佗人維藩太宗
維翰而釋者以佗爲善蓋國之所能強者以太宗而

大宗所能爲國之強者以有此善元父太宗也以善
爲寶矣豈惟元父之慶實我宋無疆之慶故悅而爲
之記咸淳八年冬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繆存齋朝陽書院記

東嘉繆侯存齋作室爲廬之東室之東爲沼沼之東
爲江每一晨興日光泯漾因名之曰朝陽書院而于
里走佗爲余記之且曰吾將終樂於此爾余謂善乎
侯之爲學乎夫人心與造化而流通充於其始初而
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猶使人之

意也消况日爲太陽之精而朝爲日出之初劃如天
開萬象昭蘇人於斯時以旦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
生大光內發靈臺虛明隱濁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
不期而自興儻能由此念念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
天之間哉侯之用工於此深矣富貴儻來榮華飄風
宜無以易此心之樂者矣然日君象也大昕視朝善
君方將以其明明者照天下精白承休淨除陰障侯
獨忘朝陽之鳴乎旣承命爲記復書此爲勉庶幾以
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朝陽書院之名亦流光無窮也
咸淳八年嘉平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兼江西提舉鄧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
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
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感洽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
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人心
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
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
因或易亭扁曰風雩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
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之地非士

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
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奈何今借用其
名而遂以廢祝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
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爾衆乃謹請復
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
別朔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
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爲仁而
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歎爲仁是又在任宅生之
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
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
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
爲可語者歟余旣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解
又推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
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規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
絡繹非世俗翕翕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
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勗謂省事不如
清心宋瑤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下事繁多
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

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
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
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
亦嘗清心以應之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
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
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
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
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
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朝奉郎知
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新除江西提刑鄞黃震記

建昌軍溢溪橋記

盱江爲閩廣數十州往來要衝而山水峻絕多川
流之阻如龜湖渡則閩廣所道以至盱者也如溢溪
渡則又由盱所道以至行郡者也龜湖舊無梁以舟
爲梁每風水驟至輒飄忽摧敗雖舟且不自保至若
溢溪則併造舟之梁亦無之自昔州縣長吏思所以
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豈數亦有待歟咸淳七年
武學諭涂溪爲負外丞始捐俸爲倡四方臺鄒助者
交至甫逾年遂成龜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爲梁者
舟二十有二候又益之三十有二移置溢溪爲浮梁

夫然後闡廣之道於盱與夫盱之道而之行都者無
一不如履平地古人輔相財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
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特徒扛輿梁哉
舉政事之常者比也然自昔州縣長吏歷千百年未
能舉其一而侯兼備於晷月之間豈果數云哉爲民
一念足以感動雷動響應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易
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推已夫侯本負外
丞濟民於津梁尚如此推此心也以往他日得其位
以道濟斯民其功用又當何如哉石梁已屬省身先
生雷公貳鄉爲記又屬余記淳梁姑述其槩如此侯

名演撫州宜黃人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朝奉郎
知撫州軍州事新除江西提刑鄞黃震記

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爲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
橫出岬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玩越百二十有三
年而余來則梅已爲閣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幹在
余惜之因擇梅之夭矯非閣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
即秀發類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南雄使君適
僑居於撫善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
可記者存其舊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

絕之義偃蹇者名揚天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
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
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大之日
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又迺寒生意幾息一花初白萬
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為造化生生
不息之機國家體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住宅生
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目乎仁壽之堂此梅實
一鑑之存毋但效風流詩酒歎蒼素成淳九年癸
酉歲四月四明山黃震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廳記

道原於天闢於伏羲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集大
成於孔子苟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
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嘗
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
說心學以蕩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
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於佛氏
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乎實而道
益大明其說雖根抵於細極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
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體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
主於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

所謂即心是道絕物而立於獨乘實而流於虛也我
理宗皇帝是以躋之從祀以表章其學天下學士大
夫是以立之書院以誦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爲之
夫豈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創於淳
祐在實江西提舉馮公去疾爲之倡書院之有勅額
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曾公淵子爲之請是年
勅額既頒始荆山長實提舉今殿講李公雷奮爲之
選辟四明黃君翔龍實始禮是選表時爲撫州實始
建之聽事君因屬余爲之記兼謂聽事之始末
不足記而君之所職爲甚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

書晦菴之所以是正理考之所以表章今皇上
之所以賜額建官者使君盡心焉斯道之第第相續
以明端於此乎有賴爾俾多士復流於虛以自異吾
孔子云咸淳九年癸酉歲正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
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謹記

撫州臨川縣立學廳記

國有學州有學縣亦莫不有學朝廷之所以教育多
士者備矣國學有司成博士官州有教授又有增
教縣各朔之主學朝廷之所以作成多士者愈詳
矣然天下之事莫不以久而盛亦莫不以盛而壞

國學自積分出官而士以爭名壞州縣學自職事給
俸而士以爭利壞縣學之歲入能幾自添主學官又
與職事爭利相方入廩已空弟子負終歲無養茲誦
之聲遂絕而縣學爲尤壞士往往以此竊歎余所至
亦往往實見其然及來撫州始見臨川王學鄱陽胡君繼
張獨能絕其所謂利者而惟職之振自有課月有試講明
義理躬行身率遠近莫不聞風而至茲誦之聲琅然嗚呼
爲主學官者不當如是乎朝廷所以勅主學者意不在
是乎余敬而愛之故爲置聽事君命爲記余故爲書
其事使世之爲主學者皆知所效法且明天下無不

弊之法而興之者

人咸淳九年癸酉歲六月言

日朝奉郎知撫州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軍
馬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
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
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感治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
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人心
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
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

因或易亭扁曰風雩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
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之地非士
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
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奈何今借用其
名而遂以廢祝 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
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 君云爾眾乃謹
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
也因別翔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
夫先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
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怨歎為仁是又在住宅

生之寄者求其本感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兼江
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修造總記

開闢至於今日鴻荒化而文明豈一日一人之力而能
爾哉仰經始之艱難慨繼承之不易苟有一日之責宜何
如其盡心矣余來撫州幸承繆侯修城郭一新因續修子
城三門再建鼓角樓自是於學校則再建櫺星門修四齋
修講堂若明廡初擬合樓置兩教授廳山長廳於前院則
再建東廊九間增東北廊十五間堂後過廊三間後堂之
後新軒亦三間於公宇則再建放生亭縣丞廳修尉衙給

材石荆王學廳增和耀倉於軍營則建廂祭軍屋五百三
間馬步軍三千二間修小教場射亭於亭觀則重修
峴臺春草亭修愛梅亭批齋臨川圖書金玉臺凡南湖
亭館於橋道則修崇仁石橋二臨川木橋二十三棚
黃塘渡東西亭修東路欹傾者於水利則修臨川南
湖述破復宜黃假樂破復崇仁永豐陂萬金陂浚縣
市四十年已堙之圳通二陂咽喉凡豪黠侵破者復
其舊其餘工役尚多力凋未能及已叨除司臬姑誌
端緒俟來者繼若夫事會無窮根本當護又有大於
一日必葺者噫嘻念之咸淳九年春朝奉郎知撫州

新除江西提刑黃震記

李氏天理堂記

撫州李君朋作別墅鳳池之上謂其閣曰人閣謂其
堂曰天理堂始余聞而疑焉蓋無有先儒陸象山嘗
言人生堂堂天地間不待他求此人之說所從來也
至於天理之說則象山以為非謂理不專屬於天人
與天一也君今以人名閣而復以天理名堂若幾於
取其一而違其一何耶及君既求上饒徐侯作人閣
記貽書復求余記其堂則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
世亦有人事既盡而天理之感應不可曉如履齋之

天壽如原憲慶封之貧富雖聖賢莫知其所以然
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力盡而後可以責之天
終不可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吾當然之理此則名
堂之意而願有以發之余讀其來書然後知合人與
天理而言皆君自得之說而本非有關於象山之說
也然聞人之所得於天以爲人者理也人事之既盡
而感應之不可必者數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
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責報於
天顏子雖夫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之萬世
有餘榮盜蹠雖壽慶封雖富顛倒於物慾之私在當

時已狗彘不啻如以數言孰得孰失是天下亦無理
外之數故君子之學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
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
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
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
理而數非其所問焉爾而今而後燕居乎天理之堂
而深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咸淳九年
癸酉六月吉日鄭人黃震

金谿何君力學而未遇於世耻沒世而名不稱築室
清源內爲十景以讀書其間曰志堂期隱居以求其
志也曰敬室期以敬爲入德之門而暗室屋漏不欺
也曰玉淵期修身見於世如玉之潤于淵也曰玲瓏
憲期通徹義理曰自在天期不作聰明凡所以寓其
儆戒自立者已無不備乃爲梅邊爲竹外以寓目品
物之生爲黔寮爲達觀以潛心造化一妙又爲清隱
吟所于以寄興於吟風弄月之清士一芝勝扁頭賦
咏既盡偉人鴻筆復總名其外曰清源隱居而囑余
記其詳余聞士之隱顯無異道而行藏安於所遇

故不當必於顯亦不當必於隱世固有無其隙而鑽
非其途而趨炙手權門之無益回首田園之已蕪此
必於顯者之事固君之所不屑也亦有泉石膏肓煙
霞痼疾極意園林以自快然其間於不恤此必於
隱者之事亦豈君之所肯爲也惟夫修其在我聽其
在天譬之蛟龍蟄藏于淵一旦風雷變化潤澤天下
有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君之事而斯隱也乃所以爲
顯凡所以寓其儆戒自立者既得之矣若夫花竹蕭
疎亭院紆餘把酒賦詩聊以自娛此不過夷猶目前
爾今君之所吟乃至二千首豈真甘於隱者哉余故

願君之反其本也咸淳九年癸酉六月鄞人黃震記

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爲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務况邊遽未寧之日乎然城圯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郭之爲急費亦莫城郭之爲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煎熬雖一公守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嚙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釁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

不免圯闕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爲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况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友孫侯自吏部出爲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臘月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已圯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

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
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孟侯助之者四十碩俄而
湖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雁澤
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皆苦浸淫侯又爲之
結洞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
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爲之有
餘裕卅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爲之皆確實書特
其才其志爲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
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爲乾一陰生其下卽爲剝
畫六斷而爲坤一陽生其下卽爲復天下事皆當於

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爲是城也爲趾用磚鑿
其幅令侯之再爲此城也其趾川磚至八其幅侯之
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爲城得爲政法
併書與世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甃石爲學塹餘一百
丈設舟爲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
炳炎 紹興人政成今以侍左召咸淳九年閏六月
吉日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震記

奉真道院記

松陽縣東可三十里有勝境焉前曹山後龜阜左象
湖右卯岡林泉深窈殆不類人間世建炎間有留公

寧者居之樂山水之可人而嫌心迹之未稱也捐其
居爲道寮生子僅一人曰巨濟就令爲道士改道寮
爲奉真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卿者生子亦僅一人
曰嗣興又今爲道士再主所謂奉真道院相望百五
十年異世而相符遠近謹謂此留公寧父子後身也
施財而樂助者紛至租之始以石計者增而至百屋
之始於因舊者飾而大備月榑風榑亦出雲霄言晨
鍾夕磬響振山谷凡所以奉真之具已無不備乃介
鄉貢進士葉君會龍走价數百里屬余爲之把余惟
父子之所親也而舍之困廬人所愛也而捐之凡以

奉真故也留氏世世於奉真也切矣然則可不考其
所謂真者乎蓋古無真之稱至莊列始創真人之名
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始有其人也秦至祖龍加
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邈爲真父要不
過以方術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世未見其
所謂真而相與指天入以爲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
宰總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則可
不思其真之爲義乎真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
者天之道而至誠者謂之如神此真之名所從得而
天神森列通得以真稱也然則奉之者其容有否具

乎一言必信一行必謹一念慮必實上真昭昭對越無媿斯其爲奉真要不出吾之天真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稱山水之清竒可以答遠近之響聲可以綿香火於千萬年而無窮余言皆真山靈川后必有聞吾言而感動者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鄞人黃震記

怡如堂記

余友吳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曰相團樂其間名之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蓋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存無動弗契尚何余言之待哉然余與子雲

友也講明聖訓以相切磋正友朋之責其敢無說告蓋聞怡如之愛原於父母之天而鮮不移於妻妾外人之惑怡之爲言悅樂也人生而勿釋父母並列之膝下均氣同體歡然爲一故善事父母者其色謂之怡愉其聲謂之怡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於兄弟之間則怡怡其如自然而然所謂原於父母之天者也苟其天也孰得而渝自妻子之言日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詡詡笑語遊戲征逐則非天矣一聞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不免有特而渝矣然則可不反觀而痛省之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此言兄弟之天不渝而後妻子之樂愈洽或人者雖密而天者反踈良心一動將覺然而不自安矣柰何以妻子之私言而渝吾之天耶又曰春雉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求歡此言平居相悅似不如交游之親急難相救終不如兄弟之切反覆觀省良心將有不期而自復矣柰何以少年征逐而渝吾之天耶子雲兄弟誠能三復於此詩天者安得而渝而其樂豈可量耶雖然未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此言各盡其在我而無責其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可以不友

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苟能此道矣雖睽必合雖失必還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昔橫渠先生嘗釋斯子之詩以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但知相愛毋相效尤其旨深矣子雲兄弟怡怡之好方都而余友朋切切德德之義不敢不盡且子雲嘗從余讀詩故書以遺之且使世之為兄弟者共聞之感淳九年癸酉臘月節人黃震記

餘姚縣重修學記

咸淳九年冬金華趙侯為餘姚宰修泮宮成明年春走書為表曰教化治道之大原庠序教化之先務故

董仲舒謂守令爲民師帥我朝立法守令亦無不以
學事繫焉學校非守令之責而誰責世降以來爲令
者苦財賦學事往往不暇省朝廷爲別設官以主之
令益得以諉其責學事反益日以壞如吾邑學廩歲
收五百石有奇公厨至不舉煙學官至老且廢吾爲
此懼亟起而身任其事窒齋節費捐俸以倡學官前
序諸生繼捐廩給以助乃新禮殿增之欄楯乃改兩
序以便出入而繪從祀於夾廊使免喧囂若儀門若
講堂若齋廡下至庖漏垣墉壹是咸新先賢祠昔之
散處者今亦創一堂於東序而合之規模顯設氣象

宏大匪惟修舊曰殆且增飭今而後將與二三子曰講
習於斯願子有以發其意震惟邑之以餘姓名以其
爲帝舜舊地也設學校以教人自帝舜命契爲司徒
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
以異於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不越此五
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即古之教也今之不古
若者何也古無利祿之誘今利祿誘之也然利祿何
足以誘我也人之窮達制於天而利祿之有無繫於
命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喪吾惟即父子而父子

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即夫婦即長幼即朋
友而各盡其所當然者予以從容平義理之常而女
行吾平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課試可也
科舉可也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爲教也
雖今猶古也否而真謂利祿可以求而得真謂讀書
可爲鈞致利祿之具疲其神於破碎之學窮其力於
聲病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大倫反
不知實踐而無媿則雖游於斯息於斯弦誦於斯口
談義理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學校之教舜之所以始
爲厲產者豈若是其然也侯今興學於舜之鄉亦惟

以舜命司徒之教人者教人人各以舜之所以教人
者自勉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則旂鸞哀止于魯僖
有光矣侯再書來白是也願因以爲記遂書以遺之
侯名崇齒其政稱是邑人併祠之學必有紀其詳者
云是年三月十日朝奉郎主管華州雲臺觀黃震記

相山會靈四仙祠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余方教荒撫州適歲又旱吏以舊
所禱者告則皆淫祀也余曰有是哉改而禱于社稷
若培內各山大川之神兩幸輒應然猶未洽惟郡之
西南山余望之雲日日興雨常暗其一方僉謂此相

山四仙之靈也旱則則迎以至余用其言雨均千里
明年旱又明年旱禱而雨亦如之每念一履巖巖之
上為吾民謝神休未能也一日住山道士羅英謂
余為四仙祠記余惟四仙之靈昭昭也余在撫三年
實身被其靈應何幸託名以寄謝忱然聞世之稱仙
者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蓋超然於清都紫府鈞天
廣樂之居豈常於此山哉將遺跡因山靈之所呵
護耶否則神靈將無往而不在耶又否則今所謂四
仙者即山川造化之神耶與冒天開地闢而山川跡
列雲興風烈而民物阜生凡皆山川之神之為傳所

謂鬼神者造化之迹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也
相山在撫州其高二十有五里其周三百有八十里
秀矗聳天魏絕四望於境內為最鉅鎮真神明之所
居真造化之所寓今所謂四仙者即造化之神之憑
歟我先皇帝理宗詔封四仙真人有曰爾雖超世絕
俗而未嘗無愛人利物之心嘻其有見於山川之神
之合者矣四仙梅仙福靈仙巴皆漢人鄧仙思瑾葉
仙法善皆唐人其始封以紹定四年之九月其加封
以端平元年之二月凡皆見於前人之述備矣惟四
仙竊意非有外於山川之神靈異竊意非有外於造

化之跡此則余所願言使撫之人士繼自今常一其
心之所嚮者也初祠在山半構輒風雷守祠者恐而
遷之山絕頂晨香之燈登陟亦良苦世猶以其有百
姓秋報之微利動思奪而取之星冠鶴鬣多流常不
得寧處居余觀古者典祠山川世世不易如姜氏之
於四嶽自五帝至三代猶存無他誠積之以則神應
之速也敢併書之以告後之長民者庶幾爲吾民常
主張是謹記

虛白觀記

咸淳十年甲戌歲迺九月甲戌朔奉化縣虛白觀住

山道士吳棟真介禮部正奏名林君心源父屬余記
修繕云觀始於唐葉天師天師曰講度人經有厓眉
藜杖者曰至聽講察之鎮亭山龍王也因告以境內
民渴水盍救諸是夕平地忽清渠開民用均濟至今
號仙師渠此觀所不容不修而棟真所盡心者宜書
余曰審如是固宜書雖然未也若知觀所以名虛白
歟乃袒有言虛室生白此言虛室內融一塵不染固
道家清淨之初說也法術靈驗近昉漢唐與其于靈
異孰若于虛白爲宜書雖然猶未也虛白于心言也
心具衆理貫萬事古之正其心者正將明其理推

以濟人利物若徒虛白自潔世將安仰亦必講經果
可度人得水果可濟眾以虛白爲本以惠利爲用合
二者始宜書林石曰然其書之哉乃歌以書之曰觀
始開元唐末中廢元祐復興紹興善繼景定庚申具
師葆真撤而老屋壹具又新中崇三清旁祠東嶽外
及三門如天化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貲財悉捐細
大必親然所謂道匪徒輪奐虛白昭揭仙渠輸灌亂
曰遠蹤爾禪虛而白兮近則仙師濟而博兮於萬斯
年是即觀之丹牘兮

寶慶院新建觀音殿記

菁林山寶慶院創自開禧丙寅詎今德祐改元巴七
十年中更大參政媿樓公題其額中書厚齋王公記
其事凡所以恢張藻飾之者已極名勝之選他不俟
贅辭矣主僧曇華新造觀音殿成介進士虞君耳父
復請余爲之記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蓋聞佛民以
寂滅爲教凡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與吾父母
妻子君臣上下之倫及吾耕食鑿飲生業作業凡所
藉以資生之具盡欲屏絕之故樹下不敢二宿恐成
恩愛惟行道乞食以畢餘生一般涅槃了無所有此
寂滅之說也後之爲佛者不能盡然仍奉養以慈色

身仍春聚以代骨肉仍頭首網維以效君臣上下仍
田以食仍室以居視世俗殆無以異甚者視世俗反
加侈大徃徃與寂滅之說正相背馳故人或得而議
其後惟觀音之在佛氏號稱大慈大悲水旱必於此
禱疾痛必於此告凡有求而不獲者必於此依歸名
以靈感人年敢議故僧廬梯屋千窻萬宇必得觀音
殿成然後稱大備蓋今佛氏之號召人心莫切於觀
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脩身必以其實其或迹自迹
心自心崇飾自崇飾作為自作爲觀音自觀音而我
自我則觀音於我何有哉是必真不殺真不食真不

嗔真不作諸惡真能大慈大悲如觀音以勸里之人
皆不殺皆不食皆不嗔皆不作諸惡皆能大慈大悲
如觀音則觀音不在觀音而在我不在我而在衆善
人之心壁之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
月幾處應現無非觀音豈必真珠瓔絡像設於淨瓶
巖石之明者爲觀音夫然後水旱禱必應痛甚祝必
瘳凡有求者求必獲是信乎其靈感是信乎足爲佛
氏解後議是信乎可無負今日建觀音殿之初意雖
然亦豈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吾心一念之仁在反
求而廣充之爾德祐啟元年正月十三日

滬浦廟記

古者之制尊天而親地夫惟尊天故惟天子得以祀之夫惟親地故自天子至諸侯至卿大夫之有采邑至民庶之爲閭里者無不得祀之地者生財土者吐萬物民人朝夕之所親見終身之所賴以生活故春祈秋報惟社爲親古者祠以壇則謂之里社今者祠以屋則謂之社廟其爲社一也且豈惟一里之中有社雖一家之中亦有社古祭中雷今祭土地是也是以凡荒蹊野町之中古木樛枝之下雖獨屋葺然香灑冷絕而其制則源於先王本於典禮關於民命大

矣後世淫祠崛起威福恐動凡兒女其識而公侯其躬者往往代之張皇旬之陳請封典朝下儀物夕備廟貌赫奕金碧交輝世俗以此而下視社廟不啻樓臺將相家之於窮鄉處士其勢之相絕亦甚矣然自有識者觀之果孰是孰非耶佛法入中國民俗之所傾信社廟多借重而附入之崇飾張大各極其力之所至理之正雖無外假而勢之弱賴以少支慈溪縣滬浦廟里社也里人徐氏世好善世主張此廟從而增之佛屋因民心之所傾信而順導之棟宇疊飛閭巷輻湊幾與世之所謂寺院埒而淫祠不敢爭衡焉

顧不壯哉而世未有發其義者余友虞君阜父屬余
爲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爲親
且正而主之歟示罔敢知以佛氏爲尊其盛而主之
歟余罔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滋里社之祐民育
物而合之一歟余亦罔敢知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
是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擇焉若徐氏之捐財助建代
不乏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繼
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序

潤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爲雄辯爲揚墨
也濂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辨折無遺爲禪
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
耳果言語文字去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龍溪而演焉
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鉤名利焉三者之趨雖不同
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功後
世者孤矣余友潘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職也學

顧不壯哉而世未有發其義者余友虞君阜父屬余
爲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爲親
且正而主之歟示罔敢知以佛氏爲尊其盛而主之
歟余罔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滋里社之祐民育
物而合之一歟余亦罔敢知徐民主張是必有見於
是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擇焉若徐氏之捐財助建代
不乏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繼
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序

潤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爲雄辯爲揚墨
也濂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轉折無遺爲禪
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
耳果言語文字去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龍溪而演焉
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鉤名利焉三者之趨雖不同
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功後
世者孤矣余友潘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職也學

本朱子時出新意蓋於體認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
身施之人吾徒尚皆勉之故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久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
圖象而孔門切己之實用則弗思焉曾是謂善學者
乎牟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二
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名其
齋既得之矣又俾余爲之說余謂此義曉然何說之
持顧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怠力行亦豈
易能者哉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謂專心於所

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謂自任之勇也夫其
以弘毅爲之本而不以邊豆之類分其志此殆曾子
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徧天下其初
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幹水有脈次第之乘可尋也
人之序烏乎尋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世以名字
爲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傅公唐某
持節鄉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
別無系者自從祖德器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

有子復還其初族或謂其嘗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
名字錯出不復各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
禮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
考乃圖爲譜使名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
余謂此爲倫理之大者敬述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爲民生靈惟醫爲有益故或以儒
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隋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學
伍乎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持
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
矣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爲之祝曰
君善醫人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醫國矣

拙說軒序

濂溪先生作拙賦慨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
壇劉君直儒特撫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說愚謂此
潛藏所以爲發達蛟龍在淵象也一旦雷雨作解如
周子以洗冤澤物爲己任雖僻遠無所憚勞矣直儒
終得述乎哉

表餉管坊雜序

爾雅注蟲魚識者嘗卑之象頌表君子龍取九蟲魚

有得於五常之性者類之為書使人隨物自省用以
防範人心名之曰坊雅嗚呼出乃有若是之類蟲魚
書者耶世之為類書者鮮不以玩物盡人心令乃一
變之為人心計耶化沙礫為南金即稊稗示道妙卓
乎哉表君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為最靈籠
圍天地曲成萬物皆人心之為也反質物以為防戢
人惟其靈思慮易擾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者蓋寡
物惟不靈其性顯一苟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
人之或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之所當因以自省
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虛靈一念內覺萬物皆備於

我矣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節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
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
以齒序指遜故孝弟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
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
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今無得善
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
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剔舊弊而一新之休聲善聞

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
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
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

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導迪天理民彝使各歸於理而已自
後世以簿書期會爲治典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
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爲程文利祿之地雖職教者
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彝如一髮引千鈞之
寄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篤行君子
也出而長紫陽書院合因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

紫陽天子之警發諸生多自剛毅入願君之益荒之
也咸淳五年四月十二日後學黃震

約梅叢妙集序

山陰蔚上人好彈琴賦詩自扁其居曰約梅一時士
大夫多題詠之上人又撫其膾炙人口者爲叢妙集
以求序於余余謂言哉約梅之稱乎一太極之流行
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絕一花初白天地皆春
此生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顧與之何約
乎夫上人佛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上人宜念
念西方與蓮爲約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

知而生生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約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爲之序咸淳庚午立冬日德溪黃震

訓族編序

蕭山邑之不可爲幾年矣番易胡君又作爲之未數月名實已孚於上下豈無以爲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母廬墓三年因以衆生之子第訓飭之久而成編其目凡三由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注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成法讀者竦然或疑其太嚴不知君由朱而後於胡旣不得終其所性之天廬墓而

訓其族又適處號痛固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極不止此正其本心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也則以其修之身者行之家以其行之家者施之政居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佐三山李君吉德參會提請君此編將錄之梓以惠邑之人而囑余言爲序余謂此君以身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亦竊有願言者孔門之教人謹謹然惟以孝弟爲本自利欲之侵蝕天理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化之原皆揭之以正性之所從來使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欲不得

昏以充廣此性之孝第達之天下爲仁爾近世士大夫乃非性命不言甚至疾有子言孝第爲支離嘻亦甚矣乃今以孝第訓人復昉見於胡君豈惟民俗頽之士大夫之風俗其亦將庶矣乎咸淳六年十月望

贈張帥幹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與番易張若鳳首入院虛堂夜永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先於澤物知其有得於是者相好也及其將行也求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旣盡言之矣余又何言然士大夫非平居講求之難而處窮通臨利害之爲難宏於古人乎何遜

若鳳妙年擢高科今垂二十年猶

不以嬰其心而守是益確進是益勇發

送撫州新參太學生序

子入太學何如哉朋四海之英近天子之光相與游泳感發其間蘄異日爲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不甚盛乎哉顧太學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

家有執事有產積而至游天子之學溘養益至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太學也承秦絕學之後晚出無所取正立之學而置之師比西漢之太

尼以匹夫養三千士始設飲食爲養
考德開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太學也謂保
桑梓者舉於鄉游庠序者舉於學而併宿游學爲
進之路此唐之太學也蓋復古道取湖學之法
使士各務實用一毫利祿不以雜之此 本朝
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
此蔡京當國時太學也破舍法之委折以開捷徑
姓名之虛僞以示寬恩此鄭清之當國時太學也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
今而異哉咸淳七年柳州之士入太學者士

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必赧然以古

負 聖天子教養之意焉是年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遭際 先皇帝獲事令

東宮 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

歸老故鄉忽朝攜詩文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

二大老爲序此後集也 續序之余謂序何待

藏一之出題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

昔司馬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
相如依大人等財徒侈上心藏一在 上前

惴小心相如誇耀其鄉至德縣令負參箭驅藏
余州退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又何如哉然相如官貴窮當時聲名昭後世藏一
今日幾類流落不偶者此足彰吾 聖天子盛德
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然自得其亦有見於是
雖然視孟浩然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 先皇帝事 今
寵煒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
其人之賢過相如速矣藏一有子克紹

隱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騷壇世將也塞旗助
樂余何敢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
事也然昔魏閑之繼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
權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隨隱君方以父任祿
仕宮庭間樂何遽號隨隱豈用月正其素習祿仕非
其得已姑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交
子奭承異恩而片言隻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
呂愈久愈珍奭未嘗以其非郊岳之寒落而少之也
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身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
風逸韻必有出於際遇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

暉之比也黃山谷嘗得元暉即何之元暉竟以爲字
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號次暉如何媿余非山谷耳

晦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閑居言學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答問已然
矣乾淳之盛晦庵先生與南軒東萊輩問往復固亦
無不然凡門人事先生於武夷山中者片言隻字上
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勢然也自是裒集類聚積
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理之書不
善學者遂或流而爲空言矣不知古之正心誠意者
正將推之治國乎天下言語文字云乎哉玉汝江公

宰永興時先生方守南康郵筒終繹往往講政必欲
相與救民疾苦而躋之蘇息之域然則江公之所與
往復者在官之書而學之見於用者也其於門人之
與往復者閑居之書講求爲可用之學者也南軒東
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閑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學出
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爲任不以一時之
遇合爲意出仕五十年居官纔五考世不患不見其
明理之書患不見其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歿先生誌
之故嘗深嗟痛惜恨公之學不得盡見於用而凡所
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某咸淳七年

始克類元生與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為巨編知前人之
心補學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
因鄱陽胡繼張以其書來屬余紀其篇首偈為言其
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令潮陽尉韓君閑佳士而未識也任
牢官江汪又獲與茶監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潮
陽尉之親兄一門之秀如此豈無所自來哉一日君
出示所謂障東集寶廼翁載叔甫彙讀千邑決水勢
於巽流一邑利之其為利者害之幾陷虎口而載叔

奮不顧曰吾以利衆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過然自今
觀之韓君兄弟聲名學問如春方達果孰為之本而
能爾哉乃知用心於利衆者天之所報必豐此非可
以且夕觀也天下事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
弟他日持廼翁之心以爭之所利當益多而障東集
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
魚非

所通識者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注蘇黃
其片言隻字偶與古今合率穿鑿傳會若謂古

人必餽釘然後爲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此一經
朱文公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旨意之攸歸至今
讀者如揭日月我朝五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
千古東萊呂公承詔東選爲文鑑浩如滄海未有爲
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始助爲之一用文公楚詞之
法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道之升降亦無不
瞭然於其間遂輔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傳之不
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

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
也王雪山鄭夾祭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際
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
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
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
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
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
之後其用工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
哉余得而讀之三嘆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
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篇而歸之尚俟後會云

咸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載閑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集一書以論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忍寄示余閑道集正余所欲集讀之三太息因附致其區區焉夫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恩乃忍於一切讎絕之而反信邪說之無以爲有豈無人心哉特怵於死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爲無常之說以撼搖之謂天地爲幻化謂父母爲冤債謂凡所生者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爲仇讎而愚者旣信之

莫彼又知其說之繆於理也又肆爲反常之說以掃除之謂善惡爲無二謂修學爲不可謂卽心是佛萬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爲障礙而高虛者反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係民觀瞻者無不助其虐而甚其禍雖講明儒學者亦或陰接於其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開落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爲其所愚豈有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諭於同志

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爲其徒者本皆吾赤子九
其居處衣食無非吾聖人者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
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邪說不得
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黃震序

送道士宋茗舍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璟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會稽羅取四明
天台之勝盡以彈琴吟詩而歸隱所謂茗舍者乎問
天下各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茗舍哉茗謂茗舍實
從璟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竒以直聳其水清
以此其地幽絕閭寂一不惟富貴者足跡所不到凡竒

花異卉可悅富貴人耳目者一不生之惟茗生焉不
待蒔植此扶輿清淑之所鍾蓋天產也而俗又莫之
識往往與凡草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
之尚爲絕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與世之所
修事而品題者多莫復其得如建溪喊春先發撿取
造化其過於甘當何如哉從璟爲之惜故願歸修茗
事以成其清耳子聞而異之夫苦者求道之切甘者
得道之趣也其味悠然以長者樂道之深也於君修
茗事得君修道法君真竒士哉然謹勿破茗之天真
如建溪俗子撿取造化萬一香味落富貴人齒牙即

與奇花異卉悅富貴人者同一俗况子嘗為節江西
官之征茗殊急子切切愛護之不敢行此語又可使
趙贊王涯輩得剽聞哉玉川子於此最得趣乘兩腋
清風之生尚欲問巔崖蒼生之苦江西吾赤子今皆
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
雲臺散吏黃震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
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
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

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子百
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強詞曼曲亦然獨孝
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
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
借之為啓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為躬行之根柢歟嗚
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習亂之所由亞而習讀祖父
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
書若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興行而民用
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
博取諸書之嘗反於孝者予而為孝經解序爰而母

敢略寧淡而無取深雖爲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
爲家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令人皆以養晦之心
爲心而惕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
忘孝世道其庶矣乎咸淳十年九月二十日黃震拜
手謹書

玉笥山道士徐師澹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日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
曰雪溪詩一編曰和菴雪溪其自號和菴其自吟也
披其圖萬山玉削漁樵跡痕冷肩短蓬殆於愁絕一
何其清也閱其編粉澤淨除陳言一掃妙語冷然殆

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清也詩不
併以雪溪名而又以和菴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
降秋蜚夜鳴造化之清之始也澄碧流澌岸雪深尺
造化之清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銷落世慮
冰雪吾心斯可言清之極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能
掩焉者反異於秋蜚之天籟自鳴矣故必有雪溪之
骨襟而後有和菴之聲韻圖之清詩之寄詩之清心
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必有合而題之曰雪溪
先生和菴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聃氏所謂天得一
之清矣咸淳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雪臺散吏黃震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客於台州使君時為客者約然
惟余與留耕薛君安其系及余西上薛君送余兼溪
余臨別贈之言曰舉世滔滔病一貪君攻醫學獨曾
參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只雅談殿上呼盧終
喝六歲寒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歸看青窻
四五男時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
之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紹興捧檄台州慮因薛君
過余愀然言曰兩子能文者蚤世兩子存者不甚
慙吾之心幸已生第五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

六年余持節鄉部薛君復護其第五子過余而言曰
此子今已讀書肄業鄉校吾父得異人丹竈之術此
子亦能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兼溪之請不
其驗於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父號留耕而子
其勉之耕而獲當在子德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慈
溪黃震書年鄞之月湖之涵虛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慈溪黃氏自抄分類卷之九十一

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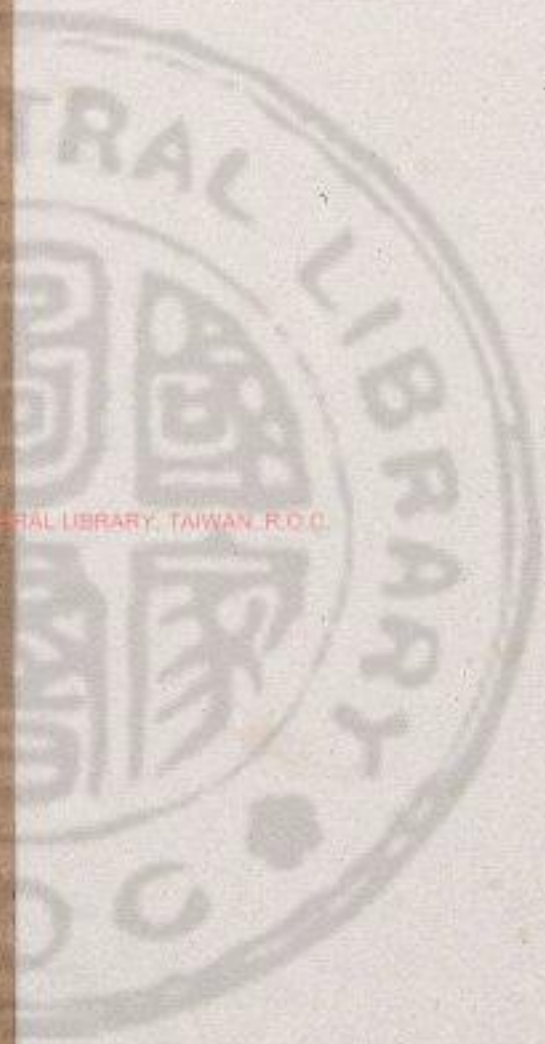
陳少陽諫藁跋

諫藁和錄
以并書

伯夷叩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開范盍
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其戮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
最不可強今觀少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
與孟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
晦庵鄉僧義雲住山時所得余按圖經稱今山林麓之



寺爲下方東坡過廣陵嘗有詩別上方擇老僧仲殊
詠此寺亦稱雲幡擁上方則寺固有上方之名舊矣
然吾時翁書高僧私之乎劉斯立題其路上方有滄
江萬景對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爲然此
扁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曰不然物以罕得爲奇吾
僧室而有時翁書此爲奇余曰然爾僧人而知敬晦
翁書尤奇其千萬年求爲大寶鎮

書劉拙逸詩後

漫塘姪

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爲
心其機一觸森然昏會發於聲音自然而然其名曰

詩後世之爲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
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
苦思旣與造化迫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澆其本根
而詩於是始卑劉直孺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
捧鄉書而況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寥簡短不過數言
蓋不求爲詩而不能不爲詩此其所以爲詩也爲江
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
仇盜亦孫姓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余謂

君樞密威敏公賢子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

張太尉名藏英

國初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奮科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君亦三得男森森三秀直與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亦奇矣然人不天不因天人不成薩漸而培植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跋

約房史君以西州一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淮東

餉幕無敢煩之以事君不以自喜反作丹陽志媿之說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長媿吾友矣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後得已之事也况事久日數雖有林者不得騎學道愛人之士或覆眉提筆於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學不累初心矣幸其可以慰吾親不撫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宿昔期待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槩之以媿可乎否昔孔門高第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幾反其說爲三得夫子韙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爲三幸云

跋黃總幹家傳褒忠錄

余去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
議論英發意氣慨然頗不類內地習軟人物輒自喜
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冉
會蒙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
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往而歎曰此
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黃入楚而黃以國爲姓子
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
也而篤恩意則有不待譜牒而親頌大夫夫生天地
間立身揚名增光前文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

官當守將奔城後獨守節巷戰以死至今名耀青史
氣干斗牛其爲黃氏之榮何如哉乎雖不必盡如鄧
人雖不必盡遇變而義理隨事萬折皆在所當隨所
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
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郢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
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未毫髮許已私竊爲身謀此
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猶死耳節於何有哉吾徒爲
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相逢重閱此編當萬萬無媿
色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眾特其一事庚子歲
中吳大侵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者舜
為之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僅發見於此者吾
知鄭君必謙然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
重重果出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技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人之
意也消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技自謙故或借梅以
為清描摸諒思未必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技亦
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文卿吾黨士之騷者也嗜梅

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為之詞使人披展
注視一唱三歎灑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況文卿曾
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語之一元磅礴不鬱不發窮崖
亘寒踈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
軒豁也其為茂叔之窻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戲言
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戚方乘虜難為寇莊簡李公誓以死
守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
行在所相席久虛御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渺茫之

夢卜公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傅子駿力爭
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大
柄中原吾青樓矣事機一失備安至今非公千古遺
恨夫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
皆志卑氣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
矣孰謂婦人而能之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
篤志教子夫喪服除髮不冠曰兒官母乃冠國梁以
是益感厲力學俄魁鄉書親里謹曰兒且官矣母宜

冠夫人殺不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
輒謹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
請者曰不特兒且官孫亦且官合二為一殆勝已官
者母祖母柰何不冠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已未
國梁果擢上第以歸夫人乃不待請而雍容舒徐冠
以受藍袖之拜若夫人非所謂不極不止者乎三釜
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已及國梁為余言未嘗不涕泣
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
極不止之志而已今而後事君必極其忠治民必極
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死生禍福不問焉國梁

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志國梁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同常母悲之而徒涕泣為國梁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鄭資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尤於鄭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興間秦檜王和議公在蜀與比使於陵焚檜爭奏鳳得之蜀賴以有標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蓋公當和議已成猶必拳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

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卒賤公封州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心始自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祚宋公得大柄決不止以保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跋金壇李提幹先世誥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王以下五世誥寶藏之密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皆士人楷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史部官皆大字書名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以士易吏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複者何

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出其傳而躡世科登顯位
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其
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盛哉

跋雷侍郎廣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流通於春為甚浴沂詠歸嘗露端倪
矣惜未及施之用爾晉人尚虛無齊死生已與造化
之機陽蘭亭之會又於死生者戚戚焉不知仰觀俯
察所得謂何而乃若是唐曲江最重上巳至天子以
其節燕公卿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僖僖者然鴻筆
大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

得與造化參耶大岩雷公去歲持節廣海上巳日嘗
領客之海飲酒賦詩相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適
來京為祭酒侍鶴輿辟雍講中庸首章大聲渾渾
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用之則有虞廷氣象
倘遂見於此乎東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為千載重
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閩風舒君舉中
庸言擇者三章發明其說以為之記始欲其知所擇
以自責於物終欲知其所擇以自異於衆人且再三

嘆息乎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切實父之自擇者至矣矣復何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能言徃徃或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所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議論日工躬行日謙夫乃徒知擇之云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期月守為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為勸蓋擇之者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書所稱惟精者也既擇矣執之守之而弗失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

書所謂惟一者也精矣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夫苟致知之說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終非我有吾忍終身言擇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此豈不真可畏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咏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能自已於既擇之後者收誦於聞翊吾同年寄君之說為實父勉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

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詩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
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焉以感雖未知其所
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
刪後無詩也東嘉張君魁然開爽士也生逢感世方
將決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寫之於詩豈以鬢欲
蒼而身猶未遇乎余謂過之遲速命也吾亦求為可
遇者而已全體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達之天下而準
著聖賢講明炳炳方冊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學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學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

廢佛寺為之壯矣昔靜江柳雷皆撤廢寺為學崇安
縣學亦括五廢寺之田以廩士朱張二先生嘗喜而
特書之方今聖世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
下應用夏變夷斷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洲廬其
居而鄒魯之耶一日宋君秩滿來京按所得縣學記
禮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
然縣學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
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放僻之時始
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
能別是非者殆少禮堂記以明道三代威儀盡在僧

飯為說愚按僧皆緇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嗷
嗷待哺勢不得不斂縮片時以救飢且因以欺俗眼
徐察其情未必如吾儒盤盂衽席之安且無偽程子
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
應與虜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志有得於二記之外
困書其末以誌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
鬱而不能盡者又往往鍾之於物雖蟲魚之微亦精
美殊絕有他地所不能產者此即其證驗人見其非

他地之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說如江之有鱸餘魚
越之有春皇酒鱸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變而非造
化氣類之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宣之琴高臺下
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琴高昇僊時所弃藥滓故
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此其事之有無不必問
而其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
一余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蕭然物外之思塵
鞭尾之未能也一日有寄余以玉塘程君琴溪記誌
之集者知君方斬蒿洗石搜剏唐宋以來諸賢巖壑
之刻挿柳移竹日徜徉其間胸中浩然之存有非可

以渥浹者余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
之所能盡又一大聚之人英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
豈止如今日記詠之所見而已哉撫卷歎動敬書其
跋天台劉養源家藏工駿圖

跋赤壁後賦圖

二駿雖立潤澤閑雅雖有追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
夫子所謂稱其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隸人
之手者也
東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
嶄然畢露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勤之

矣觀此圖者盡於其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袁蒙齋遺訓

蒙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
矣謹勿更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諛適以忘純父之
心非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立武伏闕書

三山林貢士示余開蒙冬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
之秋也其言之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設旬之
民渡重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歷如指諸掌非其平
日志存當世深思力討亦安能一旦發言動中肯綮

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少廢於病瘳之餘也

跋景行錄

琴溪程氏之族之盛之久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衆獨其先廣平府君奮自中微植深培厚友未有爲怒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塘君一旦得其遺事於我篋并哀君從之銘誌遠以寄示余聞本之壯者技業沒觀其齋乎相扶者如此廣平雖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略樓詩

川花柳擁雕欄澗綠浮空四面山便欲移家來此住不將名姓落人間

右莊簡李公登桐川三峰樓詩至今傳四方爲美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哆然獨視爲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墨之妙而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光堯皇帝嘗參大政銓圖恢復雖厄於奸檜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以是彰明顯大於天下凜凜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此其爲世金華雖杖履所經羈愁所寓一草一木猶將預有華英况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殄劇寇賊方

珣文凱回只尺 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輝於斯時
也林浪妙墨約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關而三軍喜
氣之發也雖被之弦歌豈之金匱侈爲我 朝盛事
曠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考是時身當紹
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金虜
變與連年之延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
適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
遽者方公在宣 朝廷過管擇相御史不以人望薦
李伯紀而請求之渺茫之夢下公亟自宣貽書傅子
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詩豈

其有感於終微而發耶震以咸池已巳冬 客終獲
柝與誦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俄有報塵壤間朽
木者視之公親筆詩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計
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神物呵護幾何其不至
供斧新乃取模而重刻之與舊板對揭樓上既又念
舊板得再出已幸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賢
之嘗仕桐川者自范文正公而不新列而祠之郡西
震方爲立石記其事因亦併模詩入石對立祠記之
賓階蓋公先賢之嘗客此邦者也與仕此邦者對質
主亦宜

政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為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
方金虜圍京城不下而以和給我也四方勤王之師
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旣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
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衛南
直入賊區據韋城而徙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
趙野范訥協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也訥
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二聖而北天下尚皆我有
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遂者紛紛無所向公旣尹京
尋兼留守如王善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臬趙海揚

漢王大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
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復東使高麗以滅金已二十
五表疏請回鑾京師兵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
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
伯彥也又不其然攷論至此則二聖本不至北狩
而終不免北狩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
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也嗚呼惜哉自時厥
後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久乎
故我宋中興與否特係公用舍間他尚何言雖然
非公守磁我高宗已先入虜庭雖江南誰與保公

雖身不及用尚能爲我 宋得一岳飛
孔明圖漢鼎於既失忠簡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
及變化之功始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疎
遠之昭烈尚能堂堂出陣公遇我 光堯視一時
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柔
勝序公行事乃皆以祖士稚爲比嗚呼彼亦見其
不得志而死其迹偶同耳

跋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聚族踰十世我 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清
獻趙公記述之方是時特上之人借劉氏以表厲斯

世劉氏固不預知也劉氏子孫善風本無恙而一時
出其編以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文人之美然亦
豈以時異事殊 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促迫
歟先賢之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歟儻其然豈不
重可爲世道惜因借書之庶幾上之六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孫氏藏書訓

李氏藏書訓
李氏藏書訓

孫夫人捐奩具置一監盡自元祐至今逾二百年寶
藏猶新豈惟夫人之賢乎 孫氏爲何如蓋有夫人
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賢人起家豈特置
書使子孫讀凡其積德指心爲子孫憑藉必有稱是

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寶之勿失

敬後鄭五

敬後者以工詩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風俗止稱姓第不于官稱也且敬後鄭五者其自稱之辭非他人輕訕語也其人歷官多治行見於詩語者多憂世唐因欲相之繁自知時已不可為而不嘗為賢於人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第為輕薄語聞其名望而輕之甚至舉以此類訕笑而不考其實豈不誤哉姑為之辯

敬後鄭五作宰相擢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復忍貪權圖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誅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

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士也臨川張清伯自選往不孝之言與歷覽江淮險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爲何如晚歲卓茅嚴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瞻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方氏考訂家禮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攷訂者五家節自尚或平異士固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或盡見之不參校於平時一旦欲用將安取中平湖方氏始會五家手自編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學之士可均哉抑禮有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實此則余之所拳拳而願學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五家指公晰公東萊
慈湖高氏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

行忠簡宗公文爲親題其後夫二公遺墨流落人間
富貴家千金博易僅僅一二尚誇奇寶况孝身盛尺
間而文皆爲盧君家世作者哉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到股事三代未之聞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
常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瘧疾故到
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爲成
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殞不恤也
曾謂到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完
腦以救母其事視到股爲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

旌表之宜哉

跋漢陽衍齋集

本朝由倫魁至宰輔勳銘壽鼎與宋無極者惟呂
文穆与李文定二人翠華南來世臣與俱其治行
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此二人之後數年以來女定
子孫稍稍寂寥余每慮文獻之無所考一日遇其雲
孫提幹提於山陰江之上出示鉅編自文定以來片
言隻字凡散見諸書莫不哀類所以篤念已往垂詔
方來者未嘗不三致其意碩果不食喬木尚存他日
有文獻故家燭燭復起自東南者豈惟東萊先生一

呂氏而已哉因喜而書其後

題白鹿晏洞賓濟美錄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久而不磨者惟元獻公咸淳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一日其間孫出所謂濟美錄取而伏讀之乃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葉及尚書之後太學生嘉定伏闕書力爭和議不可信凜凜生氣與公康定議兵前後一脉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久而不可量不然清苦總俗自詭亮舜其君嘗鼓一世而從之者當時聲馳視公非不尤迥絕也今其後爲

何如松栢根深千歲扶疎榮華飄風過眼而止余於是乎有感尚祈公之後益致勉於公之賢者云

跋晏司法族人舊學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商高宗舊壘堂字親酒宸翰以賜先正丞相元獻晏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堂之側求尚書矩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爲之跋顧晚來何能頌萬分然嘗多謂高宗於甘盤學焉未竟即服勞于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博說之功居多孰若仁宗之於元獻學焉而復禮之四十二年之治光明俊偉卓絕古今是又合甘盤博說

為一人而反過之耶舊學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
芳爾殆未足以盡我朝盛事若夫追蹤前人使舊
者常益新則尚惟後之人

題李縣尉

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蓋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
固名家子也一日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辭詩非余所習
其何敢僭然晦庵亦少攻於詩顧晦庵之所以為晦
庵者不在詩耳姑會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
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不故伊洛始以性
理之說拯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即心

是道與性理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亂於是學於伊洛
者往往反陰為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
救其過高之偏極辨力詆使學者用工平實以合乎
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學者此而已雖生慈湖
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為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者後
覺生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
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
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今李君來書謂余道本慈
湖未知君所得家處之學本於晦庵者果何如而接
取及此豈以慈湖之學出象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

居象山之里姑爲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叔義貸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昔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今行之以官者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借之以豐已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豐之饒氏獨變通其法名曰義貸以一家之力自爲之而無關

於官以一分八厘之息裁酌之而收僅五厘蓋屯人慕其名故其傳愈久而愈弊饒君祖其實故其法愈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饒氏義貸之說者可以善學文公矣

此所跋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即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不設勿忘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所無非所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

江貴益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
說數千言屬余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辭不獲再
三為之玩味亦再王見其字畫則真率議論則高虛
殆自得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何以
塞命始亦采宏齋之說而意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
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
操孟子言操則存非若枉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
不存則失之耳非本無也操存舍亡子孟子正欲人操
而不舍以克放心若曰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

宜任其舍之也何真與孟子之本旨異乎將別有所
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它人之所能曉者乎貴益
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論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垂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
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然世之利爾忘義
者徃徃為子孫計不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
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能以子其子聞有以
貧而祀其後者矣未聞貧而能使其後人世守者也
柰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書鳴鶴方孝子贊後

方孝子割股救母小山曹君有贊大學章君亦屬和
有集何物庸妄大尾其續率反其說主孝經不敢毀
傷一語爲孝子疵吁不敢毀傷聖人爲不孝其親者
戒豈爲孝其親者戒耶古之孝其親者期全以歸之
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臨危有戒
曾子摩手足示無毀傷是也若孝子割心股救母其
類陷刑辟不可替手足者否耶其心果出於孝抑一
朝之忿而忘其孝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髮隔如其
可贖百身不惜此時此意孝子雖九殞甘之況割父

母遺體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母全身倉荒一念它
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知而小人
平居無厭輒簸弄輕薄口訾其不孝果誰爲不孝耶
且使聖人復生爲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
於厚爲孝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忍乎否耶割
股救母爲非孝則成湯之剪爪禱雨爲不仁太宗之
剪鬚和雖爲不義曹文叔妻夏侯之割耳王疑妻李
氏之斷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耶古稱戰
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爲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
重耶割股救母可活之母爲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

父不孝當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濟
矣美事勸之未必效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割股救母
曠母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而些豈之以戒之耶削
髮者幾人文身者幾人繫罔區鞭皮膚者甚至身首異
處而亡者幾人行身陷不義以爲父母辱其爲毀傷
滋大也彼皆不之嘗而獨割股者些豈耶豈孝經隱
奧世莫之聞而彼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
仁與全身者同歸道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
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毀傷疵孝子也且割
股非毀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爲樂工母病割心肝

食之即愈先君子聞狀備言橫束剃刀於梯深處焚
香禱佛袒臂觸之肝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癩
痕若然其毀傷必爲親憂耶毀傷得其所猶不當毀
傷言况實不毀傷耶彼忍於警孝子以欺天下爲善
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之尤者也不毀傷其髮
膚而毀傷其義理真毀傷者也作孝子毀傷辨元
藏器按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瘡瘕自此聞
湖以割取世乃疑古聖人無之而考也

撲齋

史景畢以撲名齋士率其以富貴而能儒素撲必
儒素而後能者幾上君子修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

則去如司馬公輩雖位至宰制何樸如之不然搖尾
弄筆萌心鑽刺雖家蓬華而身韋布太樸之散又矣
景皇王之孫公之子 朝廷待以異等昇陞擢差遣
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樸者蓋指其本而
告之曰沂世文弊闡全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弟
辛少年能文章善筆札皆漓其樸之具也其必一切
反是惟孜孜躬行循是以復公侯之舊亦惟以行道
救世爲心不容一毫安排計較心庶幾樸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易出於河圖故學易者往往爲之圖然於易未必皆
有補邵子畫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
陰長而三圖其外以象天之動始於西北坤極於
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子以推測伏羲畫卦之本
體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尊信於天下
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稜角爲圓以應乎子簡氣變
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庶擢第將歸
別余十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爰象承乘之圖以乾
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
轉一陽爲復二陽爲臨至三陽爲泰則位正東大壯
之四陽夫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而西轉一

陰爲始二陰爲進至三陰爲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
利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爲復生生無
窮伏羲先天之體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
顯辭非余晚學之所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
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天之妙如此哉抑聞
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而問
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未先天圖八卦
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
其分其合果何居耶異日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兌二
陽乾三陽爲圖之左屬陽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

陰爲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三而分屬左右自三而各
重之卽爲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
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
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月可配之弦望
晦朔則自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
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
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
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避就之
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奚難哉其用
心探討思濟斯世爲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

言變常變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
變云耳王塘君將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
而質未能姑遠賂其說以諛之

跋壹溪程君書策葉後

余與壹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爲
義理之學踐履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似巨編來撫
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生從事於翰墨者所
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咸淳
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

以達名齋而來說於余余謂達之義

有二一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爲達人而
已達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齋死生
以爲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趨高明以爲達吾徒
亦求爲致知力行脫凡近趨高明而已然學如顏子
猶未達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
擇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
我而無求於人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不期而達者
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察其辨

跋俞奉使北轍錄

應椿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
慷慨英發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
一一能爲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
覽之不覺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變貳喪之是置中
原於度外弃赤子爲龍地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
心哉

跋葉美叔藟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厖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
乃翁葉君美叔之作丞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
者也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往溫平而暢達其論經

旨多發明其論事皆的確其大要一本於善經而
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往足斷天下事矣然君
終於不遇今君之子又不遇也且考矣聞君先世多
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學校無以爲養前之所積
如此今之所守如此終當有推此以斷天下事者在
益免之而已

跋姜山黃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駢
蚊一篇雖似出戲作而聲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
猶可德感鱗猶可文駢蚊最不靈乃爲血肉一飽不

瘵其身不止其惜以垂世戒亦辭嚴義正矣使先生
得志當世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夫也哉然
慈湖楊先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
傍耳皆雅奏其觸面皆深機諄諄誨人而頑黷莫曉
又若謂為蚊為最靈然宜別有見歟咸淳八年九月

侯子立壽康說

宜黃侯子立去歲求余書壽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
為壽康之說余觀壽而康本魯人頌僖公語而僖公
有壽母焉子立之意不在茲乎然必有為之本者夫
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靜亦安康之意也仁者天

地所以溫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主於心此人之
所以為人故曰仁者人也斯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
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若
夫昌黎詠李愿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事不足為
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之不相於理者固非所問主
於明理而發者亦豈今世之所少特慮文之盛實之
衰爾玉汝先生江公邦直遠究濂洛之學而近師晦
庵先生嘗為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寧求興

以去就爭冤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馬廐置雖
有朝旨不暇恤此濂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
道出寧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
而大學之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
者也其實知此其發越爲交所謂仁義之言其詞如豈
不休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學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臨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力老蒼渾然成章
軒輊彌明苦澁語避三舍矣蓋彌明道士也齊賢非
道士也儒生之寫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觀已酉科奉

後詩令人三嘆雖然安知無築鉞雞籠山起君講後
如君家故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
巖彈壓浮薄氣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手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侯巷戰死
虜難逢室穢焉獨其子將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
生外家趙氏外家携之逃入蜀不與難亦不相聞知
自是展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始聞其事於族之南

落臨川者將仕驚慟追服痛無所寄復又得族之南
落金壇者授之以候舊所予太夫人書及候之父朝
奉公所予完忠簡書見之如見祖父蓋凡世之阡隴
松楸家廟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絕天涯一
不可復得惟此二書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
距今一百四十五年竇此書以寄此痛者歷三世一
念如新候之忠何如哉候之子孫之孝又何如哉夫
何將仕雖該恤典貧終其身不得仕今其孫三領鄉
薦書旣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
呼忠孝者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所與立窮達者一
皇天佑宋忠孝之門其有不與也哉

跋蘇溪題葉

時之無數非士君子之所暇計余行天下足見以之
世書求跋語者往往軸大如牛腰所求必盡當世之
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余蓋他人
文墨之事侈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
余故大息而爲之書且以誌無力援手之媿爾雖然
文所以建理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核條詞藻則其
華實無非自然而然初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
近世以刻楮爲工而知意味者絕少去歲越上始見

同官東嘉宋飲冰及來臨川又始識耘溪危君皆前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驪澹諸孫嘗受業吳荆溪之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待而傳苟有待而得所附矣則入無俟乎他人之誦述張法曹唐小官以昌黎銘聖後世得所附也世豈復有助昌黎為之語故吏部侍郎李公我 孝廟朝名法從其傳也豈有待況得南軒先生誌其墓而又得晦庵先生為之書其為昌黎之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賀州司戶乃出刻

本求余語過矣惟二先主真蹟屬他位子孫藏守今已為有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遺恨有不容不記者然為人子孫追蹤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真蹟之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

之佐字國材

易示吉凶所以占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論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

不襲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書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謙謂不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子鄉各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爲非至今名聲振天下二氏帖帖正理于自解經沒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錄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選之

跋勉齋集

某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衛陽本也後二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衛陽人復

以其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繼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別本證磨滅不存字闔郡咸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爲惡業幾臨汝書堂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借來其家收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衛陽本十卷次得巖溪趙氏所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徽庵程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錄本荅問十卷近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本四十卷九衛陽巖溪雙峯徽庵本皆在焉而又多三之一獨無荅問某因館致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司公事趙君必

趨相與哀類爲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家初刊
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爲竅略巖溪所刊雖略增其板
已燬于火三山所刊分類多未當聞亦頗散失此集
真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勉齋嘗宰臨川倉司旣
祠晦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所作能發
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作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己未虜騎
偷渡興國板已燬于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
叨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因用國子監本參對

整之凡換新板再刊者一百一十二計字五萬六千
一十八因舊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二計字一十一萬
五千七百五十二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
心字反因之而多訛今爲正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
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
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友人將仕郎餘姚高夢璞咸
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儀禮跋

儀禮爲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
而儀禮世反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撫州舊有刊

板某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祐九年
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
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久矣因徧於
寓公尋借得蜀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
計字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
字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幸今再爲全書云咸淳九
年二月

跋張侍御戒顏魯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士也
嘗作麻姑山魯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魯

公罹兇人之禍爲戒且歷舉兇人之自罹於禍者尤
慘予以堅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屈之心詞語
精絕讀之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久不存幾至
湮沒其四世孫孝友携舊刻示余余因爲再刻之祠
中咸淳九年六月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華唐虞以理學爲之根柢也義理之學
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爲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世
道遠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尹先
生巍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最正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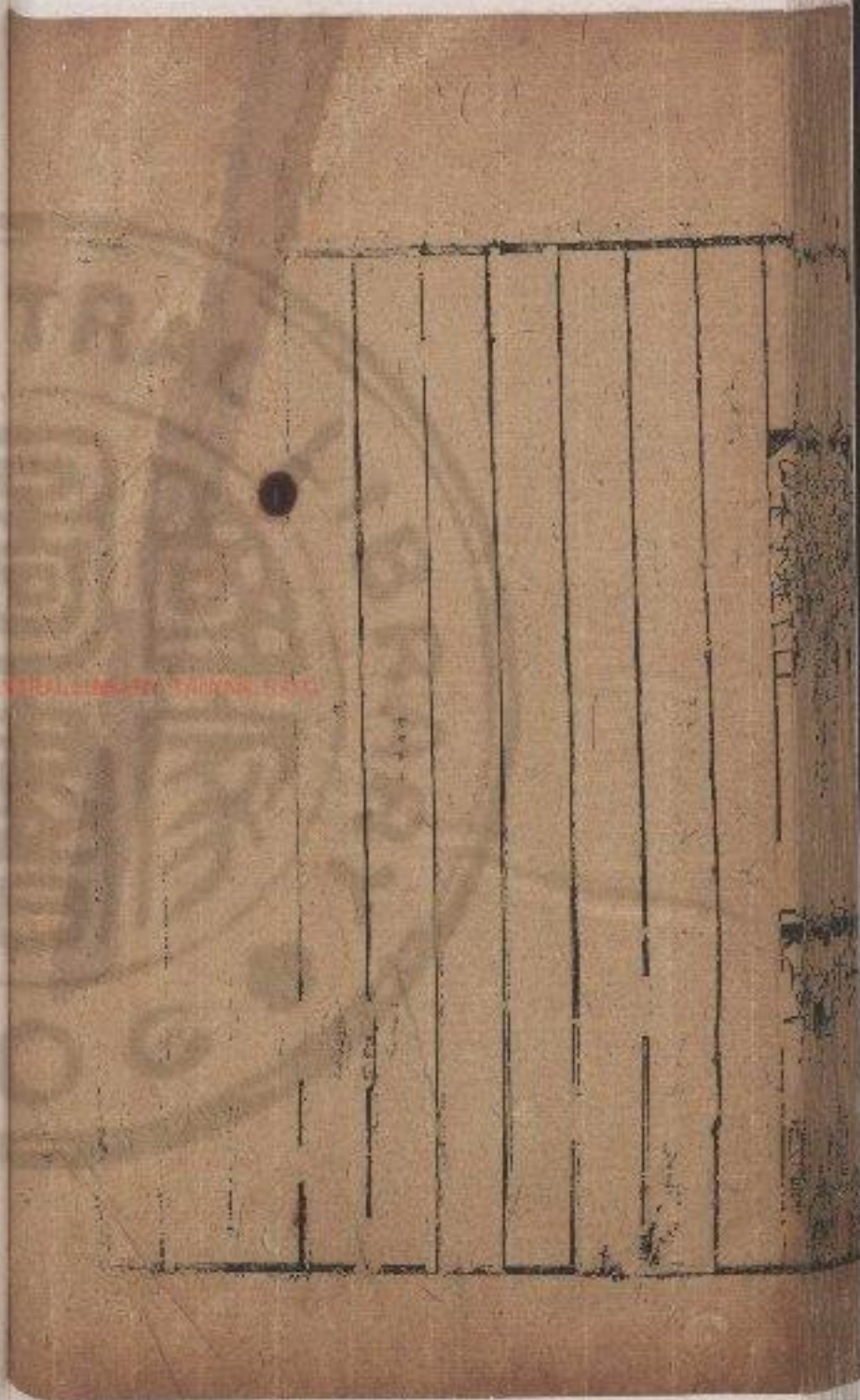
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余仕吳門得拜和靖
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學正游
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學正又和
靖家之碩果矣學正出示家傳因大息而書其後蓋
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
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庵余嘗謂晦
翁稟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
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此說已
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

書侯水監行狀

都水監侯公閔東南六路轉輸之苦引磬石概畿內
膏鹵成淤田四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王供埽之決
浚運河之淺闢大湖立新堤開直河者凡二千餘里
盡瘁勤民至終其身先朝之久任士大夫士大夫之
事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擬拾場屋之緒餘躡取朝廷
之美官其風如何時耶侯名獻字景仁其後人子立
出示其家藏之編因三大息而書其後咸淳癸酉閏
六月



Digitiz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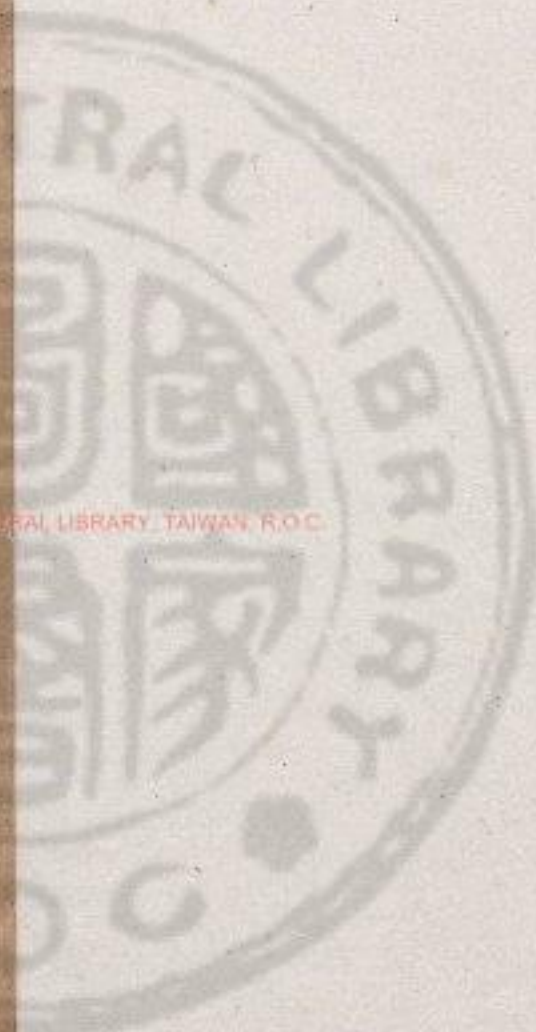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二

啓

台州郡齋求沈寺丞印四書

戊申冬

伏以施藥不如施方曩已叨於一卷醫心猶甚醫
病茲願見於四書然亦聊以自陳豈敢期於必得蓋
聞自唐虞三代之立極至夫子集其大成迨周張二
程之談經得文公更爲精密謂中庸爲造道之奧謂
大學爲入德之門論語皆答問之微言孟子盡義利
之大訓既爲提其綱要又復次其簡編支分節解而
脈絡之相通辭約義精而豪髮之無限乾坤廣大因



曉日愈見其光明海岱高深賴春風更加其秀麗嗚呼盛矣蔑以尚之某賦性下愚得師最晚加以科舉之累豈知道義之方邇年以來榮望既絕收身心而伏讀覺氣味之愈長故備門墻之負遂免江湖之習但惟草本常疑字畫之訛况是蠅書難備頭顱之老在昔涪翁之後嗣受業晦庵之門人來此分符曾爲鉅梓源流甚的製作尤工幸其可以校讎然奈難於摹印茲蓋恭遇某官斯文柱石後進梯航作師師於名邦全任胸中之義理進儒酸於右塾同看架上之文章顧此盛心何嫌明告敬摠懇教仰瀆清崇庶於

天台太守之門獲證考亭先生之學且所求者書耳可知下士之無他儻舉得而寶諸何嘗貧兒之暴富過此以外非所敢云

通浙西常平朱提幹

已未

讀考亭書思親諭家範之訓試吳門射幸獲事子孫之賢他不足言此最可賀某官稟天間氣承道嫡傳蓋自堯舜三代以來惟孔聖稱大成之集迨至伊洛諸儒而後到君家會真是之歸覺天地若爲之重開雖變貊悉爲之歸敬胡爲吾黨友惑異聞高者流於虛無既已牢不可解卑者溺於功利又復陋矣難言

太陽雖赫赫以當空燭火亦時時而自耀賴聖主特
爲之崇獎故斯文尚賴以維持然非親得之見聞其
將孰從而訂正夫子沒而微言絕幸有子思正途關
則羣枉消茲屬執事至若推行先志輔佐明時使九
華夏之民均被仁義之澤是又待皇天之祐宋何敢
以俗語而諛君其粗知嚮方全欠缺若饑寒之迫囊
既奪於科舉遲暮之近今復溷於仕途每顧初心不
勝慚汗幸得近先生書冊之側無異遊武夷山水之
間塵埃楚筆之餘尚當受業雲天咄咄之賜不復贅
言依嚮最深編摩罔既

謝洪發運持稿

庚申春

易節日畿不改照臨之舊飛章夫陛俄驚褒拂之新
何物公微蒙此特達聞朝廷之開薦與本爲孤寒自
有司之限定貪黷成紛奪必欲脫去尋常之累于以
大開衆正之門下以非法之所急而不求上以惟意
之所予而不泛是名墜權以待英賢如具者技極五
窮官卑一尉惟有忠赤可酬上倉人方笑其草茅公
乃濟之桃李夫安甚陋飾以清苦之名更事非長文
以謹細之說凡其廉隅之自守正以分量之素微乃
四海苟取之心誤以期遠大之事良由厚德久懋卑

退之深設遇他人誰復品題之及故於匆匆趨舉之際遂爲汲汲推轂之謀爲寒未以破荒作後來之張本仁哉此舉允也無私茲蓋恭遇某官天地奇人聖賢正學父子兄弟前無景虛諸公道德文章的是明堂一柱凡有可器舉不兼收遂於猥瑣之踪曲賜獎提之造某敢不益堅素守仰答鴻私不負所學即不負所知決無愧怍雖其在遠猶如其在近一聽驅馳

謝孫提刑舉職狀

庚申文

易節星臺疊預依紅之選騰章天陛首叨破白之榮不知何以得斯竊亦自有感者大抵人生之變也

非先達之提擻然區區權勢之干求既無足道彼泛泛江湖之遇合寧保將來雖是素交猶多中變縱平日操修之足恃又自天機會之難逢故上雖采非采葑未必及平生之故舊下徒爲桃爲李何由出知己之門牆有如自昔相親於今益信品題數語流從肺腑之深知祇拜一忱對越乾坤而無愧允爲盛舉宜屬真才如非者技極五窮官卑一尉惟有衷赤可酬上蒼人徒見顰頭鼠目之可憎誰則諒鐵心石腸之有在正切窮途之嘆歲逢洪造之來脫略繁文矜存故我徵召於輶車入境之始弓招於宸綸改鎮之餘

隨逐旌旄出入帷幄考功初載尚遲下下之書
九重已濕班班之墨飾立身之迂爲清勁蓋爲政之
拙以通明開寒末之天荒拓終身之官轍雖有嚮來
之雅若堪今此之恩茲蓋恭遇某官天地奇人聖賢
正學妙齡擢魏第已淨除萎蕪之風壯歲讀古書竟
深造精微之域凡其出處之盛無非講貫之功空臆
危言發於金部登對之日隨機活著施於部曹涉筆
之秋至儉壬辱廟堂而奪之權奉學校排閭闔而釐
其罪此言路通塞之判實皇家否泰之分合朝何爲
萬口皆噤獨賴先生之正色預令一脉之潛回技去

凶邪竟致天驕之屏息澄清畿甸盡令民瘼之重蘇
述其切中事機終當阜安宗社固宜廣東閣秘條之
路況蒙動緜袍惻怛之思遂令么瑣之踪亦玷鈞陶
之造某敢不益加學力推晷息私方當終始相依何
忍自同於流俗要使鄉閭皆曰此真不負於師門激
烈良深編摩曷旣

謝彙總領職狀

庚申冬自平江撥入淮東
總所而付彙狀彙居平江

仕錦繡鄉適際畫行之耀來蹙節地就叨春刻之華
雖夙荷於眷私何巧達於夤會不勝其幸倍以爲榮
蓋人之至難得者知心而事之至易失者交臂英雄

非不磊落或吐曾臆而終身不偶骨肉非不勤渠或
隨官謀而各天一方況生是地未必爲是官則仕其
邦安得羨其逢至若天從人欲事與願諧收置門墻
旣辱品題之舊照臨鄉部又墮褒拂之新允謂良機
宜屬佳士如某者一愚自守五技俱窮人皆鄙之公
獨察此游揚借助使聲聞梁楚之間教誨作成己身
預游夏之列但念初官之擬注正司仁里之警巡雖
使樞機恐難薦舉豈期大造自有殊恩提福筆於都
曹首領科目建餉臺於三道復昇閩陞偶然竊第而
過以秀稱甚欠讀書而誤以文舉事且未嘗任其易

謂不辭難才且不能守其以謂堪應變何物么瑣沐
此揄揚茲蓋恭遇某官直大疏通導謹細密凡其出
藩入從無非憂國愛君天下未嘗無公是非誰能捨
我朝廷倘有大任使必以屬公故當局面之方更其
喜除目之益峻託以諸軍之餽餉寵之本路之皇華
遂令親密之踪又在吹噓之選某敢不念三生之緣
結感不世之遭逢物不吝施於乾坤固難圖報人匪
自同於木石宜若爲情敢媿使天有如皎日

謝程丞相舉職狀

庚申冬

泰階近照陪都行播大鈞之再洪造不遺微物爲圓

小刻之三滌除筮楚之塵埃煥發詩書之光榮慶運
逢之千一叙激烈之萬分蓋古今之官尊莫尊於
相而郡縣之吏卑莫卑於尉曹鷓鴣之仰大鵬
靡及溝澮之宗滄海匯迤何時至若事有希其
偶合如廷祐之遷畿內面承李勣如盧瑄之立堂
下身際黃裳特見賞於片言尚流芳於信史況以
腰弓之下走特蒙夾袋之先收所未前聞允爲盛
事如某者眇眇百僚之底落落寸心之孤饑寒不
以告人自諉窮達死生之有命問學但知窮理不
求詞章記誦以爭名人徒見施言蠟貌之可憎誰
則諒鐵心石腸

之有任敢意世俗之共棄反叨先哲之知由諸
司延譽之公言致大丞相特達之偉舉草不名未
能多識敢謂明經松栢操須待歲寒預云砥節何
物久瑣辱此品題茲蓋恭遇某官氣味梅翁之後
身家學明道之嫡嗣合二儒未及竟之志撫千載
大有爲之機聲色不動於廟堂肝膽具孚於海宇
小人道消而君子長嘗陰移密運於當年夷狄賓
服而中國安收明效大驗於今日天下倚爲更生
之父母聖主信其識治之著龜迺旣所陞之恩乃
起午橋之逸暫駐北門而護治倚開東閣以招賢
遂令絲粟之材早入乾

坤之造某敢不益勤孝學益勵孤忠讀縉衣好賢之
詩感恩已劇 詠繡裳歸公之句寄興尤長

謝王尚書奉著述科

王成各文章典麗科

朱輔捲旆方心乎巖壑之清墨表薦賢尚齒及靡埃
之賤見倦倦不忘之意開源源未已之機第漸末學
之荒踈曷稱殊科之獎拂然聞命矣敢僭言之日月
星辰文乎天風雨晦冥則文之友山川草木文乎地
黃稗瓦礫則文之汗僅知造化之全功即悟文章之
正氣明白洞達是曰大廷之陳謨佶屈聳牙特順方
言而作誥下至班馬之擅漢以及韓柳之鳴唐皆發

越不遺立片辭故流傳可燁於百世嗟哉末俗昧厥
本原妄意古初強為苦澁或擬用古文之怪字或援
引非聖之僻書或痛節助語以爲工或雜釘陳言以
爲巧豈知青天白日萬古常新長江大河千里一瀉
苟非辭達何以文稱故 聖朝嚴著述之科論文草
以典麗爲貴麗則發萬古之光榮實理融明典則續
二帝之彝常淳詞淨躬予以挽回薄俗予以潤色皇
猷使非其人盛在茲選如某者幼已佔畢老方得官
中更歲月之悠長率困科場之淹苦食雞肋無所得
又不忍棄之欲能掌不可兼遂無緣取此迨至時文

凱奏之日已當古學荒落之秋空誤餘生竟成凡子
獨因愚直素厭浮華每執筆以為文率盡言而無忌
因與世俗頗不相侔間遇老成或云可教實則不學
尚何博學之可言甚愧非才寧有敏才之足取云胡
幸命有此過褒蓋遇主官光碩大之資清修雅特之
操持衡旌別衆弊冰消簪筆論思孤忠日皎適開
中興躋太平之會孰不謂安懷憂治世危明主之心
我獨入告偉矣謀明之素炳然議論之丹此真文章
之正宗益信國家之巨擘本諸身而若是施於人而
可知宜此狂愚特蒙題品某敢不因茲善誘勉所不

能更譜平生未見之書用滋義理儻遇天下當言之
事誓竭忠忱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謝余提刑再招入學

風動帝畿方攬澄清之密光生尉掾又新以禮之羅
人方以愚直而踈之公獨起尋常而取此知已恩同
於父母預情聽徹於神明伏念其孤苦餘生辛勤末
學僅有衷赤異酬上蒼念晚年而得一官若何行志
試初吏而近諸老或可郊忠故於臺府鼎立之衝耳
此塵埃最賤之役凡涉閭閻之苦必空曾臆以筆昔
艱難極救之秋雖一一曾蒙倍用今太平燕樂之地

已徃徃而見嫉憎遂退而讀古人之書何俄又下使
天之檄茲蓋恭遇某官傑特應半千之運斂藏歸主
一之功方其築室於場已倦倦三年之久及乎得詔
赴闕猶遲遲半載而行龍潛淵而雲興陽歸根而春
布強自深山密林之下進諸明廷大衆之間朝除主
爵之官夕拜祥刑之使愛咨爰度豈徒彰禮樂之光
華某廉某貪正須動山岳之風采不有苦澁酸辛之
士曷清垢軟汗陋之風遂令匪石之心特與入懷者
齒某敢不雖當重需益奮孤危涉學不問豪強唯知
正理遇事無非補報寧有諛辭

通交代徐尉

漕棘掄材獨記聞君水利齊瓜縮戍行將縮我銅章
諒有宿緣當作佳話某官茗雪問氣湖海奇人才名
二十年特借途於右選禮樂三千字竟策雋於乙科
縱未始扎玉堂亦盡畫諾連幕胡乃廉取肯爲此行
然子真隱吳市門清風如在而姑蘇視漢輔郡茂實
易騰即聽詔溫何待席暖某材慚擣散迹黍糠箭甚
欲救甲里之艱難無柰困臺府之奔走規模未遂歲
月已踰望望前第豈計釋一身之負依依巨庇正期
遺百姓之安勉哉後圖副此虔禱

謝王倉使破白改官狀

華甫

六絲霜潔方新以禮之羅一紙春回又濕薦賢之墨
何其疎 賤辱此獎提蓋古者所用必其所知而前輩
所薦即其所用三代精選舉之法皆命于朝兩漢之
辟任之官類敷于上故士大夫心腹爲一而天下事
脉給貫通自三五之制既興致兩者之權俱廢長或
不識其屬泛然江湖萍梗之逢薦則多奪於私陋矣
門牆桃李之說追我本朝之盛復還古道之隆薦孫
之翰之杜祁公即辟孫之翰之杜祁公舉司馬公之
龐丞相即用司馬公之龐丞相非固偏於所好蓋其

信之也堅始焉爲官擇人之心既暴之天地而無愧
終焉爲國求賢之念自確如金石而不移然管登洛
不世之英宜有特達再三之遇如某者幼而魯鈍晚
偶逢踰濟時行道之心已踳歲月安貧守分之迹如
在山林特於事上之間常軫救民之念庶於羈縻或
免厚顏若凡世俗之求實無毫髮之望但期其日可
見祿不及養之親豈料子今亦有天忽開機之造未
嘗通問而已沫辟剡略可力疾而又騰薦豈行愧拙
方飾以介而通之譽重多疎繆借以敏而毅之褒旣
成殆而又成終不求上而反求下允爲感舉足配前

脩茲蓋恭過其言變探道原才周世用云爲百指無
非天理之流行則但一見民情之微隱來攬澄
清之變者除奔競之風遂令孤特之踪疊積非常之
選某敢不因茲獎借益厲操修一毫儻可及民蓋當
竭力萬事無非有命決不容心窮達以之報稱在是

通包發運

癸亥時爲長刑
分司轉賑倉

擁節陪都總三道轉輸之寄承麻支郡分一倉委積
之司提綱雖曾屬於鄰臺按事則正關於華使請言
本末以慶運蓋國家積貯之權莫尊發運而糧道
流通之要又在轉般東都時救賑嘗分置於泗直兩

漕後京口獨兼控於淮浙壽皇擇地就新板築之
聖上纂圖東屬昔牙之照有重臣以總提於內地有
僚案以分幹於通津脉絡相關呼吸立應源流一致
隔截則林中更倉氏之機官間有吏奸之弄法州伯
挈上下微情之手借施於官籍之損增田釐子大小
租斗之心倒用於有司之出納上意期清於宿弊此
倉方撥於他司然白粳連檣在彼者仍即在此之物
况編衣持斧問獄者若兼問穀之權向使挈要得人
一皆如我公何煩革弊易令紛紛至若今日是必有
大公至正之見則自無此疆爾界之分新漢號何事

自天喜嫌疑之淨洗舊屬官初不易地宜眷愛之如
初慈蓋恭遇其官靈氣純剛爲今大老鴻臚卿後漢
几杖以朝而講經傳自宜從容燕閒孝讓公關節不
行而稱神明尚穎制裁劇務倍更履星夜之宿望俾
梅壚水陸之要德孤鼠一清豈特曩時之威在魏孰
盡德正期今此之令行定推荒在闔之心亟爲數
路蒙福之計其德遠世俗刻志儒宗髮未燥願振翅
無千里累卵之力顏已蒼忽際遇快一生求道之心
昨被僕以兩來值旌麾之東下川魚雲鳥雖甚忻一
見之音社燕秋鴻頗私訝相避之巧敢期幸會終緣

趨承頃辭監焚之官已分山林之隱俄有聞而知者
薦之廟堂於是易以授之俾提廣業感其高誼勉爲
此行瞻言轉給兩淮之初本爲尅復中原之計慨仰
溥熙天子之志曷敢不虔幸登宏齋先生之門願安
承教其爲艱艱莫究云云

謝包發運有結局時改官狀納廟堂忽見予
江城轉粟久依玉節之光台容騰章正藉氷銜之重
何一旦無心之獲慰平生有道之思喜不可言敬以
爲謝竊惟世事無往而不復之理人心有感而遂通
之機方發運使之置司即轉般倉之爲屬歲有尊舉

首償分幹之勞路可旁通更集他司之薦故僚榮朝
馳於鐵甕即姓名夕上於金闕雖朝廷更革之令方
新豈司存春愛之情忘舊賓筵將徹合觴焚尾之益
山勢欲窮全看回龍之脉推論至此甄收已宜况凡
大儒之作興實爲後學之宗仰或夢想千載之上或
神交四海之間安有足躡於門庭反不面承於衣鉢
燥不与火期而火至濕不与水約而水從桃李不言
自有成蹊之理菲葑可采詎因下體而遺理有必然
勢無但已如某者幼而顛直晚偶僥踰得時行道之
心已蹉歲月安貧守分之跡如在山林特於事上之

間常軫救民之念然幾消受寸祿藉以仰酬之養若
九卅俗之吏實無憂虞之望頃聞書之及上嘗有不
覆致夾袋之誤收恩叨非分方淮浙處雄賢之劍聽
朝堂公造命之權一相二三公無限愛知之士諸臺
數十郡幾多可得之官呂希哲未嘗萌求舉之心王
文正亦不識所薦之面自惟何者反獨得之某官國
之著龜學者泰北黃河比笑已驚包孝肅神明晚節
尤香行展韓魏公事業故其精神心術之感不聞毛
髮絲粟之微記某之伏謁崇臺曾寫中心之欣慕念
某之分司儲厚正屬瞻昔之照臨宜露章雖出上相

之播釣而德語默契先生之初意某敢不因遭逢之
特異慶造就之適同望夫子之門猶光範門恩無二
致由尚書之位躋面槐位機有重來

謝公江汪制置應詔薦

繡衣持斧曾備前驅玉壘騰章尚叨末薦見惓惓不
忘之意開源源未已之機激烈一忱飛馳千里甚矣
國家薦舉之弊幾於市井交易之爲聖天子破去尋
常博取公卿而特選士大夫物學染習尚諛親故以
相私然則其將孰從亦曰觀其所王公論必如富彥
國則所進十餘皆顯士高識必若陳古賢前所藎

十俱名臣不遇大賢又成文具如某者僅惟直偶
幸遭逢委任吳門本眇眇百僚之底每爭民瘼輒究
曉累積之言苦不自量幾於撥得遠缺鉞下青雲之
表脫塵埃爲綠水之滄憑藉感靈展布心膂洗冤狂
獄悉休定力之如山賑昵鶴亭曾體仁心之由已極
未屬何力之有况使革易節之餘延因天筆之敷求
遠自江間而剡上孜孜救過而誤指爲蔽區區補拙
而強名曰勤忽朝邸報之喧傳無地措躬而辟易茲
蓋恭遇某官八公問氣一代奇人開口見心萬文虹
霓之直寫吐哺握髮一介蟻虱之不遺必欲羅四海

有用之材相與赴十載難逢之會端倪軒豁天日照
臨况言新詔之鸞飛忍使舊知之虫螿遂令瓊末亦
預蒙鴻恩敢不露香披蒼鏤銘衷赤萬事無非有命
窮通聽之一念但切盡忠報稱在此

除史館檢閱謝廟堂

薦黑橫苑已拜連年之造汗青閱籍俄叨至日之除
曾未瞻赤鷲之光乃先下白屋之士如斯異數可謂
竒逢蓋國史將以示萬世之公則察察所當極一時
之選司馬康之隨元老方拜此官劉道原博極群書
始臨斯列若茲消品盡及凡流如某者貧至無家老

方窮窮其丘其水我遊我釣未能償其遊之恩爾奉
爾禱民膏民脂常恐抱長髮之愧自作尉於臺府鼎
立之郡即究心於朋黨項履之情痛安強因并斗之
粗因饑餓付茶毗之炬亟為窮補使數十年之陷罪
平夷自此位將任二三載之風波播湯湯備諸司之
屬率依三代之平恤憫獨尊極高明法當如此論是
非不論利害公立知他况皆斷分之尋常何有重動
之尺寸詎意公車之交辟致蒙合表之誤知班之選
禮之司進之近天之地不由地接徑入鴻鈞奏積重
來點畫晴而雨既除昔御至蛻凡骨以將輕初無為

文之三長俾預作經之一職云胡幸會有此僥踰茲
恭遇其官德大能容功高不伐再安八極光趙韓
萬年永賴之殊勳並佑兩宮鍾文潞公五日一朝
之故事方且以回乾轉坤之手舒吟風弄月之懷談
笑而清襄漢之塵文新金績廊廟而兼山林之樂真
得半閑是宜大度包荒群材翕受弓旌四出尚安招
岩死之遺搜泐兼搜亦猥及塵埃之賤遂令庸陋
被靈光其敢不仰佩滋恩益堅素守幸熊與魚之兼
得翔蛇作龍之不羞庫書雁官言官昔體大造醜和
之妙筆則筆削則削全師重臣最要之公

哲天報德

賀葉丞相丁卯

恭審漢魏宸庭晉儀揆路位加特進開端周漢之三
公權秉洪福總職東西之二柄華夷俱尊宗社具依
恭惟其官望重倫魁才高王佐嘗共山河社稷之寄
中外晏然乃尋園林舞政之精心冰清甚已無餘念
若將終身適際聖主之龍飛正當大人之虎變風雲
慶會周宣大老之來歸雲雨渴思九望我公之入相
帝乃因民之欲親札以催虛席而待者半年遣使而
趣者數輩紛其念至喧填山谷之間見所未曾驚嘆

兒童之口於是追斯可見時然後行出處一心雖未
功名教之樂少危反掌已預深天下之憂然事未有
歸固可聽其自附信其自去若權既我屬惟當指其
所爲行其所知况材鍾千載之英而位冠百億之表
天實爲此誰能已之必欲全天下後世之名惟在辨
君子小人之實所云作相之非易正坐知人之甚難
朕有前聞可備觀道學能使人重而不能使人愛
功利能使人愛而不能使人忘面色嚴冷語言苦澁
者勢不期踈而自踈舉止輕便議論尖新者分不期密
而自密巧於鑽刺者雖佞反昵於情願之漸親安於寂

寥者雖賢反遠於念慮之不及或奪於權勢之赫奕
或悅於詩文之浮華能言者未必能行而能行者未
必能言所養者多非所用而所用者多非所養凡皆
人才之累易爲相業之虧仰惟儒宗夙主善類虛明
天然固宜萬萬其無差情僞雲紛安得人人而盡識
茲當大任愈宜小心其舊章殊恩新逢盛事所憂過
所喜此天可知以頌不以規則吾豈敢惟有甄別群才
之說冀裨陶成萬世之功錫布鼓而過雷門雖知犯
分滴清流而助滄海殆不勝情罔不在初孰此爲急

謝黃提舉隆陟已巳廣德傳

石室東僉曾侍江青之筆屢臺薦士首叨刻翠之章
一朝來自於郵筒自陪光生於泥軌何斯幸會有此
音逢伏念其貧至無家老方稿第其在某水我游我
釣未能償甘藷之恩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惟恐負索
餐之愧但念服勞州縣庶幾消受斗外勿蒙宸陛之
誤恩俾綴史筵之末屬學殖荒落每懷非據之慙聲
利侵尋易失平生之守亟合奉身而退遂乞親民以
行載念荒壘之治中無出桐川之負外擇而取此雖
云窮陋之郡承優以思之亦免煎熬之邑債覺使私
之已甚將及物之幾何幸而職守之間皆爲照臨之

事津梁之孰修孰壞託故老以旁詢杜原之或存或
亡賴同寅而甬尊盡心三月未覩成功昂首曰天誓
期後效自謂我心之匪石方虞衆口之鑠金有如
取文子之同升法曰虞廷之明陟此聖朝所以選京
秩之彥惟監司得以舉屬部之賢列城之英俊如林
一代之龍門似海取期塵迹反厚露駭氣本偏頗乃
曰直而方德愧不修乃曰清而粹何能遠大直云進
未可量如許榆揚可謂愛忘其醜茲蓋恭鴻某官稟
大閱氣爲世奇人太學舉幡已驗烏臺之風采清朝
累疏更占黃閣之經綸欲其廣忠集益之規試此激

濁揚清之寄欲厲部內之新進必先館中之舊知豈
謂秦無姑以隗始其敢不即薦積語作座右銘明月
清風洗半刺史浮華之習皇天后土知老門生堅苦
之心誓效驅馳以圖報稱

改添差通判紹興府蘭湖堂 庚午

佐郡踰年茂報如天之造社門幾日遽叨易德之恩
方大約一轉之間即小物辭生之假填膺銘感拜手
纒陳伏念其學不通今志徒慕古六旬耄耋分宜歸
老於山林百指嗷嗷新赤服勞於州縣乃因幸會獲
際明時後從塵埃瘴癘之中冥夜館閣後游之後金

國通籍望正雨露之仁玉陛輪班力免雷霆之怒必
俞畀悃踰與藝老德厚乾坤人非木石陳力就列正
圖報效之方同寅叶恭寧有背違之理實緣頭方命
薄志廣材踈第獲于上而遽欲革風俗之迷所行雖
公而動輒匪吏胥之便郡有淫祀名曰方山連三數
郡凡江湖出沒之徒率千百人結鎗刀嘯呼之社閔
係非小禁防宜先妄意遏之謗言 此上孤鴻造方
逃空谷以省愆倏拜龍光俾改名藩而參貳是為兩
朝虹霓之地且亦三台交繡之鄉短棹孤舟望家山
而益近千岩萬壑分風月以最清面目依然精神逾

好茲蓋未遇其官功高莫比德大能容三十年持將
相之權繞過浮雲之一點億萬載同宗社之福方扶
泰山而四顧空收林林總總之羣皆入化化生生之
造遂令公亦拜保全其敢不猛省昨非益求今是
出必赴湯蹈火共趨盛世之勲否亦擊缶歌詩永頌
太平之樂其為激烈固究編摩

差知撫州謝廟堂

辛未二月

易地贅丞未能暮月自天疏渥忽異專城方申控免
之辭已拜趣行之命蒙恩稟厚撫已矣堪伏念某人
品最卑資格尤淺嘗窺史籍曾無披閱之勞甫或得

車已有迂踈之謂正令終棄夫亦何言乃一轉於
鈞渾拜永於會府煩驚往事漫失初心進不能追曾
南豐賑恤田里之風退不敢效白樂天從容山水興
懲羨太甚正愧吹壑得隴已多何敢望蜀况聞臨汝
夙號名藩右軍康樂之舊游風流尚在元獻荆公之
故車人物尤繁倘匪為流豈堪隆使兼自連歲空虛
之後加以去秋旱歉之餘必欲稍振於疲民亦當妙
選於良牧曾謂疎庸之晚出可叨超躡之殊恩茲豈
恭遇某官輔出以仁得人為急敬億萬年之休命務
安天下之元元選二千石之惟良更欲後來之鼎

其於察察如長子孫既恩斯勤斯漸使之成人必教
之誨之各從而幹蠱謀國若此振古無之某敢不祗
體盛心勉殫微力入境問俗賞察於事情求教與
芻蕘深培於根本其爲激烈罔既敷宣

撫州到任謝廟堂

辛未四月十三日

晨謁六符速令祗成暮馳軍傳丞幸到州涓剛已合
於右符箋謝敢稽於上哀然皆情懷實類家書伏念
其學不如人分惟守已半世授書糊口若將終身忽
朝應舉得官已踰初望誰曾一念夢及三刀乃掣提
於分甘沉陸之中從保全於自取疎虞之後忽超常

說雖異專城猶如許之誤思宜若何而報德也則某
色固難盡餽以充飢士無麥秋詎可徐行而感廟於
是未及州境元赤尺書預期開羅之家祭案領至文
日布宣德意以徵肺腑所多荷撥糶許爲發原此固曰
爰擢先之着有救目前然賴朝廷莫大之仁會須心
動此蓋恭遇某官量學乾坤之大身爲宗社之安任
三十年將相之權功烈幾同於再造活德萬計生靈
之命民心嘗拜其更生惟其感者之已深是以施行
之甚易人見官僚之轉論視猶公相之親臨故雖以
一介之微亦將翼千里之應某敢不因其已感更切

用愧自此撫摩倘復豐登之觀庶幾澆澆均蒙泰治
之休

特轉朝奉郎謝廟堂

壬申六月

試部固功方溼丐祠之愧自天疏渥忽叨增秩之華
宜黜而升以榮爲懼蓋漢世重善勉勵之寵必皆二
千石之惟良而我朝職事修舉之衰亦云七十年之
曠興凡此殊特之舉實爲風厲之機苟非其人寧在
茲選知某者僅有一朴初無寸長惟某生長田間身
經艱苦所以叨歷仕版心念困窮頃濫守於專城乃
適小於敷感鄙無先備措置良難俗非素諳訪求區

晚獨賴朝廷之恩信函敷心腹以布官富強即聞風
而傾困盜賊亦畏威而釋梃皆上之賜豈某所能全
於不揣非才妄思變俗再三申論雖項筆之頓消一
二陸梁或謗書之間出恐上費乾坤之造因力析香
火之緣敢期尚閱於俞音反又先蒙於異教負郎進
秩章服增榮千日旌倪驚皇恩之創見闕所幼稚占
世祿之將延何物踈庸有效忝竊此蓋恭遇某官爲
民立命與天同公淨掃俾門護國家仁厚之祿分布
諸郡皆山林踈遠之踪猶慮孤寒之難扶故雖小善
而必錄遂使承流之瑣末亦叨不竭之遺逢某敢不

似體鴻私俯彈鷲力一忱對越廣推生意之無邊四
境歡呼感慶恩波之有自其爲激烈商旣編摩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四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寧祐丁未爲郡守
沈寺丞擊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爲君子世降俗薄僞善而已甚至小人
挾以邀利曳裾侯門尤或無耻欺主招賂盜賊不啻
世道之汚蓋亦因此某夙被父訓誓不敢爾主人清
賢勉隨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觀其如人情紛然各
異恐或不察併遭謗議寧凜此心朝夕靡替惟神矜
佑俾我終始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特敘
具揭附屏

似體鴻私俯彈鷲力一忱對越廣推生意之無邊四
境歡呼感慶恩波之有自其爲激烈商旣編摩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四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寧祐丁未爲郡守
沈寺丞擊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爲君子世降俗薄僞善而已甚至小人
挾以邀利曳裾侯門尤或無耻欺主招賂盜賊不啻
世道之汚蓋亦因此某夙被父訓誓不敢爾主人清
賢勉隨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觀其如人情紛然各
異恐或不察併遭謗議寧凜此心朝夕靡替惟神矜
佑俾我終始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特敘
具揭附屏

渺滄海之廣大兮，以乾坤之厚，祥氣磅礴而融結兮。
于向頭崇岡之南，專偉人物之間，出芳稱先生，豎氏
之草堂，嘗吟風弄月，以自適兮。曰楊柳之蔭，菱荷之
香，顧積厚而不輕出兮。冀後來之增光，今地靈而人
傑兮。已徃徃而翱翔，余草堂之後人兮。慨前脩之未
揚，即先世之故居兮。廼增闢乎堂，冀延明師以講授
兮。來學子於多方，儼衣冠與弦誦兮。紛濟濟而洋洋
兮。睦手植之庭，桂兮適滋殖而芬芳，扁其堂曰芳桂兮。
踵燕山以相望，探月窟而瞻登兮。桂與文脉，其俱昌
俾我後之人兮，世培植而勿忘。

代台州麋知郡祈晴

惟神廟食此邦，風彰感應，雨暘必祝。民倚爲命，廼歲
之秋，螟螣爲災，所望奉來，續食方來，何雨之多，復妨
播殖爲民，請命敢，遂爲方乃潔精誠，遍走羣祠，日遣
僚屬，循環禱祈，亦既薰旬，滂淫未止，神豈弃民，吏則
有罪，或者祠事職充，實事積其精，禳神斯見，憐兮艾
前失專擇，官吏日拜日祈，得請乃已，雖吏分詣，猶其
親行，事事皆禱，豈徒辨香無禱，不虔守臣之責，無禱
不應，責則有在，民食至急，大德好生，神其念之，杲杲
賜晴。

平江府大伯讓王 已未冬赴吳縣到任

王以天下讓夫子稱焉天子謚焉某亦何言然讓王於王極矣士有能廉靖自將謙恭進德者皆讓士也某方筮仕讓王之國疇敢不讓惟讓王監之

祠山

神以正直廟食幾年某方試吏伏謁告虔某不正不直惟神歿之使某無媿神之正直惟神察之神不可欺某不敢欺

城隍

王爲吳百神之尊宗主冥冥者也某爲吳百吏之卑

奔走昭昭者也一理流通無間顯微一念爲國寧闡崇卑某有赤心願效驅馳神有威靈願覆護之

五龍王

天之澤物兮甘雨龍之上天兮雨下土配天其澤兮聖主某雖一尉之微兮決不忍閤君之澤視民焦苦尉司土地

尉居城外旁無鄰神司土地萬年存某乍此來依爲親自信一毫無愧神神其佑之此志神相與流福安良民

華亭權縣謁廟 辛酉冬

浙右罹水災聖天子加惠元元遣部使者督勸分華
亭壯哉邑富室乃閭不應令致邑大夫以累去焉某
暫來其何能役既屢辯不獲命誓當對越此心安富
恤貧使富者樂於義而貧者全其生以俟歸其事於
邑大夫惟神佑之

先聖

壬戌冬浙西提舉司帳管

某三年尉吳視古司寇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
訓已知謹守今仕倉幕又仍浙右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此訓又何敢背負惟神洋洋昭然若臨莫
謂更始敢告赤心

城隍

三年尉吳已獲神休今又仕吳敢作神羞惟正惟直
願與神侔其在人者無一毫求

本司土地

前三年初筮首辱本司兼幕越三年再調又忝本司
底幕於本司之緣既深又何敢不盡其心

天竺

嘉慶丁卯代天有洪尚書

歲事可期已如雲之布野秋成屆候俄作雨之彌旬
更有隱憂佛宜矜惻伏願豁開皎日大快尊收百室
盈而婦子豈但農夫之慶五穀熟而民人育是誠

邦家之休

霍山

兩賜時若莫今歲比豈伊人力皆神所賜萬寶既成
腰鎌有聲欲保前功須日日精神乎何故忽甲子兩
彌旬未休吏不勝慮再拜願言霽色澄鮮只俄頃間
全大有年

任王廟生辰

烈烈大王彌父彌光生為名臣慨忠謀之莫遂沒為
明神昭靈佑之無疆故英憤激烈之氣雖奮迅乎雷
轟雪湧之清而泗泆滄海之勢常密衛乎金鑑三時

之塘嗚呼所不足與謀者夫差所相與無窮者我宋
自六飛之南來兮地闢天開與江流而曲折兮飛龍
舞鳳宮殿嵯峨其上兮蛟鼉帖息其下我因依神而
安兮神亦以我而重嗟秋之高兮神始生去之千載
兮儼相羊德神之賜兮歲瑤觴神其來兮降之祥京
師奠枕兮強弩永藏

廣德軍學大成殿

戊辰冬添差通判到任

其來式此邦為負外置此特後世之制非吾夫子所
謂官事未攝之意然學道愛人厥有明訓初不以古
今彼此而異遵而行之惟力是視庶幾官制雖非古

而意則猶是

社稷

司民之神惟社與稷初至告虔敢吐芻臚誓不愧神力民代食神亦念之全其稼穡

城隍

大王於人體視邦君幽明一理均於福民其來貳邦亦民是勤平分自適其不敢云

嶽廟

起膚寸而兩天下者泰山也地域有變遷而神之福吾中國者無往不拳拳其間也桐川小壘而所多

山也民之事神於茲正以水旱所關也神之靈民於茲幾平而其助贊承此邦决不於神赧顏也初至及此瀝寸丹也

真武

望隆北極夙欽水府之君命被中宸偶贊山城之佐上瀆高真伏念其仕雖爲貧力惟代食昨親吏牘必閭閻疾苦之詢頃綴史筵乃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據榮不蓋漸力請外庸濫叨今欽然地里山川之素昧而民情風俗之未諳方此望洋君何稱職伏願神其昭監福以宏休庶幾千里之間相安無

事如曰一身之計不敢有祈

祠山真君

真君由祠山而福天下體乾坤大造之仁朝廷出史
官而居治中豈風月平分之謂歟有民在其園福之
伏念其仕雖為貧祿必思報昨親吏橫惟閭閻疾苦
之求近綴史筵巧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據志漸乖
初亟請外庸遂叨今任睠桐川寶明神發祥之地顧
泥軼豈迂儒養望之官惟圖圻於為民惟神忠於體
國幽明一理彼此同心告至云初揭虔惟謹伏願鑒
茲丹悃錫以洪休神其始父母邦爰及四方之廣其

亦為民社訂匪求一己之私

先賢祠

自昔名宦郡必有祠蓋深仁厚澤非但為一時之利
而流風善政自不勝後世之思故愛慕皆出於天理
之公而廟貌非固為先賢之私睠桐川之雖小多名
賢之設施或朝夕抱案爭獄訟之是非去而身佩天
下之安危或始初聘賢為學者以立師由是不闕義
理之精微或新教化之官或新灌溉之陂或精思擊
邪冒萬死而壁立或篤孝慕親昭百世以風移或駐
玉節救幾絕之民命或興社稷垂不朽之良規此於

人心炯炯乎如英爽之常在而其英爽亦昭昭乎與
牛斗以爭輝夫何民心所共慕欲祠而事之者力反
不能及而力能使人祠之於市巷佛屋者多飾詐欺
世之爲偉敏節之聞孫俄自天而擁麾徇羣情之懇
懇新祠宇之巍上既足爲邦家之光下亦可移風
俗之機籲聖朝而力請厚佐郡以維持茲當棟宇之
落成躬蒞蘋藻之菲儀嗚呼蒿之如見儼神靈之來
依使人心求有繫屬而後來者亦世世師效之

紹興府學先聖殿

庚午漆差周鼎判

聞先聖之明訓戒官事之不攝况負外而置丞

必爲職業然至理流行無事不寓德能隨事常與
懼上必忠告其長下必矜體其民亦庶幾死乎尸素
亦非曰能之蓋將請事乎斯語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祀典所重爲民命祝其維繫永
職實勸農愛民一念敢昧神聰

城隍

設主而祭者社稷此自古之禮也禮之本也設象
而祭者爲城隍此後世之禮也禮之厚也禮雖二神
則一也仕之初至者必告城隍是矣獨於社則略焉

豈未之思耶某非才贊承職曰勸農所愛者在民則所敬者在社稷旣告之矣復於城隍乎告從厚也某不敢有媿於神神不可不佑乎民

禹王

惟王有功萬世念王而不忘者固天下之所同惟王嘗會萬國於王之最切者尤會稽之所獨某贊承此邦初至告虔敢拜祠下仰王如天

越王

惟王卧薪嘗膽詔吳伯越英風壯志至今烈烈後有王者將大有爲必來取法乃濟艱危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誰謂伯者之謀無益王者之國某仕王之故國拜王之靈祠尚當表王之遺事再拜獻忠於明時

錢王

惟王以命世之資脫兩浙生民於殘唐五季肝腦塗地之苦至今兩浙生聚獨蕃於天下者繫誰之故某亦王之遺民幸又仕王之故土再拜祠下感涕如雨

唐將軍名珣

禮稱有功於民則祀之今世之見祀者不知其幾見祀於越者亦不知其幾仕越者必修初至之恭然不知果皆有功於民者否耶惟將軍稟天間氣遭時祀

會當魏冠博帶者賈降恐後之日獨奮自行伍欲障
江河以一簣雖大勢之莫支中國已堂乎立赤幟
雖百身之莫贖至今猶凜乎生氣是豈惟有功於
民實有功於千萬世之名誼此某所以獨詣拜將軍
之祠下而他不顧世俗之淫祀

撫州先聖殿

辛未四月到任

先聖謂禹敬行簡可使南面南面古諸侯也今之太
守古之諸侯某何人而叨守此州也惟撫州文風
粹美先聖之道未墜於地某願居敬簡以行之匪曰
能之惟日勉之而神佑之庶此州之人安之而斯道

之流行於天下萬世者此州獲沾萬分一也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天之養人以焉繫屬奈何近世
謂淫祀神反於社稷護焉具文某忝分牧敢惟社稷
願與尔神各盡其職與民相安者某之事俾民有年
者神之賜庶於上天皆無愧焉

臨汝書院朱文公祠

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
非超出事外有待於冥求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
無非道故取象於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馮荒

而上邈矣。自伏羲闡其秘而孔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駁矣。至濂溪溯其源而先生集諸儒之大成。此皆道之所賴以維持不泯而謂之道統者也。嗚呼盛哉。可以萬世無弊矣。然方先生之講道時則有三陸先生之並作。高明得於天稟。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鄉俗傳之頓悟。陸先生亦譏先生字義之支離。遂使新學晚生之士未免泣岐塗。縈之疑。嗚呼噫嘻。其何宗的萬世矣。然先生之守南康甚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鵝湖詞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磋。柰發源之

少異。即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門。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會同之斯足為萬世指歸矣。乃今臨汝實陸先生之鄉。而臨汝多士乃崇先生之祠。以講先生之學。豈惟此邦之士所以虛心講學者無一毫先入之私。亦足見此道之傳。所謂至當歸一者。有萬世可傳之託。某於道未能有得。而實嘗誦味緒言。故不勝萬世道統之幸。而非但一時告至之慶。

州學奉安朱文公像

孔子教人以大中至正之極。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進之以性理精微之奧。濂洛曉人以性理精微之奧。

而門人流高虛先生又約之爲大中至正之歸孟子
所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我亦欲正人心承三聖者其事適相類其功足相
當其關於天下國家亦大矣聖朝躋之從祀州縣祠
之學宮實世道之所關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豈爲
先生私哉某來此州進拜祠下獨餘空室爲之歎訝
今求之臨汝書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
生曾孫紹興府通判模刻先生遺像以揭之庶先生
之神有依而學者宗仰之心有繫屬焉

諸廟

畿甸設渥分牧此來宜民艱食心憂欲摧惟神有靈
民致血食民飢無食寧木稔惻富室閉糶及哉爲心
神其誘之感悟自今俗不種麥惟秋是候時其雨暘
亟自今始凡斯二者神其念之初至告虔且告且祈

辛未撫州祈雨

痛念撫州連歲不稔迨今春夏饑死相枕所期生意
之復續全在今歲之有秋雷雨幸作於前月禾稼已
興於回晴農事所關尤在六月經旬不雨田已龜裂
倘非造物之垂念亟起潛淵之神龍恐旱未未必不

壞於垂成而晚禾亦未知其所終也顧其薄德何敢必神明之聽惟神有靈實爲司民生之命敢望體天德之好生哀民命之已窮速賜雨澤全此年豐

麻源真君祈雨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興雲致雨澤吾民也後世以來古禮不存邪說誣民長吏亦陷其說而不自知禱雨往往不於山川而他指土木偶以爲神也痛念撫州已三歲薄歉今又亢陽亟問名山大川合禱者謂何吏民憫不知其所因也郡有半刺史是爲寺簿呂侯謂昔顏魯公守撫州嘗言谷口有神禱

雨輒應其靈至今千載猶新也谷口即麻源今雖分以屬建昌實我山川之舊不可自外視以爲鄰也頃歲分刺建昌亦嘗詣谷禱雨其應固頌也其方禱雨窘於無方因遠介魯公之說近受呂侯之教敬就俾呂侯不遠百里告虔惟神念吾撫州之民亦猶前日之親也辦香朝遣雷雨夕至變成爲爲祈也事莫篤於念舊情莫哀於遠訴惟神之監此殷勤也

相山四仙祈雨

六月亢旱凜今歲之無秋四仙顯靈獨西郊之有雨然使一方之私惠孰非千里之感休爰遣同僚代神

東烟伏念其承時連歉無策救荒所期天數之乘除
金穰可必庶見州圻之遠近玉燭均調何舞雲率困
於吁嗟而仙境獨欣於滂沛伏願暫移仙馭來泣正
衙三日爲霖從使遍沾於汝水萬民得食皆如密迹
於相山

祈雨送兩廟

頃激神馭本祈三日之霖時適亢陽未覩崇朝之雨
若稽繁禱合再禱祠然念正衙方陳清醮不應詰且
遽設血腥宜返廟庭乃陳牲酒伏願念幽明之鑿異
實沐威之相闕今神之應人者未聞而人之事神者

益謹踏歌椎鼓忍令百姓之嗟吁駕風鞭霆早昇四
郊之霑足

壬申撫州祈雨

系偶忝州麾惟憂民食入春多雨知數有於乘除自
夏至今嘗默爲之懺禱乃蒙神造俯念民生方烈日
之焚如忽甘霖之沛若雖豐年之可卜然來日之方
長正當寄慶可喜之時謹瀝且謝且祈之悃伏願皇
天炳監列聖垂仁乘今霽霽之機益廣潤澤之美雲
行雨施自茲續續以無窮時和歲豐無不欣欣而有喜
社壇城隍祈雨

三日為霖已拜霽霓之賜百穀仰雨初無止息之期
爰伸百千之謝忱更致再三之懇禱伏念其職守所
繫民食為先頃方苦於驕陽即隨蒙於甘霖然念茲
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幸有成遠郊後熟者尚
期終惠伏願明神炳監列聖垂慈曰雨曰暘每徇民
情之欲多禾多稌永為邦本之寧

謝雨

頃憂無雨已叨既霑既足之恩行慶有秋正望成始
成終之惠輒陳丹悃仰叩蒼穹伏念其職守所關民
食為急前月此日方俾露禱之忱顧某何人可格天

高之聽隨蒙甘霖遠至兼旬皆由大德之好生遂使
小臣之逃責然念茲土多是晚禾近城先種者雖聞
穠極之香遠郊後熟者尚仰滂沱之澤以喜以懼且
謝且祈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當曰雨曰暘之後
更三日為霖保多稌之祥至十月穫稻

又謝雨青詞

春祿則夏必旱正懷六月無雨之憂人欲而天必從
乃拜三日為霖之賜謹摠丹悃仰謝蒼穹伏念其監
中郡仔常憂民食自更新歲居多厝溜之絲垂頃忽
驕陽幾至田疇之龜坼知有乘除之數不勝憂懼之

情嗟致極折隨蒙感格沛然其靈至於連骨爰伸蟻
蟻之誠敬潔煩繁之薦既謝已往且保方來伏願上
帝垂慈高真炳監五穀熟而民人育迄用康年三光
全而寒暑平以與嗣歲

撫州李官告天文

咸淳八年上半年

臣聞天生一代之君以治天下必生一代之才以共
治天下天下之事無窮人才之生亦無窮故有薦舉
之法使長吏各奉其屬以相與續續於無窮凡皆天
之意而人則代之者也臣遇無識承乏郡寄法當薦
舉竄觀本州官僚有添差州學教授臣程紹開行其

所知卓然有立舉已及格無繇再舉今謹保舉宣教
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臣周汝同充咸淳八年上半年
陞陟狀此項臣以其勤於政事而舉之又保舉文林
郎充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臣黃翺龍充
咸淳七年下半年改官狀此項臣以其恬於仕進而
舉之又保舉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臣鄭濟充咸淳
八年縣令狀此項臣以其安於樸素而舉之餘亦有
其人可舉而揆之法未詳者亦有於法合舉而知其
人未詳者尚當次第舉之大抵知人雖往聖以為難
保晚節雖前賢以為難願臣何人而敢自信惟不敢

一毫私心則惟天其臨之若其所舉之人將來能
益勉於德以無負朝廷則惟天其右之臣不勝惶恐
待伏裁灼虔告之至

撫州舉官天文 咸傳八年下半年

舉官將以臨民治民所以代天苟非其人臣不敢私
本州有陞陟狀以舉改官知縣本州五縣兩縣已
兩縣缺官於法該舉者惟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
臣於身祖其人居官詳謹今謹舉充陞陟此舉實惟
其人非徒于其法也又有改官狀以舉經任人本州
職幕官判官見缺推官初任以次該舉者惟修職郎

特差充撫州錄事參軍臣張龍應其人居官廉明今
謹舉充改官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次也及有從
事郎狀以舉初任人本州州官之初任者未及考縣
官之初任者當以漸以漸而當先者有迪功郎撫州
宜黃縣尉段世忠其人居官勤敏今舉充從事郎此
舉亦惟其人其餘則當以次第勸有功也一毫不敢
徇私請此臣之事也惟天其監之其人之終不負公
舉非臣所能必也惟天其右之謹告

兼江西提舉官告天文 咸傳八年八月

臣聞國家之所与共治者在人材人材之所能彙進

者以薦幸雖曰國法實代天工臣懼以撫州守臣兼
獲司職事難以驅馳於原隰未能徧察於官僚即
其已知所當先幸常平司改官狀一員今幸本司幹
辦公事臣趙必耀其人舍選甲科久淹選調德性吏
事皆有過人使之改官必能及牧養之職者也職狀
一員今幸隆興府司法臣晏莊其人係先朝丞相元
獻公晏殊六世孫今爲孤寒自擢科第蔚有文墨且
明吏事使之從事必能及替畫之職者也茶鹽司職
狀一員今幸贛州州宰教授臣徐龍雲臣本不識其
人而每聞自贛州來者多稱其賢謂其廉靖惟盡職

舉薦幸之法宜先教官薦幸之初宜先僻遠臣故先
幸之而其餘者次第訪求也常平司令狀一員今幸
撫州臨川縣主簿臣趙良林茶鹽司令狀一員今幸
建昌軍廣昌縣尉臣趙時奎二人者皆宗姓之吉善
人也廉謹人也爲官三考未有幸主又孤寒無援人
也良林於臣爲撫州同官每荷其宣勞王事時奎雖
不識面而與臣所居同郡嘗聞其爲人者也又有常
平司文官陞陟狀一員幸吉州永新知縣臣翁仲德
茶鹽司二員幸隆興府豐城知縣臣黃吳老瑞州上
高知縣臣徐思訖當平司武官陞陟狀幸建昌軍南

輔始縣臣楊林凡此皆作邑有聲其餘又當訪求而
繼舉之也臣於薦舉不敢不公至於始終不變則惟
其人敢告

撫州及提舉司舉官告天文

咸淳九年正月

臣聞天生人才源源不息以常供一世之用朝廷分
監司郡守在在薦舉以徧求天下方與未艾之才此
一舉也國所尚立民之司命而所賴以讀之無窮者
也出於天命於朝而專付天下之爲長吏者也臣實
何人偶叨共二聰明不及人才不能周知人才尚多
焉真不能徧及今先以其知之稍詳者沆焉提舉奉

監司改官狀以奉本司幹辦公事臣韓伯高蓋竇平
人也常平司改官狀以奉吉州判官臣趙孟泌蓋明
敏人也茶鹽司職狀以奉臨江軍教授臣趙孟遠衆
稱其有文而有才者也令狀以舉崇仁主簿臣趙崇
欽衆謂其不苛而不刻者也常平司令狀以舉隆興
府豐城縣主簿臣危順吉及舉建昌軍南城縣尉臣
陳子升皆以材譔方表見者也本州改官狀以舉司
法臣謝公竝其人廉靖無求職狀以舉宜黃主簿臣
趙崇燦其人寬慈不擾用敢各以其名奏聞于上帝
然後敢以公薦於朝廷臣不敢有私臣識有不及則

惟矜赦之賜人知自勉則惟保右之賜敢告

慶元府先聖殿

德祐元年四月
置司慶元府團結

從政必先謁奠自魯以來行之蓋欲自此而從政常必無忘乎誨規若祝辭苟誦聖人之言退而肆行曾臆之私是以奠謁為具文固決非某之所忘為然今某所職之常平徒虛名而無平之實所職之茶鹽反利民而惟國之肥以至財聚民散盜賊日熾以此從政而謁奠未免為聖訓而背馳然此皆流弊之失我宋之良法固照然而具垂此皆俗吏之罪而公朝之溫詔新痛革其奸欺某雖不才所願秉機祗取聖訓

號說奉符曰迎財正節禁民為非尚庶幾於道
神其監茲

靈應廟

神以威德福此鄞土九厥有生皆神所祚水旱疾疫動必佑之况於外患神寧弗思其在此邦最為賊士但於幽明不敢有媿頃自舊冬遠聞邊聲須者歲首恭拜神靈願揚丕休大茂千里皇天悔禍狄患消消今叨鄉節置司鄉邦敢伸前請永保無疆

城隍

神於此邦為千里之司命於此邦本一介之寒士

風荷神休克至今日叨節鄉部置司鄉郡又得密依
神休奠謁祠下某雖不才決不敢一毫有負於神但
時事尚難衆情猶戚事之在昭昭者某當勉之事之
在冥冥者非神其誰佑之惟神念我 宋三百餘年
深仁厚德保養天下不惟民被其賜而神亦得其
今 太皇定力如山 皇帝勿冲克肖天命未艾悔
禍在即神於此時丕昭威靈上則密拱皇圖使之
安下則大花生靈使得保全以無愧封典之煥煌以
無負爲饗之豐郁某不勝且謝且祈之至惟神其念
之念之又念之

董孝朝

神以純孝流芳千古邑以慈名正以神故某生慈邑
風仰高風叨節鄉部再拜祠宮推此之孝施於有政
某所願事時敢不敬

大人堂

惟神生爲名臣首爲此邦之光耀沒爲明神永爲此
邦之福祐儒生事士皆神之風度爲開先官司問巷
皆神之威靈爲保守也故凡從仕於此邦亦無不謁
奠而後從政奔走而恐或後某鄉之晚出至愚極陋
叨節鄉部憂心孔疚芳初至之告慶普民生之是救

洋洋神明之如在不敢一毫之有負

飲飛廟

赫赫飲飛實仕漢世今踰千祀威靈如在此鄉邦所共欽承而民人賴其保衛也某叨節鄉部處非其據屬時多艱控避無所此初至所以告虔而自今永賴神祐者也

張真君

某昨爲廣德軍通判嘗禮神於神之里今任浙東路提舉又禮神於某之里雖幽明之相隔當發心之相示昔之祈神者惟在於救民今之祈神者云胡而不

爾方茲國步之多艱愈齋民生之寡遂推神大賜乎
或靈無間於遠迹使盜賊屏息兮閭巷熙熙兩賜時
若考未麥穰穰自今以始皆神之賜

旗毒縣將軍

誰神堂堂乎揭旗毒之名巍巍乎位麗譙之尊於此
制間之感嚴而有明神之威靈古有祭蚩尤之旗焉
禘祭于未者非指神之英耶然則風雲之變化河海
之清晏軍容之整肅鼓角之謹亮無非神之所憑而
謂神爲有姓氏事神而以世俗非時而輒淫祀非理
而欲徼福未必神之所聽也某生長此邦夙依庇於

神今叨節鄒部始謁莫於神然方時事之難正欲有
約於神尚制府相尚保守雖死生不度其今發誓於
神使殘賊潛消遠却雖莖草不動其今虔禱於神使
其一毫有媿於神惟神強之使神而不大庇吾民其
亦將有辭於神

湖亭土地

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土尔神即吾所恃自
今司存上下悉惟神休是庇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五

祭文

祭叔祖機察堂隱先生墓

諱得一字冲清

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撲不務華追我叔祖
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熟誦古書達旦無眠
天資超詣音探本原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一登講席
听者乎百既而愴然復歸于儒銳意斯世勇爵假途
南北講解公亦歸老築臺白沙放懷詩酒有柯爲妖
一蕪徑除烈烈英風雖老不渝齋志莫售爰俟來者
篤敬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辟公賜之詩匪徒言質

以遠大期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
歲在丙辰竊第奉常皆公之賜感極涕洟惟公松楸
頑民竊據垂四十年乃獲天祐俄歸侵疆得拜墓傍
公灵猶存酌此一觴

祭林啓源上舍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先生邁往
不羣洞達無疑笑語掀天醉墨淋漓蟠虹霓而駕風
霆斯其爲先生之氣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
至直大瓌竒流從肺腑掃盡糠粃揭日月而瀉江漢
斯其爲先生之文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篤叙姻黨

周急艱危人飽厚賜家無留貲激清風而振頽波斯
其爲先生之德命胡爲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
二十魁大學昭乎英特之間灼灼然遠大之斯以
先生之氣之文之德固宜一魁天下大張宏規何五
上南宮雖登圖之青衫不可得嗚呼痛哉尚忍言之
不知命果何爲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鄉超鴻蒙
而契希夷意生氣至今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
耳不然其又何忍而言之乎晚季無聞獨蒙真知保
護於風波嶮峨之地而楚掖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
終身所恃以增壯今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鮑叔也今日之慟幾
無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

祭浙西提舉實齋王先生

其等哀哀門人之誅昨已隨班於僚屬今茲追送於
遠郊又不竟重為蒼生哭蓋世之欲為善者多計較
世之號治辨者類局促根一念之誠達之事物物
間惟先生獨至誠未有不動故雖易簣之際光明俊
偉之華尚足以震動乎流俗方權貴之分布慨公論
之隱伏先生方為民而有請聖朝即盡為之斥逐此
數十年來之所未有真世道一開泰之會四海正顛

顛而屬目使先生而尚秉使節豈不足以掃吏姦而
澄肅使先生而進立朝端豈不足以格君心而啓沃
何雷霆僅錫璫乎晴空而霖雨已無望其寤足此先
正因程伯淳之云士謂天下之無福嗚呼先生之死
亦榮矣當万世不磨其等之事先先生猶生亦誓不為
師門辱

又

李造本原志存經濟動而道俱去尊祿仕故有不為
為必大治莫難若邑公為之宰振其疾苦釐其經界
化行俗易厥声四沛後復守台益廣慈惠延立社倉

俾無飢毀廼吳李校躬講義理有辭必伸謹其吐氣
有強不率鋤而弗貸米踴倏平十僅三四郡擗倏盈
代民租稅幾於太平一郡三代政成趣召翩々四輩
公辭弗行悠然餘味風雨夜床山林雅致易俾乘輶
強斯攬轡獨缺役錢八十万計靈益民苦織悉備至
裁折苗價諸郡風靡與利除害夙與夜寐決計行部
俄苦勞瘁力疾草劾獨先豪貴如雷忽奮驚動一出
卅方歡傳詫其盛事公已蕭然衣冠而逝平生孝力
益信此際死有餘榮可貴千載某所哀痛獨有疑者
謂治為難何公之易由縣而郡至當平使投之所嚮

無不如意呼吸變化等於遊戲豈真易耶人則多礙
畏首畏尾莫或行志有巧其間益重嗤鄙罔之主者
滔滔皆是難耶易耶其果安在或謂一私充塞天地
交互屬託彼此內外滅沒其間無復知耻公獨以公
是能大快或謂流俗展轉百偽飾以欺人如見肝肺
不誠而動自古所未公獨以誠所至與起又謂人情
纏染勢利縱欲有為勝固礙滯公獨自如蓋由恬退
又或以為世途峻澁勢或扼之是非易位公無不可
蓋遠權勢果其然歟蓋昌厥施歷歷明效皆其已試
達之天下豈有二義天豈不仁奪之中止嗚呼痛哉

其果何謂於公則輕閔繫甚大堂堂天下他無足慮
紫雲有誓源根固帶民心戴宋有死無二利而離之
能幾何輩過使勿為獨公能此公今已矣粹其誰繼
某也失學惟顛莫比公何所見以國士待庶幾尺寸
自同附驥否亦林下為供薪水而今而往其將疇倚
最苦葬日遠莫知細或指霞城葬以春季天必以台
皆公遺愛埋玉棠陰保千方禩欲挽之緋官縛無柰
千里馳莫滂然涕泗公其監茲特酌此酌

祭江西提舉省齋蔡先生

嗚呼痛哉尚忍哭吾先生也耶去歲方哭吾寶齋王

先生今又哭吾先生耶方今風俗澆倒士大夫專有
心於民命國脉者幾人而造物忌其然耶先生操履
足以範世識見足以超俗智慮足以周變文采足以
華國議論足以使人意消而恩信足以得人心腹先
生一不以之自居方且切切然憂其所獨攬眉乎民
生之休戚薰心乎國脉之繫屬徧交當世之士以共
濟振牧方來之彥以陸續有強弗率而挽此奮不顧
以橫觸內之以司機政外之以作民牧寢食為之俱
廢疾疢至於相厲詩酒浮華之語未嘗一出於口志
色玩好之具未嘗一接於目蓋平生不知有官遊之

樂而此身率代乎閭閻之哭嗚呼若然其何以敵流俗富貴者之福耶其最失學乃厚異知諸司之誤薦無一非先生延譽之賜薄官之免矣無一非先生教詔之爲兩入鈴閣而無以致分臺之補根三蒙剡辟而未繇效一日之驅馳實三生宿所結習將終身恃爲依皈何郵音之條到驚泰山之已頽嗚呼已矣夫嗚呼已矣夫其何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嗚呼痛哉

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

汝霖

始兄之生家道方具兄弟鋒爭以文鳴謂宜此時可立門戶俾我晚未仰成餘緒何命之乖皆無一成

堂堂大家翻成凋零豈有數坎天高難問感今念昔徒劇悵恨雖足得壽惟兄可憐寂寂月山竟此終焉非子爲僧幾莫葬骨幸而得葬尚復何談白沙之原尔弟之墳佳哉相依以求万年

祭鎮江薛節幹安泰察

永嘉人名據

惟灵徧印諸老博極羣書文追古作声滿江湖先生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徧謁公鄉銳志當世屢排閹隘歷陳利害先生蓋嘗以韋布而聞天下之大計徧交名勝孟酒淋浪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蓋嘗以羈困而任人才之生張嗚呼世變之下如江

河人才之稀如晨星士有一介之特起莫不與時以
崢嶸何先生之卓犖反過鬱而不光久京華之逐
虛歲月之堂、甫白頭之趨、俄丹旄之還鄉慨兒
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短而身後
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
何寸之豐而命之涼耶某也失守亦蒙誤知目此大
故力莫助之舍哀再拜奠此一卮嗚呼先生尚其鬻

祭浙西孫安撫

元寶餘姚四明人

嗚呼先生固之所望於先生者未矣也乃一旦乘雲
爲高鄉客耶嗚呼先生吾國之所以立不在公論一

脉耶方宝祐之求撰有當國者病風極千古之恠事
萃一時之狂兇震六合以供噓哭万姓於途窮虜南
下而已迫猶忍從乎蔽蒙冒万死而上聞有泉藩之
羣公森虎豹於九閔嗟一牢之奠通由都曹而丞奏
悉危急於宸聰嗚呼此時非先生誰与活公論之一
脉耶嗚呼先生於此時非所謂轉危枰於一着耶洪
惟先生稟天間氣妙齡英發摘髭髯第通達世務志
存經濟論及邊陲擊節慷慨傾如許之襟期豈無遠
者大者在顧前此之一着亦豈不足以覘其平生之
梗槩而豈徒極郡縣之精明而豈徒詳金穀之心計

而豈徒爲都曹之識大体而豈徒爲監司之整風哉
柰何乎已試者人所知未試者人所不知追風逐電
之步往往徒索於委巷壑壙此橫議之所以輒發而
有識者或代爲之竊慨方將拭目乎桑榆之收詎意
遽矣嗚呼於梁木之壞嗚呼先生而至此固不爲不遇
矣其猶有未盡遇者然則非天嗇其壽耶嗚呼先生
而止此必當有鳴其不盡遇者矣其能發明所未遇
昭其如盡遇者又未知天屬誰手耶某貧至無家老
方竊第介不下人莫或眄睩先生獨許我以驅馳常
拯我於危殆亦曰相期於歲寒或可其效尺寸於昭

代何其甫選坑之欲腕先生已先朝露而溘逝嗚呼
已而尚忍言之臨風大慟寄此一卮

祭稅院田公竹軒名穆

嗚呼靈予以靈之堂堂遽一疾而即冥冥乎靈也風
月吟懷江湖雅量咳唾珠璣騷壇之將不幸而列西
班世蓋莫知宗仰也名將開孫潭槐宅相有翁冰清
亦世師匠不幸而列西班世又末繇提獎也嗚呼此
皆靈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嘗薦漕闈
退鶴南宮嘗官筦庫幾窮途歸側屋需遠祿思初
祝飯不足莫我知抱幽獨惟有風流醞藉浩然不以

窮達死生而變者与晉宋曠千載而一續嗚呼悲夫能信余言之不妄者又誰欤此某所以重為賢者哭

祭羅季清

氣姿磊落材譎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游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与不識皆知有季清柰何乎人間之選禍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使季清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無与支鄉之事尚無与為而况乎遠思此又使人不能不重為之悲某与季清羣角相並長而同孝于邑

于郡君方弱冠嘗約余鄉會而未果入君既擢第亦徑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踰二十年癸亥之春始會臨安某時既仕喜蒙握手是冬之夜訪某京口時某為君作制幙書祝君身事粗極勤張榮滿來歸奉負亦足再會臨安奉酒相屬誰以尼之通籍尚遲君識既老以悠遠期且言近復自覲耻獨屬某為記悉君心腹切未半年修以訃傳嗚呼惜夫其尚何言

祭知興化軍宮講宗博汪公景新

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於義理之淵至誠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嘗宰赤縣矣若惟平易尔

乃能卑人之所不能爭尊位朝列矣若惟靖共尔乃
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方今郡國之難治者莫甚莆俗
而士大夫之治莆者十難一全公之治之不過扶病
兩月莆之愛之過於為邦百年聞甫至而為政惟教
化之是先俄風俗之丕變致人心之翕然愚弱嗟父
母之來晚蒙猾凜神明之在前人方氏掌以交頌公
忽騎鯨而遠仙罄千里以奔哭徧閭巷之喧填不崇
朝而立廟紛血祭之腥膻合多士以頌德刻遺愛之
成編此不惟莆俗之所未有亦亘古窮今之所未有
嗚呼盛哉是豈不足以見人心之天棊科級既忝傳

衣陪侍屢從執鞭聞遺風之凜凜愈涕泗之漣漣亦
微官之如縛苦奔莫之無緣臨風一卮遠致九筵

祭倪師幹

庚午十一月十八日祭
幹三山人名來

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宜遠到可福斯民何一
第十五之淹回而五刻千萬狀之艱迤金闕之籍
甫通總闈之奠已陳嗚呼惜哉天豈不祐善人其幸
託年盟之舊又聯寮案之新忍見一朝之先露後賔
千里之問津臨風卮酒聊寄酸辛

祭添差通判呂寺簿

所南康人

嗚呼自胸翁之學盛行而義理之說大明天下雖翁

然而向方流弊亦隨之而漸生蓋論說之末多恐躬行之或缺苟誠用力於躬行何暇徒事乎口說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見言晦翁之學者幾人徃徃不知其躬行辛未之夏試郡臨汝公亦來止歡若雅故但見公之氣貌則端粹性行則淑均議論則不事乎枝葉設施則必由於本根某始心悅而誠服亟訪求其梗槩知我公之嚴君實晦翁之高第方理皇之表章正學聘晦翁之高第來歸即我公之嚴君坐白鹿而爲師惟公鍾康廬清淑之氣得家庭正大之學堆真實之是務掃世俗之漓薄少年嘗從學於浦城閉

戶不出夜不就寢者踰年晚年猶五鼓而夙興細羅沉思熟誦先聖之遺編世所謂中庸大學者身未必行惟見筆舌華靡公所謂中庸大學者口未嘗言見之躬行踐履膏沃者光燭燁內實者膏華充公之形於身措於事業者故宜與世變然而不同夫知與行所當並進而言與行本無偏廢自流弊失於空談華實學賴有公在達而在上所宜魁冠廣廈以格君心窮而在下亦宜正席虎皮師表士林奈何西登朝列橫經僅止於壁水再駕貳車恩意僅孚於千里常抱道而不屈每難進而委蛇近攝郡平臨江方嚴聞之

四馳及瓜而伏有詔伊迹云胡一疾居然不起嗚呼
天乎晦翁之學終不究真儒之實用乎嗚呼天乎晦
翁之說終於貧或者之談柄乎因公一旦之云亡不
覺百感之交集于嗟今日之奠豈但爲公而泣

祭國史吳校勘

正子

惟靈得象山端方之學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
以紬繹士林仰之爲師表嘗得一日之言責亦既空
臆而入告誰歟却蓬萊之仙舟天亦不憚遺於一老
惟有義理之微言炳炳尚存乎遺藁嗚呼傷哉

祭通判陸大傳

雁升

某少習科舉之業日誦先生之文觀其理致之明白
如日昭而月揭迹其氣勢之變動如電掣而雷奔此
求之古文中猶傑出而何程文之敢云然先生此時
已決仲舒晁錯之科而致身青雲某每辭、而自嘆
曰此非天之所間生者乎安得而見其人須試臨汝
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
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縷分此求之古人中
猶間見而可今人之擬倫然先生此時已嬰子夏立
明之疾而絕意世塗某又辭、而竊嘆曰天旣間生
之若此又何忍而虐斯人蓋自昔抱非常之才者次

不困於區。今先生文章蓋天下，声名塞寰區，而官不過大博位，不過貳車，何疾疫之遽侵漁也。然自古遭無妄之災者，類不免於戚。今先生自一膏之爲災，已十年而不出，付災祥於定分，常笑談而自得，又何得喪之能感也。抑有才而不顯於今者，必以文鳴。後世先生携平生之著述，以校文，因闢士之闕場，而散數，須借春秋之筆削，請以圖經而刪改，方擇日以開，苟已儵然而長逝於此，小者且然而沉乎其大，懸抱抑鬱而類於危者，必不免於然。悲惟先生超然立於萬物之表，而浩然與造物者同歸，開局之振，屢猶

濕仙去之驚傳，已隨開懷一醉而奄化，兩忘身世之是非於其大者，且然而何問小者爲。然則先生其天人哉，翩然而來也，略出緒餘雷霆一世，倏然而歸也。乘雲帝鄉了無滯累，嗚呼先生其天人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祭文九十五卷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六

行狀

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麋公行狀

公麋氏諱弁字仲昭父諱深朝請大夫太常卿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父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贈正奉大夫曾大父諱鏞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麋亭子孫以其封姓漢有爲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爲吳顯姓自金紫後三世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金紫壯年繇博士持使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六

行狀

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麋公行狀

公麋氏諱弁字仲昭父諱深朝請大夫太常卿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父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贈正奉大夫曾大父諱鏞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麋亭子孫以其封姓漢有爲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爲吳顯姓自金紫後三世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金紫壯年繇博士持使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

號如止居士終其身正奉尤乾淳間偉人嘗館伴時虜
氣尚驕使者望其貌聞其言輒驚服銀青寶慶初名諫
官却風旨不劾真西山寧身去識者覬虞氏將又有人
而公復名世實銀青嫡子幼力學甫弱冠請國子舉明
年入大學又明年公試入等俄連丁外內憂服除將陞
舍司成王公與權勉之仕曰豈必待科第哉遂以銀青
恩入仕既仕猶四以鎖廳薦復習傳學宏詞科文譽鏗
然縉紳間初調監臨安府新城稅未赴以材選從事實
應州節制司實應故淮安邑攻守具未之講公親習士
卒捐已俸旌善射落郡將葺城壁州於是始有備州復

改為邑公亦改監淮東總領所中酒庫一日視支軍糴
啓鑰而放已罄軍幾變公笑諭別有倉亟白於長移他
米子之譁者帖然於是其長以為能辟陞添差幹辦公
車運米五十二萬石有奇糴四十萬石有奇盡革前擾
而事立辦朝廷又以為能減舉負一循資二差監同三
省樞密院激賞庫以舉者合格改京官知紹興之山陰
鎮江之丹徒兩縣遂由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揚
州復由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知建昌軍所至又皆有賢
名山陰舊苦催科往、抑稅長代輸至是郡議排甲以
易之公言此不在變法而在擇縣令縣令得人長可

排甲亦可否若稅長弊排甲獨無弊乎復釐正稅長苗
稅果不趣而辦晰斷明允民譽方都而吏獨患之會有
逸郎第者公追取急至借擾以下石公曰有是哉即
日行父老遮留不爲止丹徒尤大壞不可爲先是縣之
接送令凡納堂日用百需皆出於吏吏得並緣爲奸名
白納錢里正至破產不能支事有必不可行者則又伺
上司專卒恐喝逼其令必行曰非此弗冀出每歲青黃
不交輒預借苗以取凶子錢縣多山田率苦旱每一
放計會放價或及多於納苗價民以此重困而令亦無
終更者公至首嚴納堂之禁使縣吏不得擾民編額山

邑之窮使專卒不得擾縣上下守信網解以時久之自
無用乎專卒催科則給引使自承設櫃使自投繳百姓
不復費一錢都各置人直縣給里正紫袋使往來有公
事吏不得高下其手舊有折羅折麥二鈔公亦併爲一
略遇旱輒親自檢實白之郡早減放民無用囑吏由是
執役戶或終歲不入縣門田里熙然復爲太平官府所
事亦撤之一新諸司交薦政績謂表表八郡三十九縣
之上縣之人亦至今立石頌德如朱采家義役記可考
其在淮東時制置丘公岳事多倚決公尤拳拳備禦一
司就食出懷視衆常獨後憂盡之狀可掬其在揚州嘗

委慮囚無辜連繫者皆立釋之小大歡呼其在江東差
攝當塗守寓身僉舍斗糶自供日惟孜孜郡政新守韓
補至講交承禮不受餽饋事例一不受補爲上其政績
移建昌民詞遮道者數千公立剖決皆洞見其情既至
首蠲軍場未催苗三千三百石有奇縣給袋曆使甲述
民隱豪族有誣平民爲盜者獄已具公直之武斷之風
遂戢歲適艱雨公齋素踰月以禱一夕露禱曰願降罰
守臣毋流災於百姓頃之天大雨銀青公宰蘄之廣
日嘗推廣先儒法以其出於官者爲官社倉出於民
爲民社倉至是公節浮室蠹得米二千斛貯官社分

方來漫以酒息之贏例歸郡將者委官別掌糶米二千
餘石以平糶仿助社倉之所不及故是行也公雖以說
去而急益彰入梓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督運淮東稱
旨除天府寺丞日押鈔引三千必足日一日湏辦一日
之事除度支即官舊本部五司印通用無所考究公始
白長貳支帖止用度支印御前軍器所織請幫天府新
刺軍六十餘人公謂此不於天府元招軍分則於軍器
所缺額填理豈可創廩無額之軍以開無窮之弊內司
憚公不復敢言會當輪對公首疏奏畏天愛民講學修

政求賢所言六事皆銀青公嘗援先朝事以告寧
廟而公復援之各證以今上親行之事乞隨事推廣
言婉意切天顏開納問近日貪風未革公乞獎廉
問爲誰以陳壇陳昉對上首肯次劄乃奏本職度支
事謂自荆襄淮蜀躡踐而歲供不入帑藏自四路二十
七郡選年而歲解不及元額牙契屬封樁而經總之額
虧市船屬省所而收趙之利虧入者失陷出反增益身
丁錢已除放猶取辦版曹楮皮錢合科還亦取辦版曹
軍衣折支向有貼科今增數加倍雪寒給散元許借撥
今盡數責償運使賈羅特出一時指揮而今乃歲入年

例版幣銀給本以餘剩椿備而今乃定爲月解兼今日
財計在版曹者少在國用封樁者多而內藏所積又不
預焉均是國家府庫均是國家支費自分彼此臣竊感
焉王音因及州縣財賦失陷公對以守令不得入致
貧民反受重催抑納之苦上是之差兼權石司時丁
大全已陰奪政柄公守正不阿於都曹惟法是視有季
全者父叔父皆爲富民滿應苦威使殺之事下憲司七
八年滿不就逮反以其弟單產事訟季于漕牽制之公
謂殺人事重單產事輕併憲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冤否
者自常反坐於是有其愛容同朝者決身獨公避憲司

公毅不從俄有旨令公剛改赦令公因言天下之財孰非君上之物何內藏庫有欠過郊赦獨不赦况內庫自寶祐以前雖有欠籍並無起解蠲虛數以行實惠何憚不為時大全方以趣辦為能益不使公所為出公知台州之自開卒久未懲驕蹇日甚公密訪前倡亂者六人解制司斬之施其餘不問一州驚服郡計久虛公一以文清李公守郡時舊比為法撙節以足綱解雖已俸亦積不支翼全一郡於湯火煎熬中而阿大全意欲者復督糶熒愈急公陳財計本末不過此數豈有他謬巧大全怒噉言為鑄罷公大全罷公除侍左郎中

尋遷尚書右司郎中公居銓衡人不得干以私右司乃舊所職或以前此太執方戒公公曰稟性方拙豈能復揉為圓時胡馬猶飲江未退赤白囊交馳吏欲便奔趨僉擬率就寓解公獨曰吾儕省屬也不造都曹何以安人心白之廟堂即日循舊入局縉紳動色以仇愆中復見整暇官儀為賀自尔定淮軍分屯之議趣淮民招收之令公贊畫居多然終以執方又罷甫踰月江面肅清令丞相由宣撫入正揆席首除公將作監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公知總所財計前後政混淆而生券無定額尤不可稽讀載界管餉而改生券屬制司從之後遂遵

守爲法此司自秦會之倉卒欲罷兵盡舉所隸財賦以
養西大屯本非善後之道承平日久猶從會計利源所
出如茶鹽之屬漸已改他司而甚者復以不請科降爲
小忠至竭澤司存之有於是擾始及民而圍田租取斛
面最甚公至悉從寬減舊以買軍需取贏公閱舊籍率
三數年後方追及倍稱之息又零取於所差將校虛攤
之家因繫多死者公亦抑不行惟力事科請宣限支給
必欲常有半年儲雖屢瀆不暇顧蓋總餉之法當求之
上而不當求之下當明陳利害之大而不當陰居適欠
之小求之上且大者爲國家 根本之盛心求之下且

小者爲一己計利害之私心也故終公之任三道官吏
人戶凡有關於總所者如執熱之濯清風一時快如也
鎮江之政凡可爲保障計者尤無所不用其力飭江防
寬苗稅理民冤總府事繁至病弱不少憐郡之供帳俸
料以兼職也不受其已造牙新之物則封之郡帑以後
別遷新郡民所仰金壇粟而琪村河久塞有不逞者利
小民陸行車子過其門邀一千議開浚輒沮之公廉知
其故方決於興役而 召命班矣於是年九歲而司
封駁者昏不知所爲謾駁公黨大全傳一時爲笑公亦
笑父之乃差知安吉州兩易知吉州道過臨川豐城間

老稚聞訢問之州民也苦綱吏虛攤流離至此願公救
我復得見鄉井公爲申湖廣總所榜放八十餘萬緡苗
額舊三十六萬石今纔十八萬石餘悉取辦斛面是豪
強漏落者全不輸而輸者反倍輸也公爲揆實度幾經
畧正而賦役均更有以收苗優潤錢弊例呈者公曰我
萬欲優潤百姓反使百姓優潤我耶有浮橋久圯溺死
者衆遂委官別儲以修橋且以免收渡錢橋成百姓歡
呼剪絲書旗曰廉公橋他如修城郭砌街衢朔會舍一
廉之積百廢具興遂有 旨兼提舉江西路常平茶鹽
事公自鎮江兼兩司勞勩至病歸家年餘未瘳廬護之

命屢辭不獲亂勉就道至是後當其二之劇悉力爬梳
寢食俱廢民瘼聞他司者復力疾藁請由是病日增手
書別其兄宝慶史君登倩詳慷慨筆力尚勁越三日即
卻藥呼其子謂曰疾已不可爲然我得其死矣傳清白
保墳墓尔其勉之遂終於州之正寢公端肅精爽宏毅
周密平生以人物爲己任以民命國脉爲己憂見一善
推挽不遺方聞一疾苦營救不遺方客有過門必問得
人焉否嘗午夜力疾閱案牘客勸少休答謂如此猶恐
不免過况敢以民社地養禱乎此雖二事也實一念也
人物所爲民命國脉地者也憫恤一念上可與天通故

雖職位未至通顯德澤未能遍及而至惋未有不動死之日州民巷哭天下賢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莫不失聲相弔曰善人云亡嗚呼此豈易與勢利之人言者哉然公雖最喜延納笑語使人意傾而外和內剛纖芥不苟合尤多與權勢忤故每之官輒論罷然每罷輒益奮凡其罷皆其榮迫廬陵始不以罷爲榮然身又死惻怛之通天者獲祐固如是耶嗚呼又安知勢利之人反不以公爲戒也哉然大丈夫生天地間要當視天地間事皆已事隨力量所至扶植之孜孜矻矻之死靡它他非所計也故公垂死之言曰我得其死矣嗚呼此則公之

心也故公表而世之如此若其事父母盡孝居處不勝其克以悌順齊家以嚴而與宗族睦貧者餽之粟幼者立之師女失怙恃者長育之至遺嫁大畧倣范文正義莊而力未能盡及處朋友鄉黨盡情患難死喪必救卹居官廉俸非赤曆不支飲賓客皆已俸臺郡互送不以入私帑雖四擁州麾兩持使節產業無所增爲治不求声名所至亭榭書板惟葺其頽漏剔其漫滅未嘗作新曰某官所創惟於民事慨焉蓋其心察弊防奸老吏縮手抑強扶弱豪民屏氣立朝議政尤號知大体故名公大臣交相薦譽退而家居人士過其者必求識監

司太守下車者必謀政人馬每雜還所居三澗橋閣巷
聞悲夫今亡矣其自奉儉約尤人所難堪絕燕游屏玩
好身不知有仕宦之樂以至於死是又可悲也夫公生
於開禧三年之十月一日歿於景定丑年之二月六日
年五十九積階可至朝議大夫以不自陳止朝奉大夫
自號落落翁扁其齋曰日三省故人或稱之曰省翁娶
夏氏累封宜人子男一人德龍迪功郎前主錢塘縣簿
女一人尚幼孫男三人某之其子以十月五日丙午
從公治命近銀青地葬公臨安府富陽縣白昇村其原
曰仙隱前葬以其歷官行事來曰願有狀謹按行有狀

爲告太史氏設也公之官於法雖未得謚而公之行有
足爲後世法自古史官之錄善以勸後豈必皆有謚者
震於公爲門下士辱知異儔等雖不敢自謂亦知公而
誼不得辭姑撫其大綱之庶幾太史氏見之曰是其言
非阿所好者而採擇之而潤色之而爲天下後世特書
之是年八月十五日門生從事郎宜羌充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黃震
謹狀

安撫顯謨少卿孫公行狀

公諱子秀字元實越餘姚之四明人越今紹興府餘姚

初隸明州其地即四明山西北偏氣勢融結有峭崖飛瀑之勝孫氏自唐時長官者世居其下爲望族然未有與者至公始顯弱冠登紹定壬辰進士第積階至朝議大夫官太常少卿職直顯謨閣嘗爲吳縣主簿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教授滁州知金壇縣通判慶元府知衢州常州夔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尋提點其刑獄移浙東又移江東其在內臺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太常丞遷太宗正丞遷金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兼右司又嘗兼知臨安府最後再差知婺州未行卒年五十五初吳縣有妖稱水仙太保自詭能禍

福人遠近傾動郡太守王公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公獨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所事神像而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在邑日詣孝官與諸生切磨義理間以事出鄉扁舟徑詣毫髮得實里正或不知官之涉吾境入而議臺郡慎擬斷如流無敢干以私由是臺郡交薦聲望如山起泉湧以選辟總所官一日檄催宜興縣園田租公行縣釋不催歸而曰水災狀總餉者憲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公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尔某此行泛舟田上來豈復有可催之租乎爭辨久之旁觀汗下而公自若宜興卒得免而公名

益高以選辟教授滁州南之官又以選改辟知金壇金壇素劇邑加之連歉至而敗望而避者累數政公至嚴保五釐經界結義復而免義役田之和買稅采米平價及借貸免息以惠街郭勸分大家使一頓折濟以惠鄉井凡前此民兵虛藉之擾民船運軍糧之擾錫晏低價買物及凡官司敷抑之擾皆次第訪求而汰絕之既一切與民休息矣民有閭里自爲不靖之訟則使訟者責牒自詣里正覈實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不以詣詣者類已氣平折而歸鄰里和議頑者再至再使自覈則擾不及所然而徒自擾亦氣索而止惟

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合邑至無敢鬪狠淮民流久以萬計則又爲賑給撫卹區區廬舍或括田以使耕作其能者爲總轄使分鄉之亦無敢譁乃崇奉校明教化行鄉飲酒札復訪國初萊山書院故址一新之以待遠方游學之士在邑四年政成信洽民不忍其去慶元所通判主管浙東鹽事舊例諸場解鹽百袋附五袋補鹽倉耗折名五釐鹽未幾提奉官併取爲正數重爲民困至是公奏蠲之其他郡事之倚辦者不勝紀淳祐十一年入爲諸司糧料明年衢州寇擾事聞水復昌城郭朝廷擇守屬公使行公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君

熟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至即嚴結保伍
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高公周廷海等捍禦
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又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
江山王山間甫七日而人擒四十八人以來賊知土人
非官兵不能久駐者比終公之任不復動水潦所及則
爲治橋梁修堰閘補城壁浚水源助葺民庠賑必錢米
相通鄰來奏糶秋苗一萬五千石有奇民代納其夏稅
併除公私一切之負毋溪沙墾之田則又請於朝永蠲
苗稅民用復蘇初先聖廟里子孫依廟而居自南渡寓
衢州有詔權以衢州奉祀因循踰百年子孫無專饗之

廟公撤普國廢也

寺奏立先聖家廟如闕里旣成行釋

菜禮退講中庸仲

尼祖述堯舜一章剖析吾儒爲釋氏

之所以永旅者窮

極蘊奧皆先賢所未發宣祐二年遂

以政最除大常丞

自忌考劾去之未幾除太宗正丞遷

金部金部在黃州郡

以必不可辦之廷數州郡亦自知

稱塞無期唯以囑吏

延歲月或併當解者亦不解而金

部益以匱吏益得以訖

倒爲奸讒納牌厘有累日不呈

垢者解人赴部有逾月

不到者報解錢帛有官不預知

者公日夜討論參州郡

十年逐色最高歲分以本部每

月實用之數斟酌均配

給冊使州郡親自批認而呼各

州郡承受人之家行在者遊毋使私自程督約稍稍時
刻即責有歸承受人憂責切身程督過於已事故不遺
一字一卒而細解悉如批認之約束幾可束高閣一時
上下便安之三年除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
辭四年除左司再兼金部以抗丁大全去國差知吉州
尋鑄罷時有嬖倖朱熠以武升學臺察至是凡三劾公
公歸四年而大全敗開慶元年詔起為浙西提舉先是
大全以私人為之尽奪亭民地本錢允獻羨之數不足
則又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去公甫建臺首選
前政監本錢五十餘万貫蠲虛攤諸色欠錢十餘万貫

奏公在華亭大盜分司官一洗苛擾之根寬其限期使諸
場官得專達復改定稅斛之非法多取者流民復業盜
謀遂為近年之最明年改元景定差權浙西提刑兼知
常州時江防正急公初至有新招淮軍數百人浮寓貢
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公為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為撥
上供贍之訓練不兩月皆成精銳置寨並江之姚村以
屯之前憲使亦兼知常州常有故家子吳大椿城居而
被劫前憲使諱其事誣大椿為兄之手贖半分而自劫
其家追數大椿官編置千里外藏獲皆徒黥而囚鎖之
語其寃者數道公為兩引密得實乃奏復大椿元官而

尺釋其家之囚者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以是事
自是澄清一道擊貪奉廉風采凜然每將巡歷先期密
帖分選州縣官之能者不移時入獄抄名件人數先飛
申故核減罪囚之弊及至誅獄戶為清二年除大理
少卿又除首華文閣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大
災其俗或誤以不心官賦為憂至有田連阡陌而官無
一名由是官賦失陷而小民受多納之苦公奏行撰定
法使官民各毋自疏計田若干就以其冊參都保
并量冊約量冊有其田而自實冊不載者沒之
官大家多不便後有貴人通在朝因噫言者罷公歸四

詔除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再除提點浙西刑
提點久闕官所在獄戶充斥平江臺治咫尺所禁
四百五十餘人公以隆暑領事即周行巡歷者兩閱
月八郡三十九縣之獄自庚申距今方又再為之一清
安吉州有孟五娘者訴其夫為僕二人俱被殺而無辟
囚郡守消賞方緝蹤跡其形似而隸繫考掠者十餘人
終莫得其實公入境密訪之所謂辟囚乃即號呼索命
之孟五娘自為之蓋私買宗室趙良夫殺其夫僕救之
併殺其僕以城口也賊佐具在一引即伏誅遠近稱神
明舟徒劉顯忠因聚博告顏千八用偽會更四獄歷三

載次第根連其所從得至庐州姓刘人無其名不可追
而止矣然偽會法重而關朝省例無敢為理雪不死
不止公尽釋所禁十餘人而聞于朝曰情不過誤用豈
可例拘文法使死於獄以違 聖天子好生之德合
壇有偽會獄亦先釋其明不偽造者數人聞者為縮頸
然朝廷亦不問寧我負人者自孤朝廷耳其餘事及
雪冤類此其衆列城風動焉初浙西監司獄訟之滯皆
由期限之不應每監司下車必首以此申傲或親書與
州縣約戒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
重怒之至再至三而專卒四出明知其擾不暇卹曰我

非不卹州縣而負作者有在矣不知繳引抱匣官司例
責之承引走卒而行移之案底又皆巡尉小司存力不
能堪繳限抱匣到司之費不貲則勢不容於不違其失
正在上而不在下也公初為提舉洞開內外許州縣
到限者徑詣听事下吏不提要案而限無復違至是再
為提點刑獄思之愈精則又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
官九州之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以來本
司之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每脯時坐衙八郡之通
兵旗鈴雜沓各以總匣至而事無小大纖悉具是併費
抱者亦免矣公之在浙西稱明監司此最為要法而公

既去輒廢滯違如故其後之人各出聰明耻相襲耶將吏有不便抑之不以告耶是足為後來法不可不書者也而風聞反謂公以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公笑而已五年除提點江東刑獄甫閱月而今皇上改元咸淳詔除大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時物價方湧公思抑之以便民民所未孚而言者已罷之去明年差知婺州責以了前歲挨究法辭未就俄以疾卒于家此其踐敷之大略嘗獲施於財賦訟獄期會者如此而實志存當世之大計立朝知無不言其為糧料嘗奏陛下登延二相嘉尚之更張直舉綱要為言謂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朕之責有以見陛下大有為之志將明庶政新万化也然端平嘗更張矣淳祐甲辰又嘗更張矣而愈降愈下以至近歲弊不勝言薛門靈穴易潰隄防曲徑旁蹊動干綱紀朝廷未正也迎逢者和庸碌者安鑽刺者進會饕者富百官未正也畿輔之民困於剝削福建之民死於飢疫三邊之民盡於干戈万民未正也陛下臨政願治非不切中間一再更張非不銳而若此何歎亦端本澄源之地有當加之意曰正心而已心本正也有所矯飾則不得其正有所慢易則不得其正有所壘制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激則不

得其正臣請一一言之 陛下研精理學不啻飭飢非
有所矯飾史然宮庭雖嚴傳聞易廣敬天有圖而未必
能戒押昵之漸訓廉有銘而未必能謹迺殖之防或者
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矯飾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
未正也 陛下圖任正人賢於夢卜非有所慢易也然
示訓徒多收誠未至內批徑下不出於中書特旨自行
不咨於百擢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慢易也是
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 陛下挈持大公無有偏黨
非有所牽制也然轉移雖速觀所未孚投其諸人之與
似欠施行掃除宿蠹之章頗聞節貼或者謂陛下之

心不能無所牽制也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 陛
下博采人言多所嘉獎非有所忿激也然外雖容受中
似致疑謂及言為責而容立仗之暗謂議政為浮談
而棄方川之戒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忿激也
是以朝廷百官万民未正也臣願陛下反而求之於
心肅然起湛然靜事事物付之公論而矯飾慢易牽
制忿激之私不行焉豈惟朝廷百官萬民得其正太平
可致也不然元正一札昭如日星天下誦之而已其為
金部嘗奏臣觀天下大勢危士二字殆不可諱何者
人以飄忽震蕩之勢所向吞噬略無所肆其毒則其

志必無頃刻不在江南而吾國藩籬何其空闊也苦竹
隘之圍幸而解去然賊據三峰則受敵之日且宜闔孤
立何能支久蜀事去則東下之路不可過危亡之勢一
也幹腹之傳尚在渺茫者以大理未滅耳大綱感則因
其人以闕廣必且奔迸四出危亡之勢二也轉料之舟
我可以往彼亦可來韃人則不習舟楫矣道雖所阻滬
海諸郡胡為而不習舟楫且安知販易之徒無為其鄉
道者一丈登岸万事瓦裂危亡之勢三也桂襄所恃不
過清野然其城海州城宿臺城光化又將城光化之定
城積粟既富則可番迭往來而沿邊不足支 危亡之

勢四也輾危救亡當以寬民力為急臣觀今日民困極
矣瑤赫大盈示天下以聚斂之標準而民困非時之費
賜不急之營繕足以糜金耗帛而民困貴戚之鄉而實
緣攀附之徒汲汲焉圖利其身若家而民困宦宮女子
光燄赫奕惟通神物是經是營而民困修內司奪田伐
木控持訟訴無問法理而民困私慾薰染所在貪官暴
吏以推剝為常而民困斯民習見盜賊之行怨入骨髓
而有司之勢高足以刀鋸斧鉞之則俛首以待卒有變
故誰為國家出死力哉亟慮而亟圖之是在 陛下又
奏 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非常今非常之費既不出

於內庫無藝之供又復取之左帑竊意內藏封樁左帑
皆在國者也而又以內庫封樁之有餘竭左藏之不足
非但剋肉補瘡而脾肺肝膈之間自相脔削左帑無可
通融矣券必且不繼脫巾呼市之憂或在目前內庫封
樁之積其能獨存乎上皆改容納之事苟關國家維身
不預其事亦起而力爭方丁大全用事人已多側足避
禍含囊空金墻骨為大全檢至是數之曰某人當留而
劾某人當劾而留賢否倒置外議謂察院何如人後大
全曲擠丞相董槐去之欲攘其位時則大全羽翼既備
士大夫無復為公議出一言獨三季請生伏闕攻大全

書十餘上大全戒鼓院勿以上下之情既為所隔
中外洵二憂不知計所出公奮筆貼書二府程元鳳蔡
抗曰某以非材備員宰掾事無鉅細皆當效忠况言路
通塞尤關國体竊見此月十三日三季再入叩問之書
通進司已行繳入繼聞付還見留檢院 祖宗國脉全
在公議雖斟酌可否未必尽行然未聞 却而不納者
譬之防川勢必奔潰西出伊欽全公議一線之脉和諸
生不平之嗚莫若廟堂就檢院取上三季元書與之徑
徹榻前庶幾上裨君德中全國体下安士心大全聞之
怒甚而猶冀結公自助時右司趙公崇潔見書亦預名

大全因招公三酌而諭之曰此必趙右司所爲公山藁
示大全曰此實某所爲若以爲罪願自當之於是與趙
相繼棄去而公之直聲聞天下凡其議論之失略嘗獲
著聞於在朝者如此而尤長睇遠志念之國家所思或
出於當世施行之外謂自井田旣廢而竭下奉上之弊
已極則欲計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糧之數合管田
若干繞城二三十里除墳墓宅舍仍舊外凡田皆爲公
田使廟禁軍分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廟禁軍不足則
就用元佃皆比元租少損以利之脫遇水旱則守倅登
城可以目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無所容其欺山城

之郭外無田者宜於近城有頓段良田處爲之而官買
大家假外之田以償近城失田之戶公田旣成自當取
其不復更催二稅爲民置官不過听其爭訟而已又謂
自國家南渡而竭江南以事兩淮之弊已極則欲增修
徐敏子所建排鱗塹之法於兩淮次第濬溝迤相灌注
就以所鑿土築塹其田之北各以蔽田彼此參平如魚
鱗形重之相隱以極於弥望無際則虜不得長驅以取
未墾田旣成守備皆具而厚吾江南事力他日又將無
事不可爲也已磊落英發思整乾坤或抵掌極談神采
若爲之飛動其爲浙西倉司時胡馬飲郭渚猶未肅清

別椿六十萬貫擬創武備庫又造弓弩刀箭火炮軍兩
獻助朝廷其再為浙西憲司時嘗浚犇牛至呂城糧運
河又欲併鑿濠呂城至京口之河平通淮運貫徹南北
以地高費大未果慶節所至必先闢射圃親率士卒習
射無虛日慷慨事功無事不致其力如此朝廷方將老
其材而用之公則下世矣非命也夫公幼卓犖不羣少
長從忠公劉漢弼游既仕從實齋王公遂游相與切磋
究心理學已復徧交儒先久而脫然有自得趣每謂下
學上達工夫不可徧廢三十載而共轍萬千歧而通都
雖涉歷乎稱停裁酌之中而必融液乎湊合總會之地

故其見之應重動無滯於書則古今聖賢用力之方
國家兵財阨隘之變經史諸子卜筮隱書皆嘗鉤索其
要仰輒辨誦如流善談者莫能屈朝散公性憂樂能討
好談論年高益喜怒不常公事之曲盡其孝少家貧叔
祖為浮屠曰幸乳巖有精鑿知公必責督教之且留錢
浮屠氏所謂長生庫曰此千二十歲登第吾不及見之
矣留此以助費已皆果如其言公侍朝散公泣祭而謝
之錢分文不復取自是赤手務奮以至通顯其為人精
悍機警界之整、為文一字不苟與人交一語不妄對
客無間勞色笑之歡而久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方

聞一善即手錄積之又參之衆不待其求薦用恐後苟
非其人雖挾勢不可得爲官汲之爲民而江湖儼詩挾
書星命技術之流絕不予進凡皆確守之終其身故能
以一介布衣起自深山而名各驟滿天下朝廷臨事擇
使必首預選中每有薦進於朝及轉言於四方士大夫
皆輒應如響蓋其所以見信於人者深矣震與公少同
經而公卑達不及同研席惟見震文輒誤稱許未深交
也別三十年僅兩嘗會面即別及震初爲尉具門而公
適以使節來未意公之遽我信也入境俄首招見舟中
道心腹微察歸還前政諸處盤木錢天涯海角因爲在

在編歷具詢其疾苦以告并疏華亭置分司徒耗根本
之狀公皆信而罷行之明年春再徵震結局分司事凡
窮民欠官司錢皆爲請免官司欠民戶錢皆爲請償公
又一一從之易節憲臺凡獄獄多許預議相與無疑同
於骨肉恍不知其見信之由久乃知公之來嘗訪屬吏
於侍左郎中廉公奔麋公嘗道震平主而然廉公亦未
嘗爲震言也嗚呼世降俗漓士大夫辟用僚屬惟勢惟
囑山林脫出之士非先屈辱其身不得進世豈復有如
二公之相與圖謀選用一惟其公者耶最後公尹京復
招震使自近震答書問京可尹也物價當何策可平遲

報未即行而公已去公長震僅一歲謂相依效尺寸後
會正未渠央也詎料公之遽止此耶嗚呼惜夫公生於
嘉定壬申十二月之四日卒於咸淳丙寅七月之十三
日葬上虞縣建隆嶼允山之原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之
某日娶張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凝鄉貢進士次焱將仕
郎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先葬期二子以其行事來家
狀震疇昔受信用者也不敢辭併具其本末大致如此
以永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是年五月朔門人文
林郎新除史館檢閱黃震狀

知興化軍宮講宗傳汪公行狀

咸淳二年秋福建路安撫使、兵部侍郎吳公華與轉
運使尚書吳公堅提點刑獄

劉公震孫同以故知

興化軍汪公得人心之事

時驚傳以為異蓋

公以是年四月二日領郡

以病卒于郡為郡

纔六十日而郡之人愛之過於感百年滲漉之恩甫病
而戶為之禱甫卒而軍民無所泄其痛一夕羣起碎
其醫之家卒甫三日而宸為之立廟已屹若化成郡之
寓公自後村劉公克莊以八十餘大老與九名流達官
及郡之人士以千百計無一不為文以哭郡之名罷市
巷哭極而至山崖海角攜老扶幼焚香誦佛以報德者

目填咽城闌亦無不失声大哭及公靈輜之歸士之路
祭者尚六七百人細民書哀痛之詞于帛擁送哭不絕
声者尺數十里他時生太守得詔趨朝声歎赫奕獻旗
帳道旁以希賞者反不若是之多也於是一時既驚傳
以為異又或從而疑焉曰有是哉何以得人心如此之
速哉未幾則聞公虛輜之方歸也衆哀其貧助之費其
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
以汗之乎辭不受衆義之且不忍復取其已助之金也
則以之入郡學刻凡所哭公之文如祭誄如哀辭如挽
章雜著成二巨編名之曰遺愛錄其文往流傳入京

師士無賢不肖昔 驚傳以為異且或以為疑者始皆
咨嗟歎息以為至誠 未有不勒古道果未嘗不可復
行於今而謂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者果非虛語余時官
中都聞之亦為泣下非以其私為公泣也為人心之良
易感如此而流俗及厚誣人心謂不可復待以君子長
者之道因公之事不覺重為之嗚咽流涕而百感生也
嗚幾無以致余此非恨矣大學應君浩然公平生交也
忽一日過余而謀曰公葬有日矣將屬子狀其行以求
銘當世大手筆而公性謙退不代善凡歷任善政未嘗
為人言錐子弟莫能知其詳當若何為狀余曰昔葉水

心述黃子由父鼎瑞之行以鼎瑞晚年得官而仕不盡其能莫可狀也則舉其教子由以忠與上嘗問其動息事曰是則述之大者以首于狀可也今公之政雖不得盡聞然其死之日得人心如此其為可述愈大矣公生好水心文死用其例表其事以首於狀亦無不可也公諱元春字景新慶元府奉化縣雙溪人世為望族有霍丘縣主簿汝寧者其高祖也汝寧生偲不仕偲生珪亦不仕珪生文簡是為公父以公貴封承務郎累贈朝散鄭母戴氏贈安人少穎悟好學受詩于大學余先生正君及宗學諭王先生晉道二先生四明詩學淵源所

目從之游者常餘百人公獨每為首善熙四年庚子本府薦公第一人明年登進士第調紹興府上虞縣尉以廉直聞提點浙東刑獄趙公性之檄公入幙事多倚決朝散卒以憂去官服闋調揚州司理參軍未行浙東提舉茶鹽司議置鹽倉定海而經始雜其人僉謂清從事浙東者莫公若也辟公監官公至一新教字民不知役而事速辦凡所立出內去後人皆可尊守然猶曰此等豈我輩事也甫補足前任考即去之以選辟公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又以選改辟浙東提舉常平司準備差遣俄又以選改辟提領戶部高賞所檢察官自是去聞

日高中朝士大夫皆有引使自近之意矣。擢賞屬畿漕公在幕裨民政為多。所管酒庫餘六十所。月有酒餽。獨公不納寶祐三年春。以考舉改宣教郎。淮東制置使立公岳辟。公為公宰會裕齋。馬公光祖尹京。亟請於朝。易以宰錢塘錢塘所謂赤縣也。舊多閹宦。挾內庭修造。稱科率吏因挾之以擾民。訟率不時決。明日將於是乎。應科率也。令亦大息。不敢言。公至獨慨然首為申免。科率而訟。至立斷。吏不得售其奸。多散去。晝靜。簾垂。焚香對聖賢而已。僧有訟百姓負長生庫息者。公諭明日偕頭首僧以庫簿來。來則閱其簿。示之曰。然則取息已多。

汝僧自號脫離生死。視世為昨夢空華。何必乃尔。汝僧自有懺罪法令。今為汝焚此簿。汝幸行道誦經。贊獻之助。汝成一善。因緣僧不知所對。即下階行誦如公戒而九隸。干簿者皆得免。不但被訴者一人也。凡其用柔以理。不動声色。類如此。而有剛不可回者焉。縣附京。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吏自以其私人。直達文書外。此則盡用里正。如他邑。一旦富民。憚充役之難。而吏亦幸文書之便。合謀自天府。盡改為坊正。公備諸臺。省力爭。謂果改則縣不可復為鄉民。亦將受無窮之擾。廟堂是公言得不改。公因為之。排里正一新。至今縣廳立石記其

事馬公雖吏師而獄事有不可公每力爭馬公亦屈服
四年十一月以政績擢提舉行在雜賣場時有武弁朱
燭者嬖倖也與其後嘗竊弄相柄通國以俚語目之曰
丁風者同時辱臺察亦知恭公名皆薦公自代公醜之
不謝亦竟不往謁燭遂轉前日之慕為怨劾公去國實
五年丁巳六月也明年添差通判台州時右司藥公會
守台廉介而惠公故人也台適旱歉饑公極意賑卹公
援南豐為倖賑荒自比借常平米先盡數賑糶而糶公
募富民糴廣米續填台以故雖旱而不饑提點刑獄何
夢祥亦自詭知公檄公決獄公為剖決一清益商有姓

陳者與都司何子舉夙有憾夢祥觀其欲置之重辟公
爭不可夢祥徑迨至憲司破其家死者六人衆究之而
歎公之不可屈明年改元開慶十一月丁母憂景定三
年再添差通判寧國府與守多議不合惟諸司差決無
虛日常得盡心以救民且嘗告倉司四弊一曰專人極
擾之弊謂所至獲獄具羅織視貨多寡為拘縱近到縣
獄見一二推欵皆實案專卒隨之出入獄戶此不可不
革也二曰攝職擊擾之弊借補白帖冒被冠裳賞罰無
闕漁獵何極此不可不革也三曰獄訟不決之弊民間
久不得直於官乃意自求勝於刀斧此不可不革也四

曰預借重催白納之弊官賦之入愈虧下戶之害益迫此不可不革也明年除武學諭是冬迂博士五年三月輪對謂端平柄臣不知扶弱而圖驟興三京之隻輪莫歸百年之儲積頓竭戊巳狂姦苛刻轉毒中外之懷怨滋甚許黃之偷渡突如是先戕國脉而國勢隨之今欲轉弱為強惟在遴選牧守東南半壁能幾州郡憔悴之餘能幾生靈豈堪戕賊之無藝耶十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五月輪對時 今上新御路朝公言先皇帝四十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大投艱正在今日願思天命之難誑願思人心之難保願思直言之

難能願思財計之難裕願思紀綱之難正願法 藝祖以洪濟艱難又援 真宗蠲免逋欠乞寬民力六月除

宗學博士十二月丐外差知興化軍公在宗學九年

整規矩嚴課試諸生長服又考覈財用之出入知前此

為吏所乾沒者十餘萬緡至是不得欺財用沛然以修

先聖殿及講堂如新造其在興化妻妾不之官惟一第

一子侍舊例光囊山寺歲輸留以充迎新公至不入寺

舊有例冊皆於赤府外取藏以自豐公至卻例冊

官買物與市異價公至不許官買惟蔬飯一盂終日坐

廳事至即面問而立決之其政以教為先有

之分朕夫婦之義而來者皆化以尺理人彝之正有百
姓為鄰家奪漁利者久不敢訟聞公可告告之立得還
有為挾勢攘其田者訟四年不得直公為直於片言之
下有挾親戚勢侵人田四十畝者其人方詣戟門外欲
訴挾勢者已追及就歸之曰母使公知也其他不可枚
舉而其大要皆本於至忱惻怛以行之故強與弱勝與
負若皆心慚焉郡有西陂久廢公至平月而修復如舊
其他有可為久長利者方次第搜舉人方欣若更生而
天已奪之遽此所以千里之內羣起相哭真如赤子之
哭慈母也公英爽不羣剛正而能濟之以和少刻苦自

立終身無所附麗而人有片善守長推轂恐後為人
盡忠而委曲纏縷有情味故七轡多歸之公嘗暇日從
容謂余曰為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為奇為變
亦惟行其所自然嗚呼此公平生心事也豈期有為卓
絕過人之事哉及其死而得人心乃不惟今之人無之
雖古之人亦無之蓋為相數月而舉四方之內哭之
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為郡兩月而卒卒千里之內哭之
者古今惟一汪公位不同而事同皆發於人心之天而
不可強者此其卓絕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
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向使司馬公而不遇亦

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公生於嘉定元年戊辰九月八日得年五十九娶劉氏知某州某之女子二人長性存太孀生次某將擢遺澤女一人嫁邵森將仕郎汪錕雙溪望族而公獨貧至於無家游學外方授書養親備歷艱難以至入仕九三任於越因寓居於越其孤將以感淳四年七月某自就葬于越之某縣某鄉某原嗚呼魄體歸地雖誦博之間可也竟氣無所不之則廟食將百世於莆惟公為有之豈不盛哉震於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一行不同時僅識面耳公既遠宗諭亦下世震以介僻例不投

人刺別二十年不相聞丙辰省試偶公為考官批震卷獨褒往謝之省憶其為同門晚出也甚歡自是與往來每以出處大致相勉勵公之出守興化送別浙江亭上語震以得朝廷科借零會即行將藉以充便流通一郡錢諸且將減官盭價以收零會使常不出郡境某所預計者僅此耳餘事臨期未前知也嗚呼公之言猶隱々於震之耳誰料一別遂至於泣視遺愛錄耶震與應君共輯公遺事而未多得因併及其交際之私蓋其言亦有可錄者不忍弃也雖然公之大者不待此也豈無太史氏特書大書為千萬世牧民者勸耶感淳四年六月

日門生文林郎史館檢閱黃震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行狀卷之九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七

墓誌銘

廣德縣尉趙君墓碣

君諱遠字任道曾祖諱贗祖諱大年不仕父諱居義以長子今主管鴻禧觀逢龍貴贈朝請大夫君亦以鴻禧恩爲廣德尉景德三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于定海縣並先塋之蘆鴻禧命以其仲兄次子築爲之後明年十月七日築奉君葬慈溪石臺鄉之嚴嶼旣葬碣墓千里請銘於某曰吾父幼嘗割股活其母長魁國子監以雜犯黜遂棄科舉學鴻禧任之官強而

受受逾年即棄官歸平生不娶不畜奴婢閉戶日夜讀書自娛飢則手炊既飯輒復讀以終其身然時推伏臘餘濟貧者凡皆公至行而世或以介僻疑余曰嘻果介僻耶乃銘曰

移孝於忠身可殺也曾謂親危受膚髮也君生而能性天發也試不偶期已仕不可則止全其無愧者歸之曰予兄既有子百行胥此焉遠也嗚呼正可爲世之鵲梯滑稽覲顏白華者怛也

提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淳祐九年秋余始寓居行都北關臨稅田君穆騷人

也與鄰壁一夕招余文字飲坐客有年少俊發能粹然以謙自特者余察而異之間之宗英也其字叔茂至是以明經連三領薦書田君屬林賀之尔余時亦應試方見黜於有司叔茂不余鄙與余語歡若有雅故亟取所試文字示余相與立燭疾讀見其理鑿鑿而文皎皎爲之歛衽降歎遂定交明年叔茂登進士乙科調温州樂清尉再調平江府錄事參軍余皆預賀客祖送之列已而余亦得官東歸而叔茂監穿山鹽場與余再會於鄞未幾辟淮浙發運司從事復與余同仕於吳日益相好越五年余官中朝而叔茂自

徽州錄象終更舉其改官者已四人得幹辦淮東提
舉茶鹽司公事訪余諾舊余方幸其將通籍駸駸顯
仕益濟民矣迺俄以疾卒于家其孤囑其父之執轉
求余銘余曰嘻尚忍銘吾叔茂也耶爲之求者曰不
然叔茂不幸仕不顯非子知之素其疇爲銘耶余曰
不然叔茂雖仕不顯其所存者有足顯於世者豈余
之所能銘耶辭再三不獲迺爲次其事而叙之叔茂
諱崇禪 熙陵九世孫曾祖不赧蘄州防禦使祖善
恪武節大夫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父汝棟儒林
郎監行在在藏中門叔茂平居踈快坦直及臨政績

密而振奮所至有能稱其在樂清手捕劇寇全火燬
不受賞曰吾職耳殺人榮身忍乎修邑西塘六十里
民至今賴之其在穿山民不擾而課溢額其在發運
幕於埭利無一毫染其在徽日夜疏理獄無留訟民
自以爲不寬郡事多倚決焉其才有過人者矣而皆
本於至孝初叔茂幼孤母刘督教之感勵刻苦稍長
求太學名士之精於治書者師事治徧旣第母謂汝
父嘗尉樂清亦尉樂清穿山多海風母不樂之即請
檄奉以歸前後爲獄官必務陰德曰體吾母之心歷
官九考而產業之廢幾半則其廉又可知矣嗚呼孝

且曠若此而又才足以行其志使叔茂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而天廼奪之遽耶蓋君得年纔四十八其生以嘉定辛巳十一月辛丑其卒以咸淳戊辰四月戊申其藏於安吉州武康縣金龍山祖塋之旁以卒之年八月丙午娶劉氏男四人必德必熺必鼎必昌女三人必昇次必鼎許嫁沃會龍必良尚幼先是君命諸子試宗庠君卒三日而旗鈴至必熺占前名銘曰神明之胃兮積慶之長再世儒科兮曷猶未昌庭柯雖改兮蘭則芳住者不可問兮來者未可量

致政修職孫君墓誌銘

山川扶輿清淑之氣未有不發舒於人物之英然非發舒之難成全之難也否者天不人不成况地靈乎四明山夕陽在餘姚縣西南六十里崖斷瀑飛山翠欲滴鬱鬱乎望而知其爲人物淵藪矣及迹其衣冠鼎盛乃纔四十年豈非有係其人者而然哉初山之間有孫氏自唐長官以來世居之然惟讀書養性家傳樸厚未嘗與世相聞積而至我朝乾淳間乃生魁特是爲學論諱某始刻意科率期大戶門聞慈溪方先生達材之賢而禮致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族使皆執經就弟子列學論三子因益秀拔修職君其第三子

雖以後其叔父而剛來有立性行尤絕類學論又能
繼成其志方伯仲氏以其師之說講授於家君則綱
紀其傍凡子弟之就學及學成而策勲若旣仕而待
選皆有助及伯仲氏旣亡則又創燼溪文社躬自督
課之如頃者太常卿子秀與武學博士炳炎大農丞
嘉皆君之子孫行遂彬彬輩出而方先生之子山京
實君之甥亦巍踐世科擢進士第一人其餘族黨姻
聯接踵上第幾不容偃指文聲官業往往與山川相
發揮果地靈耶抑亦成而全之者人耶余自端平甲
午讀書餘姚已徧與孫氏交嘉熙丁酉冬君又禮致

余西塾尚及識學論公年已九十龐眉碧瞳猶拳拳
其族之人讀書亦親見君方上承下接其間時惟大
常公方登科餘皆方讀書晝夜聲相聞余謂此如巨
木春回芽英濺濺華實而蕃大也將孰禦已皆果然
因每默念其淵源之所自未嘗不三歎三詠於君也
俄一日以訃聞余旣悲之其孤復走介乞銘於余余
又重悲之曰其何忍銘君然知君深不得辭也君諱
一元字季良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即季論所命
爲之後者君年甫十有五即執其喪哀毀如親生經
紀墳域老於出事者不能及事母以孝聞母惟二女

鍾愛之貨產歸之者什六七君一一體承無違及
疾侍養衣不解帶送死禮彌厚買田五十畝以給其
塋始祖塋嘗爲寺僧犯其禁獨君討治不遺力後有
欲治墳其旁者君又起力爭之有司幾行之過賴其
人素賢聞即自悔而全護之君亦怡然相與使數百
年松楸四顧皆雨露春由君一念之孝之推也君方
壯時負笈京庠每試輒中的兩上橋門皆成鶴退即
曰大丈夫豈必仕而後爲政也哉歸而撫其族凡姪
若姪女孤者嫁娶之出而視其鄉凡歲侵有告乏者
賑給之益脩孝諭公所結義役銖積其餘將別置班

并代下戶凡大小保長一而鄉或有犯義毀俗者
輒切責而禁止之由是宗族鄉黨無不憚其嚴而感
其惠嗚呼向使君得設施當世所謂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宰此社肉者不其然耶然君蕭然超特士也曾
不以窮達二其心樂堂曰齊壽闕室其西曰怡悃書
院日與親朋觴詠其間詩思清婉非屑屑晚唐體而
自與四靈合才之得於天者如此臨終之日尚手題
桃符詩入寢室即奄然不疾而化嗚呼使君非素有
得於此者又疇克爾耶君生於淳熙己酉六月二十
六日卒於咸淳戊辰正月一日享壽八十以男子辰

入學恩授迪功郎該 今上登極恩循修職郎初娶
趙氏藤州推官某之女繼亦趙氏壽已八十二四男
皆其所出長曰子雲先君二十年卒次子瀾嘗繼未
氏既而閔南軒徐氏一樂堂記感父母俱存復本姓
之爲樂也歸侍如初惟歲時別室祀朱氏次子辰太
學習是齊進士次子瑾鄉貢進士以繼叔父某之後
孫男八人存國子監進士次森磊鑫桑壘次文翁
添老出繼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孫女一人皆尚
幼諸孤以臘月二十一日丁酉葬君四明鄉金
鵝山之赤水之陽兮丹山之旁烟翠之居一簾

兮宦轍之交四方不有魁特兮孰開厥祥君實
世其德兮澤流愈滂種而不自獲兮所存
者長恩治千家兮惠積于鄉施無不報
兮子孫其昌增高而益深兮尚世世其
母志

東莖翁迪功王君墓誌銘

寶祐三年八月十六日越長澤王氏東莖翁卒翁之
嗣太學生仲淵既奉之葬謂未足受吾親也未銘越
十五年咸淳己巳歲六月壬午得地會稽縣太平鄉
小江東山之原而遷之山水秀拔與謝太傅故隱相

望曰是足安吾親矣始乞銘於大參楊公棟楊公謂
余而姻也銘有嫌爲狀其行使他求銘辛未歲二月
仲淵屬其子鄉貢進士元春以其狀求於越之舅外
丞黃震震驚曰楊公天下士不銘而求銘宵人乎辭
再三不獲則一惟楊公之狀述焉翁諱惟寅字賓叔
其先晉丞相導也導二十世曰超孫爲梁武毅將軍
超孫二世曰元凱爲隋剡縣戶曹戶曹葬剡武毅夫
人杜氏葬長潭長潭舊屬剡王氏遂爲長潭著姓曾
祖迪功郎諱迪以翁之季今觀文殿大學士修齋先
生登政府恩贈太保祖承奉郎諱思文以翁之季父

吏部侍郎所該恩贈通奉大夫父諱夢康道諱自娛
不求仕西山先生真公嘗爲誌其墓母張氏以翁其慶
東朝恩需封孺人翁生十五歲而孤慨念其父平生
所交皆乾淳大老日以其舊得於耳聞者踐諸身與
師友講求必於道德性命發爲文章得古法度者特
其緒餘故能事母孝律已正推之親族閭里盡誠應
事動必中理親族閭里皆憚其嚴而服其誼晚歲下
山水勝處蔣花種竹延師教子時與親朋觴詠其間
自號東壑翁得年六十有二以仲淵入大學恩補迪
功郎娶周氏封孺人翁方宗族鼎盛蟬聯赫奕時獨

蕭然有出塵思庶幾晉王謝風流而又適以晉丞相
孫得地東山與謝大傳故隱相望是豈容不銘銘曰
元氣渾淪賦予萬物得其全者扶踈勃鬱豈惟大
本聳梁棟姿必有滋分助之清奇昔晉王謝流風
蕃衍五導相國凝之幽遠謝有大傳亦生庭蘭一
氣之全流暢其間王氏再興長潭之上功名大節
天下之望有馥而藏東望之翁蕭然遠韻亦亢厥
宗其宗孔華其人孔好何斯山川乃稱宅兆小江
之濱東山之原大傳故隱相望萬年

臨川章府君墓誌銘

咸淳七年余叨守撫州適歲太饑自舉饑去歲
齊民子孫鼎貴之事以勸有吏者鄉長老或言豈惟
止翁如朝奉章公康寅歲侵積雪中掃雪燬火以延
燔者民截如雷今其子教授君躡高軒亦設駸平貴
顯矣獨不足為勸乎余問教授君為誰正余同年進
士為余勸分於鄉鄉民所賴以全活者也已心悅之
欲紀其事未暇爾明年春教授君之官訪余言別忽
出顯文問學士趙公汝暨所為朝奉公墳記屬余為
墓銘余謂墓銘本非余敢替若筆積德之報以勸則
正長民者責此不容不書也因取趙公所託記之朝奉

公性至孝嘗封股以愈母疾嘗卜居得地改以葬其
父曰寧吾無家母寧吾父無吉兆鄉鄰有訟者以理
諭之即止有過崇階於路者提耳呼之即甦是孝弟
之行不惟人所敬亦鬼神所敬豈不充足以勸亦不
容不書也公遠祖名瞻初舉安元獻公之祖皆今之
瑞州高安人善地理之學向遊臨川各尋葬地晏之
祖葬沙河公之遠祖葬橫嶽故老相傳謂於葬法晏
之後當顯章之後當蕃已皆果然地理之學雖非余
所能知如天之報施吾人則昭昭可攷元獻晏公歟
在杜搜子孫至今猶未艾公之家傳且十世而德益

修子孫今方興是又足爲世德之勸皆不容不書也
公之曾祖從吉從吉生成績成續生賢賢生公諱文
煥字明叔娶饒氏子二長名節早世次又新郎余同
年令從政郎教授達昌軍孫曰邁孫公之卒葬歲月
已見曠記者不再書錄曰

天之生人心均此仁視人之飢舉切吾身何斯不
仁秦越相視廣而充之蓋由親始溫溫章公孝子
而親罔里化之至通明神遇飢發廩凡廣厥施自
仁而推蓋其餘事仁者必與天道則然有子高科
遂彰厥先惟公先世媲美晏氏各求吉兆以開後

嗣曼有元獻又銘鼎彝公繼之興乃昉于茲有德
則昌孰先孰後作此銘詩以勸永久沙河之晏橫
嶺之章於萬斯年永永相當

史館校勘奉議毛君墓誌銘

文章意氣之士多踈於吏才吏才誠優矣又往往之
雅韻余平生察所識能兼之者惟毛新甫新甫幼敏
悟強記甫十歲科舉業操筆立就既長好班馬文陶
韋詩文思水湧山出交能天成四方名士過門即相
與樽酒共論窮日夜不休或醉墨淋漓則文章愈得
意平生以此為家樂事處入性此之俱空不留一錢

所謂文章意氣之士非耶然其居官精敏所至有能
名初尉西安有囚歸自郡獄折脅施以誣望正初捕
時毆折者新甫計其距初捕已十六日實則出獄而
監守者毆折之遂雪其冤有爭折膊而易骨蒸驗者
骨之大小長短同衆莫能決新甫秤其所易骨較重
一錢半乃取叢冢中折骨私易之尔遂辨其誣嘗攝
龍游有訴相害者詞至再三不受貪守無得以為閭
里災其後為浙西常平司從事其長有欲獻羨餘四
十萬者新甫力爭以置社倉惠民又有賣錢氏獄者
又力爭後使者至卒得直無錫縣有獻歛役田入和

靖善堂者又力爭役得不廢凡其切切救民乃多類
此余故敬且愛之自浙西同幕府咸淳丁卯同入館
明年同考禮部試且官解與適夢君情日益親方期
其顯用於世有忌者俄去之余亦隨補外迨相念也
辛未春有詔新甫再入館余方喜其此行必顯用忌
者又復沮其來人多爲新甫扼腕新甫聞之泰然無
幾微見顏面未幾疾革卒于家越壬申冬其孤不遠
二千里乞余銘嗚呼其何忍銘然余知新甫深又何
忍不銘故爲序次而系之銘新甫諱鼎新台州黃岩
縣人曾祖輔祖幾父君厚世以儒學聞於鄉新甫生

於開禧乙丑正月癸酉甲辰歲入太學登丁未進士
第歷西安尉興國軍教授浙西提舉茶鹽司準遣改
常平司準遣臨安府學教授除史館檢閱主管華州
西嶽廟除史館校勘咸淳辛未三月壬午卒年六十
七娶鄭氏子男三人公大公弼公溥皆力學能世其
家女二人長適其甥袁自成次適登仕郎陳續孫
男三人汝礪冠生沂生有遺文文說若干卷詩若干
卷雜文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方巖
鄉南奧之和尚塘公平生文章意氣如此吏事如此
分教興國及教授臨安府務以義理淑士習在史館

筆削尤有法聲譽甚都不料其止此也乃銘曰

騏驥一日千里兮不可使代耕雞之司晨旦旦兮
不可以翱翔嗟公之氣軼俗兮落筆爛其成章乃
悉心於民隱兮澤所至而下露亦既駸駸而向用
兮誰歟却之而退藏退藏兮積彌厚其在後之人
兮未矣

新喻縣丞修職張公墓誌銘

余咸淳庚午秋護試紹興府初識考試官張君天瑞
聞迺翁縣丞公之賢欲見恨未能越三年君忽訪
撫州則縣丞已下世乞余銘其墓余既悲之且以其

遠來不得辭述其事爲之銘縣丞諱某字某其先

開封人唐賢宰相諱文瓘之後有號張三公者又自

歛之黃墩遷饒州德興縣四傳至大理評事偕家始

再興其長子及仕至殿中丞其第三子潛傳三出生

壽仕至參知政事諱忠定公今縣丞公則評事第二

子曰宣之六世孫其曾祖名南夫其祖名珪其父名

萬中萬中啓公氏縣丞公生外家少長力學年二十

一薦于鄉以屢舉忠寶祐四年授迪功郎調縉雲縣

尉清苦自勵一意爲民長官凡民訟多倚之決部使

者亦剡薦諸朝民至繪像以祠秩滿再調新喻縣丞

未之官該 今上登極恩轉修職郎俄苦風痺咸淳
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七十三公孝友忠信且少
負異才乃五上春官不一售非命耶然老益堅三對
大廷直言無忌雖再屈不少惜士果命所能制耶然
矯矯出仕勢如老驥方振鬣胡遽嬰疾僅再調不果
行士亦終如命何耶然公平生以振起家學自任仕
雖不顯而學益昌子孫棗棗方且代之興終亦非命
所能制也公娶朱氏子四人長即天瑞其官次廷瑞
次鳳孫以後外氏次龍孫以後胡氏女一人嫁迪功
郎衢州西安縣尉趙必嬰孫男四人史老禪孫

祖德某年某月某日葬公美塢先塋之旁有詩文數
百篇藏于家銘曰

水萬折	勢必東	時細流	忽瀑同	山蜿蜒
起復歎	脉隱隱	爲四列	唐宰相	偉張公
迨我宋	綿無窮	嗟縣丞	命雖畜	學益昌
耿不息	續旣往	開方來	何可量	於休哉

陸大馬墓誌銘

國家設科發策正以伸天下敢言之氣一有拘忌有
司反先嗜無聲噫可歎已然於斯時也有能獨譴謗
其間豈不誠奇士哉然以間聚會之當國有司無敢

問時事高彦先獨昌言之實祐問丁之愈當國有司
又不敢問天下事陸先生又獨昌言之皆所謂奇士
也然秦丞相當國久高彦先被奇禍丁丞相不旋踵
敗陸先生竟獲免士固有幸不幸歟然高彦先雖被
禍後數十年朱文公出為請贈典於朝廟食歸然至
今凜凜有生氣陸先生雖免禍當時獨大參陳公粹
目擊其事而薦獎之公歿今將二十年未有繼之發
明者果孰為幸不幸歟然君子為世道慮寧願其為
陸先生磯激方露已平流漫無迹不願其為高彦先
孤標傑出於繁霜夜零之餘也余故於陸先生之事

重有感先生早入太學每試必第一声名卓泣流輩
天下爭誦其文如快觀翔鸞奇瑞余尤所嚮嗜之謂
先生之文曠世不一見所謂讀其策知其必能措置
天下大事者而恨未得望下風歲在辛未余守撫州
正先生寓里喜而亟造其廬別先生久已困目貴然
聞其議論之宏偉駭其記誦之如流尚猶崢嶸當世
者莫及也信奇士矣撫州適歲侵賑救之方多所見
教已而余叨除常平使者又除提點刑獄九民情風
俗之要見教尤悉非曠者究心當世之務者不及此
也益信其奇士矣未幾先生俄不疾而化余哭之哀

及子東歸其孤追及念江東道上乞余銘余不忍辭也
行次黃竹叢林舍即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鵬升其先山陰人曾祖憲遷無湖祖宗周遷盱江父守謙贈宣教郎始遷臨川先生遂為臨川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全州州學教授攝靜江府興安縣再調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除國子錄選大學博士以疾丐外添差通判潭州尋丐祠凡四任主管仙都觀以終其在全州初立小學增闢湖湘書院講切義理無虛日有講貫集至今行湖湘間其在興安別立縣學權臺強寬租賦凡吏胥久例白納錢悉除之是行也雖勉

為胡公穎數月留而田畝至今有遺愛其在福建諸郡累年之茲擬決一空其在朝六館交賀得明師其奉祠而歸尚能訓其里以孝弟忠信戶外之屨常滿先生雖以疾不及盡用於世其隨寓而行每如此使其獲盡用當何如哉先生性資坦夷而質直行已有法度與朋支交盡信鄰里有急難力貧給助不遺力自十二三入鄉校諸老先生已驚異其文少長力學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地理度數律歷之學靡不精究平生著述甚富成午校三山闕場者掠之無存今存於家者惟大學中庸春秋講義先生生於開禧丁卯

五月甲午卒於咸淳癸酉正月癸未年六十七積階
至朝奉郎娶馮氏封安人生男三人長欽祖將奏補
遺澤次揚祖先卒次榮祖男孫二人芑孫萊孫是年
十二月庚申葬先生於臨川新豐鄉白楊寺之原嗚
呼天生一代奇士而乃止於此耶銘曰

謂天無意兮賦才何優 謂天有意兮曷命不侔

英靈雖返於山川兮精忠尚凜凜於斗牛

會復鍾為人傑兮開世道之休

趙奉議墓誌銘

天祐我宋皇族盛大滿天下其家於信之金山者自

少傳諱士初始少傳 太宗皇帝五世孫其先四世

皆封漢王少傳始以 而外宗正生子

八人皆擢進士第有諱不述者尤知名仕至華文閣

待制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光祿正朝請大夫諱善

知臨江軍贈奉直大夫奉直之子是為奉議諱汝濬

字文浩性坦夷無城府篤學能詩文髭髯秀美與人

交笑語出肺腑而居官謹密所至有能名初尉定海

制置使顏公頤仲屬開河渠六十里以避江濤之險

氏不擾而利無窮定海舊多寇公設方略擣其穴補

獲甚衆且請止戮其為首者制置使大喜上其功公

以改合入官爲奉新縣丞攝其邑事賑荒多所全活
民謂公生佛丞無聽事已三十年公捐俸一新之秩
滿知南城縣會郡家督賦急公委曲與百姓約一以
信應之民用以安盜發南豐郡以屬公公盡釋其脅
從人尤德之通判鎮江府在總領所治下舊苦煎熬
公至處之裕然通判建昌軍攝軍事值水後盜起
公鎮撫不遺力忌者反以爲言公遂杜門不復出仕
自號假庵讀書養性終其身其習熟於世德者爲何
如使公得盡其用其增光前文人當何如哉然時行
時止存其在我若益長蔚平本支之相扶詎易量也

耶公少學於華容丞王子明子明既死公出仕若蒲
解而歸必酌其墓世多其厚德居鄉多義舉輕財樂
施平生心事一斷於理無遲疑二三以至疾革尚手
揮白扇精神灑然家事無大小區區悉定書之冊而
卒時咸淳九年五月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娶周氏
從姑之女也繼張氏忠定公孫繼宋氏晦庵先生孫
俱贈孺人男三人長崇葵脩職郎瑞金縣丞次崇樹
漕貢進士以後其弟汝程次崇樸女四人崇昭適其
甥張庭蘭崇貴適三請鄉貢進士上官萬里崇慶未
行餘尚幼孫男三人必燐必枝寅僧必枝爲堂姪全

州通判崇柱之後是年某月某日葬公西鄉招善都
之長生坂公所預卜也銘曰

才之優足以行德之優退而藏存者長家其昌支
之茂本之強

艾隱先生林君墓誌銘

寶祐乙卯歲余應鄉書聞有高才卓識持衡風簾間
者是為林君桂發而未果識也余既獨弟歸君來從
事存懷一見如平生歡而未繇歎誨益也後四三年
再會君吳門與語夜參半君袞袞談古今折義理如
傾河漢不可休知其學必有自來而未能悉也自是

每見闔之士必問君家世皆言君艾隱先生之子艾
隱古學古心起然不與世接君亦刻厲先志坐是偃
蹇於世余於是益敬之後之又十年余歸自江西君
適從事沿海制司之幕因得請問艾隱先生詳委君
乃愀然言曰官遊日久先君墓猶未銘正欲以屬之
子余謝不能再明日以其狀來又辭至再三皆不
獲乃敬為叙其事而次之先生諱守道字守一自孩
提已嶷然不羣耻與羣兒弄十歲失怙恃卓有大志
刻苦讀書蚤工詩賦年十五即嘆曰破碎非吾學也
改學經又歎曰破碎猶吾前曰詩賦也改從晦庵先

生遊願聞大道之要裏糧束書至中途聞晦庵計而
返慨然閉戶力學精思家踐如及考亭之門焉夫世
之士生而讀書即以科舉為的既得之矣即復渾渾
利祿場至老死不知省其或能付得失於分定知義
理為先務又必得大儒為依歸開其所從入之門而
塞其所不必由之途然後知自技於流俗如先生以
孤自奮以詞賦破碎不為而改經學又以經義亦嘗
道不為而改求大儒為之師求之師不偶復歸而求
之有餘師譬之於水萬折必東木極不止非大丈夫
而能爾哉然則先生之視勢利為何如矣性剛直每

面折人過鄉閭多畏憚不敢為非蓋其備身踐言所
以率先人者深也能豪飲飲至數斗不亂吟筆天成
輒出人意表嘗獨行冥思忽有所得大笑聲振山谷
此皆奇氣之所發見而世莫測也然則使先生而獲
遇於世又當何如矣家貧僅終伏臘而賦佃相特寬
不擇美惡燥溼輒繁入鄉父老以此德之桂發捧鄉
書至謹以為積德之報而不知此於先生未足窺毫
末也嗚呼士患為科舉累不志於道耳而先生志於
道矣士志於道患質弱不足於用耳而先生有奇氣
矣士有奇氣患脫略細行與人或少恩耳而先生於

鄉曲細弱盡情矣然猶卒不一遇於世北命也於君
何有而以得於外者為輕重哉然亦安有積之厚者
發不宏而必于其身也哉先生之先出比干比干以
諫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山因以林為氏武王封堅清
河林放從祀先聖封清河伯蓋襲堅之舊如雍如楚
如不徂皆以名節見春秋左氏傳故春秋時林氏惟
魯為盛其後林祿從晉元帝渡江遂為江南人祿十
一世孫孝寶守泉州又為閩人唐僖宗乾符二年有
先輩公自閩擢進士弟與衙推公兄弟並與子孫承
析故自唐以來林氏又惟閩為盛至昭宗朝有光州

之國始林氏隨王潮兄弟主閩者實任先輩公既顯
之後又先列族爾先生之父諱歸顏祖諱順天嘗
以三舍法升上庠曾祖諱團先生生於某年某月以
端平元年十二月晦日夙興盥頰不疾而逝年若干
淳祐元年十一月望葬茶溪之南娶陳氏方管葬時
陳氏猶在諸孤不忍預死其親不併為陳氏祔尤陳
氏卒又不忍穴先生墓傍遂起義葬于勇三人宗
早如坦比自有文名桂發受業梅庵之門人信齋揚公
復以繼元志登丁未進士弟今以公海制司幹辦公
事秩滿赴班孫男四人曰略曰拓曰林曰王芝王芝

入大學桂發子也孫女為全先生妻遺書庚子
多不存存者若干卷藏於家晚猶嗜易積十年
卦義瀆死尚吟誦不輟易筮置易床頭銘曰
於藏此艾隱先生林公之阡艾隱貴不以爵壽
不以年世有貴且壽於艾隱未必如艾隱之家之
能世其賢然則方來者其可量耶於斯乎可以觀
天

與士張君孺人林氏墓誌

士非少長卓立必既達而後龜勉於世者雖賢不得
稱素行也士非父母俱賢必從師而後訓迪於善者

雖美質未必能少長卓立也嘉熙庚子夏余讀書邦
庠同舍張君澤氏時年猶未弱冠每晚涼新浴爇方
散步清談澤民獨曰誦古文不少休平居非公堂講
肄足跡未嘗出戶限余以是敬其少長能卓立知其
必有自來者已而澤民冠鄉書入太學擢進士第歷
官所至稱廣能人人誦其父母之賢能教子余雖獨
知之早反以官牒差池未果登堂以拜歲在戊辰始
獲同宮中都亟欲往拜之則其父已下世其母亦已
老且病余悲之未幾余補員外丞以出澤民亦隨以
母喪歸余又重悲之越查澤民俄以其父處士及

其母孺人狀來屬余併為銘余以壽昔所嚮往不得
辭處士諱該字季博慶元府象山縣人本姓盛氏張
之出也以盛之治命後舅氏始姓張父曰肆大父曰
珍世有隱德孺人諱慈年姓林氏同里人世與張氏
俱鄉稱善人者也處士貲產悉以遜諸兄孺人替送
唯謹處士母老奉菽水盡歡孺人順承唯謹處士居
鄉急義有患難必竭力扶援孺人叶助唯謹澤民讀
書處士課其程孺人躬緝績與夜分澹澤民從師處
士竭其貲孺人早夜預備其衣裝澤民薦于鄉處士
曰書不負人汝母得負書澤民及第歸孺人曰恨汝

父不及見其母負父訓如其生及迎養孺人東嘉聞
一施筆書為懋然不樂及其子為百姓憂然於臬
事司人或危之孺人乃大喜曰汝父亦慰九泉矣蓋
其同心同德有如此澤民在上座榜恩典乞雙封二
親命贈下處士先沒孺人獨拜命處士以淳熙戊申
八月十有一日生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有一日卒享
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於淳熙丙午之八月二十有八
日卒於咸淳戊辰之十有一月朔壽乃至八十有三
心同德同而命不同澤民與人言未嘗不潸然處
士孺人之俱以賢稱者心也德也命在天者豈所計

耶澤民家伏臘初僅僅足自澤民策勳場屋遂貧自
澤民登仕途益貧嘗調建康府理曹貧不能將母不
敢行京尹尚書潛公聞其賢而念之禮致之幃下孺
人竟卒于京又貧無以爲喪凡棺槨衣衾皆潛公賙
給之潛公愛賢錫類之仁於是爲不可及而澤民夙
受父母訓家庭之行益修取重當世其賢又何知也
歿士生二男長柳孫早世次潤孫即澤民今以法從
諱賢文薦爲紹興府諸暨縣汝二人長適舒祥鄉次
適徐祥發孫男五人女一人未行歿士以寶祐甲寅
十有二月甲申葬縣之政實鄉西岡孺人以咸淳己

巳十有一月庚申祔其兆甲戌十月始得龍石誌銘
銘曰

父知教子矣母或掩其非 母賢矣非父之甚盛
德孰與開其基 惟茲同德兮其合自天 積慶
于家兮洪河之源 生不同封兮燎黃其駢 生
不同壽兮銘同萬年

余夫人墓誌銘

慶元府舊有訥庵先生余君以經學教授閩蜀從之
者數百人後多出爲名卿才士余生也晚猶幸得師
其門人宗學論王公貴道因亦得竊聞先生緒論及

識其子余君子容與其外孫薛君漫翁時端平三年
丙申歲春也去之三十有八年歲在甲戌余以奉祠
里居漫翁忽衰經踵門而告曰悲矣訥庵余先生之
後盡矣吾舅子容久已死今吾母又死吾母而不爲
之誌再無復有知余氏者矣且吾母雖婦人其行有
足稱者年二十五始嫁二年即寡家貧未有子務
不可一朝居吾母泣曰使我不此守薛氏之鬼飯矣
立之子誓弗去未幾訥庵門人有擢弟歸求昏者母
曰孀居命也否者吾夫不死矣有勸者曰今嫁嫁官
人非前比也母曰不得爲官人妻亦命也否者吾夫

當擢弟矣余聞漫翁言而悲之爲次其事而誌之余
氏再爲鄞縣人父端臣太學生訥庵先生也夫薛與
之故衢州使君其諸孫也子璉進義校尉許浦都統
司計議官即漫翁也夫人有明識幼能誦論語孟子
年十二能助其母理家政及力貧居嘗奉祀睦姻
族教子讀書井井就條有男子所不如其生以紹興
甲寅享年八十一以咸淳十年五月八日卒是年十
二月四日葬清道鄉潘嶼即其夫薛君墓側孫男三
人真老妙老觀老則爲叔父後孫女二人皆未行初
漫翁困場屋游淮堦得勇爵歸夫人却不受拜曰我

之所以望汝者豈在此也漫翁自是益感厲思有以
酬夫人素志命猶未偶風水之悲已及漫翁弱爲余言
至此泣數行下余聞其言益悲曰是豈容不銘也耶
孀居者多矣夫人獨食貧誓死者五十有五年其節
何如也不更二夫者有矣夫人以其夫不得官不忍
改適他人之有官其識何如也母冀其子之貴宜矣
夫人不悅其子以他途進必欲其以儒學進其志又
何如也是皆可銘也而豈容不銘也耶銘曰

少壯慕居操冰雪兮

教子詩書志金鐵兮

嗚呼茲其爲名父之女歟庶幾乎烈兮

孫承節墓誌銘

杜牧自撰墓誌旣沒未有改爲之者也程太中自撰
墓誌歿而填實卒殆歲日者治命也余鄉有承節郎
監鎮江府丹徒鎮孫君亦自撰墓誌而歿其所親孫
君某致其子鳴道之言乃屬余更爲之余再三謝不
可方君曰杜牧程太中文行昭當時其所自述乃皆
平卒此人之所共信則因而用之可也今承節君坎
塤平生而高自稱譽儻亦因而不改將誰其信之也
余曰固也然自所誌不用而改屬他之人承節有靈
其謂何且余與孫君無一日雅故而輒更其所自誌

果足以契其冥冥之心否也辭又再三不獲則亦惟
取其所自誌者而烈之君之自誌曰末有不羈之士
曰孫福翁其字叔和母為慶元府慈溪縣黃鄭人年
十餘歲通九流應科舉不偶退而編三皇五帝而下
迄于五代名曰野史纂無極太極以來至于時政名
曰墨兵錄天地事物之變及乎品彙流形名曰繁露
凡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壯而抱劍游四方上
督視史公籌邊十策調以歸州已東府大而去之歸
而讀佛氏所謂大藏經又悉加之纂注夢游香醉山
因自號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常謂人曰甚哉大素

氏之不仁也勞我以生生不足恃說我以死死其止
止生本無生安得有死年既七十乃雖幾斧語立石
壁前慨然長喟曰地與天相軋火與風相射四海九
州太虛中一微塵耳安知其朽不朽哉凡皆孫君自
誌之畧如此越兩年乃卒實咸淳八年除夕年七十
二咸淳十年除夕葬黃鄭之盛山父名微云熙豐間
參政名固之後孫君謂其精於易預知孫君生為異
人者也子男五人某女三人婿謝庭華妻李和幼不
行余觀孫君所自誌殆挾奇氣負大志流落困窮進
於佛而終焉者也故其語往往多驚人謂三皇五帝

爲書史謂無極太極爲墨兵幼能博極羣書壯欲手
縛強胡老謂四海九州雖一塵不如豈惟爲人具
鬼神也自號不羈是真不羈者耶雖然終非凡子也
銘曰

氣浩然兮如虹

志矯然兮如龍

命之不偶讎然兮談空

宋縣尉墓誌銘

咸淳十年六月六日崇德縣尉朱君卒明年夏其孤
屬余銘其墓余惟君家世世讀書號更樓朱家其先
宗至名戴氏禮吉先明易皆教授鄉里君之仲父監

渠先生和叔始以詞賦教授君其亂從之游年十二
通科舉業十七八馳聲鄉校二十三捧鄉書二十六
再捧鄉書自是無試不魁獨不利春官年五十七始
以屢舉恩得官越一年丁薦于漕明年又不利春官
越三年將之官俄以疾卒于家薦紳先生皆痛惜之
君宏正麗落浩然不以世慮介其意人有用其文策
動者厚謝之毫髮無取年饑糶踴即下其價以廣施
惠顧其器識自有足致遠大者至若詞華後發行蓋
辟易無敢與並駕每一涉筆科室兄弟師友姓名赫
奕翩翩滿榜帖如大將出建旗鼓諸軍所向攻賊略

地無不立雋功其鋒又何可當也而乃止於斯非命
耶世之僥倖致富貴者幾人擬捨人緒餘僥倖高科
者又幾人而君獨反制於命何耶然鄉評物論謂乎
惟君是歸於彼瑣瑣穢君奔唾彼雖幸而得之內心
終慚沮不自寧或終其身沒聲利如君厚其積不計
其報花竹滿前觴詠自適名教內樂地陶陶然廣大
巨量又豈命之可制也耶君諱慶字甫居慶元府慈
溪之更樓曾祖祐堯繼進士祖汝明迪功郎汀州司
戶參軍父輝迪功郎任方氏其妣也娶亦方氏繼
胡氏子男四人岳翁泗翁聖翁

家聖翁以後君之同祖弟祕嘗爲餘杭縣生事官

女三人長適進士顧國寶次適修職郎新紹興府餘

姚縣尉范金次許嫁修職郎新婺州金華縣丞汪衍

道孫男二人景鳳景驥君生於嘉定五年七月六日

得年六十有三德祐元年七月四日葬縣之德門鄉

小桐嶼石湫之源初君之同祖弟祕與君同年薦於

鄉同年推恩同年卒同年同日葬葬亦同其地銘曰

彼驚駘

飽芻粟

嗟其意氣何鬱鬱

此天馬

識者希

然其抱負何太奇

有美人兮端世

生不遇兮翫其逝

同其樂者誰歟

墳鳴虜應死生與俱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七

